

施公案全傳

上海
書館
藏書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1B

施公案四傳 卷一

第一回 失金牌施賢臣喪膽 訪盜跡計千總捕風

話說前部書說的一枝蘭盜取金牌而去，當夜並無一人知覺。次日天明，施公醒來，見金牌失落，嚇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便向施安問道：我那塊御賜的金牌，昨晚明明挂在胸前，爲何今日不見了？難道又有強人盜去嗎？施安聽說，或者丟落在坑上，便去尋找了一回，只是不見。施公再將胸前仔細一看，那挂金牌的金鍊子，尚有二尺多長的雙環頭掛在項上，兩頭一斬齊，却是用刀割斷的樣子。施公看罷大驚道：不用說一定是強人盜去了！便叫施安將外邊衆爺們請來，大家商議。黃天霸等正在那裏坑上梳洗，只見施安慌慌張張走來說道：衆爺們不好了！昨日大人好端端的臥在坑上，今早醒來，把挂在頸項內御賜的金牌失落了。門不開，窗不開，憑空的不知去向。現在大人在那裏着急，叫請衆爺們快去商議呢。大家聽了這說，嚇得面如土色，即便跟着施安進了書房，先與施公請了早安，然後依次坐下。施公便將失去金牌的話又說了一遍。大家復站起來，回頭來看形跡，却沒一點影響，復又坐下商議。只見計全說道：大人明

見，依卑職看來，這盜取金牌的強人，一定是那一枝蘭無疑了。黃天霸道：計大哥何以見得定是他呢？計全道：昨晚在那裏議論，全是說他的話，又兼黃賢弟賭氣要去捉他，難保一枝蘭不伏在暗處聽見，等到咱們去睡覺，他便進來盜取金牌。此是欽賜物件，必須趕緊查緝；若訪得踪跡，任他是龍潭虎穴，總要把金牌取回，纔可銷案。但有一層，萬萬不可聲張出去，被他知道是要緊之物，他便遠走高飛，那時可格外棘手了。施公聽說道：計將軍真善籌畫！衆位就照此辦法，但愈速愈妙，因本院限期在卽，須趕赴淮安上任；況且漕糧又須開辦，若耽延日久，誤了限期，本院就要被議。計全等唯唯應命，便站起身告退。計全就向黃天霸道：我看這無頭公案，非是十朝半月可以破案的。黃天霸道：且不管他什麼限期不限期，只要尋到金牌就好了。計大哥機謀見識比衆人高強，又仔細又精明，若我等這暴爆性子，不但訪不實在，就是訪的確了，稍不機密，走漏風聲，依然是無用。關小西也道最好。計全不能推託，當卽改換服色，扮作江湖上賣卜的朋友，帶了幾兩碎銀子，又將挂刀藏好，卽辭別衆人，悄悄的出了公館。先往樂陵城內訪了一日，毫無影響，當晚並未回到公館，就在城內客寓住下。等到三更時分，又出房屋上出去訪查，仍無半點消息。次日卽將房錢算還店主，便去城外一帶查訪，又

訪了一日仍訪不出來。看看天色已晚，回城不及，見有個過路的走來，便上前問道：借問你老，咱是要往樂陵去的，此間離城還有多遠？借問一聲。那過路的道：此去樂陵還有三十多里，今晚趕不及，不如就在東邊那個鎮上歇一宿，明日再進城罷。計全便拱一拱手道：承你老指點，說着便掉轉頭望東而去。一會子又到王家集，計全就揀了一家客店獨自進去。當有小二上前招呼，計全揀了坐坐下。店小二問道：你可用什麼酒？你老聽揀。計全道：咱酒是不大會呢，隨便打一角來，可有什麼投口的菜？店小二道：有的是牛脯烤鷄、牛肉兀子。計全道：你把牛脯烤雞拿兩件來，你把薄餅拿一斤來。店小二答應著去取，一會子將牛脯烤雞薄餅全拿來放在桌上，又打了一壺酒擺在計全面前，就自酌自飲起來。正在那裏喫喝，忽見對面桌上兩個老頭兒說道：這兩月樂陵城內到了一位新放總漕的施大人，聽說這施大人爲官清正，審了多少無頭案子，賽如宋朝包龍圖，因此那些糊塗官，個個總有些害怕。那個道：我還聽說去告狀的人不少，這位施大人不有一件不准的。這個又道：前莊趙三家媳婦忽然不見，尋找兩三日全無下落，不知他家曾去告狀沒有？那個道：趙三要不知道便罷，要知道有這位青天大人，他還不去告狀嗎？這個又道：說來實在奇怪，怎麼到龍王廟去燒燒香，就不見他

回來，難道被和尚藏了沒有。那個道：這也說不定，你道那龍王廟的和尙是好人麼？我曾聽得人說，廟裏那個方丈，叫做什麼普清，先係強盜出身，後來犯了案纔出家的；還有人聽說和尚現在還同綠林中朋友來往呢，我們却是沒有看見，不知是真是假？計全聽得真切，心中暗想：莫要那盜牌的人就藏在龍王廟裏？我何不去問那老者，這龍王廟在何處？正要問，後又想到：我此時前去問他，他必生疑，反爲不美，不若等他走了，問那店小二便知明白。主意已定，仍然飲酒喫飯。一會子那二個老者出了門，計全也喫完了酒飯，店小二走來收拾。畢竟計全問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招商店李四洩機 龍王廟計全得信

却說計全在飯店內，忽聽兩老在旁邊桌上議論，因想店小二可以問個明白；却好店小二見計全酒飯已用過，前來收拾碗盞。計全便問道：小二哥姓什麼？那店小二道：咱姓李，名叫李四，還沒請教客官尊姓？計全道：咱也姓李，你這店裏掌櫃的姓甚麼呢？李四道：姓王。計全道：咱問你剛纔那邊棹上兩個老者也是姓王嗎？李四道：他不姓王，他姓張，他是張家甸的人，離此有一里多路。計全道：這王家集是樂陵所管嗎？李四道：是歸樂陵所管。計全道：咱聽見那兩個姓張的講，什麼前莊人家的老婆，早間出去燒香，

怎麼就不見了？李四說道：那老兒講那不見了老婆的那家姓郝，老夫妻兩個頗有些田地，生平只有一子，叫做郝爲富，今年二十二歲，去年上冬纔討的家小。這郝爲富的家小，也是個財主的女兒，生得頗爲美貌，更兼兩小口頗爲恩愛。今春三月裏，那郝爲富得了一病，幾乎要死，後來漸漸好了。聽說病重的時候，曾在龍王廟內許願。前日郝爲富的家小因去還愿，進廟燒香，不知怎麼樣就不見了？現在郝家各處尋找，全不知下落。還聽說有個總漕施青天，現在樂陵城裏斷了多少無頭案件，他家還去告狀伸冤呢。計全道：難道這廟裏有歹人嗎？李四道：這廟內住持和尚叫什麼普清，原來是強盜，因犯了案纔出了家，從前到也安分，現在漸漸的不如從前；聞得專結交江湖上朋友，近來又來了一個師弟，也是江湖上的大盜。計全道：你可瞧見過麼，是怎樣一個人？李四道：咱可沒瞧見，但聽說罷了。計全道：這龍王廟離鎮有多遠呢？李四道：就在鎮東約有二里多路，黑叢叢一帶樹林，那就是了。計全暗想道：纔聽店小二所說的話，恐怕一枝蘭就是這和尚的師弟罷？靠在舖子上歇了一會，半夜時分，走出房門，仍舊將門帶上，躡著脚步，走到院落中間，使一個燕子穿簾的架式，輕身一帶，上了牆頭，復飄身跳下，照著店小二的話，望東看去，一帶叢林，四面環繞，到了樹林定神一看，見樹林左

邊有一條小路，沿著小路走入林內，復輕身跳上樹梢，只見一帶紅土牆，牆中間有座山門，星月模糊，匾上的字看不真切。計全在那裏設想，在腰間掏出一塊石子，望下一擲，問了路徑，見裏面毫無動靜，跳將下去，四面一望，見東首是個三開間屋，內有燈光。計全悄悄走到那裏，就從後牆上了屋頂，將身伏下，側身竊聽。忽有人喊道：張三酒爛雞子可曾好呢？師父等著下酒。計全暗道：原來此處是廚房。又聽道：我們家師父這兩日更鬧得不像了！怎麼把良家婦女藏在暗室中，逼人家從他，人家不從，便要殺人家，這是什麼道理？又聽一個說道：你道這是咱師父的本意麼？這個行爲，都是那個來的。師叔叫他做的；他向來到處姦淫婦女，不知糟踏了多少人？他又仗着自己的一身本領利害，做了大案，還敢畫蘭花，這明明是叫人曉得他做的，他又叫人捉他不住。又一個道：聞說施大人手下能人頗多，就使縣裏捕快沒用，難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麼？正在那裏說話，忽聽有人來催快把爛雞子，紅燒豬頭一并上來。廚屋裏人趕著將雞子豬首用碗盛好，給來人端去。計全聽得真切，瞧得明白，心中想道：果然一枝蘭在此下落，今日訪得實在，也不枉走此一躺。想罷，就暗暗跟著端菜人前去。轉了幾個灣子，見西首一座五開間房屋，那人走到裏邊，原來此間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室。計全

躡著足走到簷口，將身子輕輕一伏望下，又使個燕子倒垂簾的勢子，兩隻眼睛探望進去，只見上首隔著房間，裏面燈燭雪亮，靠近窗口設了一張方棹，對面坐着一僧一俗，桌上擁列著酒餚，見那和尚粗眉大眼，凶惡異常，實非良善之輩；那人却生得一表堂堂，年約三十歲光景，頗似書生模樣，却不像是個採花大盜。計全頗爲驚異，只見那和尚一杯在手，喝了一口酒說道：你前日做的那個勾當，膽子突也過大了麼！將施大人的金牌也盜了來；幸虧他手下人還沒訪到，若竟訪了出來，曉得是你盜的，再知道你住在此，調了官兵來尋捉，那不是鬧大了嗎？現在既然如此，到底那塊金牌藏在那裏？還須埋藏好了，不要走漏風聲纔好。一枝蘭道：大哥你老放心，小弟幹的這件事，自古道一人做事一人當，不做則已，既做還怕什麼？至於那塊金牌，咱也藏頓好了，就在這殿後大仙樓上神龕內第二層夾板內，再沒有人知道的。說著端起酒杯來彼此痛飲。計全聽得明白，便想道：咱何不趁此就到後殿，將金牌盜回？不知計全如何盜取金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神眼計樂陵送信 鐵頭僧神廟遭擒

話說計全正要趁着一枝蘭與普清飲酒之時，去到後殿大仙樓神龕下盜取金牌，不

意兩脚挂在屋簷口瓦上，要將身子縮上屋面，因左足在屋面用了點勁，那瓦隔噠一聲響，房裏的人知道，當下喊出來，說屋上有人。普清與一枝蘭就起了出來，却好計全身子靈捷，一縮身已上了屋，隨將挂刀抽出一面預備抵敵，一面就往原路走去。幸而一枝蘭四面一看，見無影響，普清也就丟了不問。且說計全仍由原路回到飯店，已是三更時分，便悄悄的進了房，就在舖上睡下。次日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算明飯食，連點心都沒喫，背上包裹，直望樂陵而去。約有已牌時分，已到公館。黃天霸等人正在那裏盼望，大家都說計大哥去了兩天，怎麼沒有消息？正在說着，只見計全從外面進來，忙著招呼坐下。黃天霸本來性急，計全尙未坐下，他急搶着問道：計大哥所訪之事如何？還有些消息麼？這計全便將在王家飯店內私訪的情形，及金牌下落細說一遍。黃天霸聽到此處，便大喜道：敢是你老已將金牌盜回麼？計全道：你且莫急，黃賢弟聽愚兄說來：咱正要趁他們飲酒的時候，悄悄的先將金牌取回，不是一件美事麼？不想咱的兩隻脚挂在屋簷上，縮身子的時候，脚上力用重了，將那簷口上瓦綵碎，隔噠一聲，裏面早喊出來。幸虧愚兄走得快，還算不會叫他瞧見；不然要是那處瞧見了，是必定爭鬪，那時倒反不美，金牌固不會取到，而且是打草驚蛇。咱所以直跑回來，約同衆兄弟

同去，方可無失。大家聽了這席話，個個歡喜金牌有了着落，只要取回來沒事。正說間，施安已從裏面出來，見計全已經回來，衆人又將計全的話，大略告訴了一遍。施安也是歡喜。大家就跟着施安進去。施安回明施公，即刻傳見。計全等見了施公，行禮已畢，分兩旁坐定。施公先向計全道：「乏，然後便問私訪情形。」計全又將對衆人所說的話說了一遍。施公深爲歎賞。計全便道：「大人的洪福，金牌雖有下落，但事不可遲，今晚就須前去，恐那一枝蘭走向別處，不免又多一番周折。」施公聽說，亦深以爲然。於是計全等人退去，用過了晚飯，約有申牌的時分，天霸小西李昆何路通計全五個人扎束停當，內穿夜行衣靠，各藏兵器寶囊，外罩大衣，陸續前去，只留郭起鳳王殿臣白馬李在公館保護。且說計全等出了公館，直向王家集，將要日落，已是到了。計全仍到王家飯店，李四見是昨日住在這裏的客人，趕忙進前來接待。計全就將李四喊到後屋裏悄悄說：「咱們這會子還有四個人來住在這裏呢。一時衆人都到，李四拿進酒飯，各人用畢，碗盞收去。」計全說道：「咱們今夜前去，李五哥黃賢弟直奔方丈室，去捉一枝蘭。」普濟關賢弟同何賢弟接應，務要將一枝蘭敵住。咱便去取金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咱將金牌取來，可就先要回店，將此要緊物件寄頓停當，然後再來助力。商量已畢，已是二更。

將近，各人起來，將外面大衣全行脫去，帶了兵器，一個個皆從院牆跳出。計全在前引路，不上一會已到龍王廟樹林裏。計全引著衆人，仍由廚房後牆上了屋，一直來到方丈室。計全又說了暗號，便獨自往大仙樓而去。這裏天霸李五到得方丈室，天霸使一個猿猴升木，李五使一個單龍出水，皆從屋簷上挂著身子，探了進去，只見房內燈燭微明，毫無動靜，兩個心中大喜，以爲一枝蘭今夜合當該死，如何一點聲息沒有？兩人想罷，各將扑刀寶劍拔出，從屋簷口飄身落下，直奔普清臥室。到了房門首，見兩扇門緊緊閉著，天霸便輕輕上前奪開房門，進了臥室，李公然亦跟著進去，四面尋找，沒有踪跡；但見房間上首設著一付牀帳，近靠牀頭有張書架，亦是閉著，心中疑惑。李公然便悄悄說道：黃賢弟，你看這書廚設在這裏，其中必有原故；那兩個雜種，或者躲在裏面也未可定。我們何不將廚子搬過來，看是什麼制度？黃天霸道：五哥言之有理。兩人正要上前搬移，書廚內忽聞有隱隱啼哭之聲，再細細一聽，却是婦女聲音從書廚內透出。二人聽得真切，李五道：黃賢弟，那兩個雜種一定藏在裏面，必是掠得民間婦女，在那裏面逼姦；不然何以有婦女哭泣聲音呢？黃天霸道：不錯。李五道：咱們先將廚門打開，如果實是暗室，必有裏面人知道出來，咱們可藏在黑暗之下，等他出來時候，叫

他出其不意，將他捉住，可不省許多氣力麼？天霸道：但愿如此。二人主意已定，天霸便走上前去，要將書廚搬過來，那知這廚子是砌在牆內的。黃天霸見書廚搬移不動，便將扑刀在廚門上劈，只見廚門呀的一聲，開了一扇，裏面響鈴一陣亂響。李五道：黃賢弟須要小心，恐有人出來。正說之間，忽見裏面跳出兩人，一個胖大和尚手執禪杖，一個少年美男子，手執雙鉤連鎗，大聲喝道：誰處狂奴？半夜三更擅敢闖入臥室，可知道鐵頭和尚一枝蘭兩人利害麼？黃天霸見普清跳出，劈面一刀，普清知道是有能人到此，趕着閃過天霸扑刀，一縱身跳出牆外。黃天霸緊追來，才到房門，普清的禪杖當頭打下。天霸見來勢凶猛，隔開普清禪杖，就勢一個旋風，從肋下掃到。普清那裏肯放，趕一步直奔天霸。剛進房門，忽聽得撲咚一聲，普清栽倒在地。天霸趕上一刀，正中背上，復一刀將背膊砍下一段。畢竟普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九龍龕神眼盜金牌 一枝蘭獨力退天霸

話說天霸將普清背膊砍下一段，近前一看，仍恐普清爬起，又將他右手剝下，然後跳
出房來擒一枝蘭。你道一枝蘭是何時出去的？在天霸戰普清的時候，李五就接着一
枝蘭，兩人爭鬪起來。一枝蘭因房裏褊窄，不便廝殺，他就一個縱身，一腿將窗格打落，

從此跳出。李五卽忙來趕，立脚尙未穩，一枝蘭早將鈎連鎗抓住在手，向李五胸前刺來。李五趕忙用劍架住，一枝蘭右手的鎗又來，李五復用鎗架住，一枝蘭左手的鎗從肋下又到。李五左架右隔，僅能攔住，不能回手。正在酣鬪之下，關小西從屋上跳下，就在一枝蘭背後舉起短刀，連頭夾背砍下。一枝蘭覺得背後一陣風過去，知有人來幫助，急急掉轉身來，却好關小西的刀已到，一枝蘭連忙讓開。關小西的刀砍了空。一枝蘭就勢一鈎連鎗，從關小西左肋下刺來。關泰急收回刀，將鎗隔在左邊，正欲還刀去砍，李五一劍又從一枝蘭腰內刺下。一枝蘭趕快招架，關泰的刀又從劈面砍來。一枝蘭力敵兩人，毫不懼怯。三個人在院落內，鬪有數十個回合。此時黃天霸已到，舉起扑刀向一枝蘭便砍。一枝蘭雖然勇猛，現放著李五，關小西已成勁敵，再加上天霸，看看抵敵不住，便將鈎連鎗望黃天霸虛刺一下，就四面一掃，只見兩足一蹬，說時遲，那時快，早已跳上屋頂，站上屋頂說道：姓黃的，你們是一起雜種，敢上來與老爺殺罷，倘不上來，咱老子就少陪你了。一枝蘭只顧上望下說，不隄防何路通走在後面，當頭一拐。一枝蘭趕着躲閃，已中在肩上，急忙轉身來迎何路通。此時黃天霸已跳上屋，接着李五關小西俱已跳上，四人圍著廝殺。一枝蘭且戰且走，黃天霸等緊緊追趕，看到了大

仙樓，一枝蘭正往前走，忽然計全迎面撞來，兩下又接著戰了一回。計全被一枝蘭的鈎連鎗，在腿上刺了一下，計全立足不定，就從大仙樓第二層屋上直滾下來。一枝蘭見計全著鎗滾下去，他也跟著往下一跳。黃天霸看得真切，隨將金鏢取出，一撒手直向一枝蘭打來。一枝蘭見金光一提，知是暗器，連忙閃開，金鏢雖不曾著，李五的彈子却早到了。一枝蘭却躲不及，面門早中一彈，打得血流滿面。一枝蘭遂不敢戀戰，認定方向，望下就走。天霸等趕了下去，一枝蘭已不知去向。大家分頭尋找，却好計全迎著李五關小西二人各處去尋，只尋不著。三人走到大殿面前，方欲轉灣，又遇著何路通一抬頭見兩個人影一閃。李五喝道：「前面何人？」但見那兩個黑影躲在牆下。李五上前一看，原來是兩個粗大漢，便問道：「你等何人？快快說明。」那兩人抖抖的說道：「小的們是廟裏看香火的，因聽得喊殺之聲，小的們害怕，疑是來搶廟內，因此小的要想躲藏，不想碰著好漢到此，還求饒命。」李五道：「你等不要害怕，你家廟裏那個大師父逃到那裏去了？」那兩粗漢道：「小的們見那一個大人追著師叔一直去了。」計全道：「如此你帶老爺前去，那兩個粗漢在前引路，一直出了後門，走了有一里多路，有三條岔路，不知往那道去。那大漢道：「正中一條路是到茂州，西南一條路是到樂陵，正西一條路是到王家

集計全一想樂陵王家集，一枝蘭必不敢去，必是前往茂州去了。便道：汝等帶着我向茂州趕去。那大漢聽說，仍在前引路，直向中間那條路而去。大家走入樹林，忽聽西北角上有喊殺之聲，計全跳上樹頂一看，正是黃天霸與一枝蘭戰鬥。跳下樹來，望西北趕去，看見黃天霸漸漸的抵敵不住，李五即取出彈子打了出去。一枝蘭正與黃天霸殺個對敵，漸漸的黃天霸要敗下來了。忽聽得噯喲一聲，是一枝蘭躲避不及，額角上正中了一彈。一枝蘭曉得利害，便捨了黃天霸就走。天霸搶去追趕，轉了幾個灣，已是不見，只得回頭。李五等接着問道：黃賢弟你從樓上跳下，在那裏尋着這廝？天霸道：小弟正尋到後院廚房背後，見有個人影一閃，咱便悄悄的趕上一刀，却好砍中了一枝蘭的肩背。小弟以爲那廝殺了一刀，總可將他捉住；那知他本領果然利害，雖中一刀，毫不畏懼，掉轉身軀，復戰起來。且戰且走，直至追出後門，他便躡入樹林，咱也知道遇林不可追，只因他案情重大，不便輕放，因此又追下去了。那裏曉得這廝依然逃走，到是咱們白跑一躺。李五道：一枝蘭雖然放走，却喜計大哥已將金牌取回，已可在大人前銷差了。天霸道：計大哥去取金牌是什麼取法的？計全道：愚兄與賢弟分頭去後，即到大仙樓第二層九龍龕子內，將夾板劈開，果然金牌藏在裏頭。咱即取出，揣在懷中。

黃天霸道：將來大人定然保頭功。大家一路談說，已至廟內。此時天已大亮，黃天霸仍到方丈裏面，見普清依舊躺在地上，往前細細一看，已是奄奄一息。又叫那兩個粗大漢帶領去看臥室，大家進去，但見裏面有個婦人，赤著體背縛在牀上。計全便上前解了縛，叫他穿好了衣服，然後問道：怎麼來的？那婦人道：小婦人姓郝，家住前村，因我丈夫病好，來此還愿。前日被這廟內和尚騙到此間，當夜就要強姦，還有那個少年也助紂爲虐。兩人正欲強行，忽聽外面響鈴亂響，他們就提刀出去，正好老爺們來。婦人要不是遇著老爺們來，也只得拚了一死罷了。說著便磕下頭去，謝了計全等人。計全道：你不要怕，咱們已將那和尚殺死，等一會子，叫人到你家送信，著你的丈夫帶你便了。計全等說著又到方丈室，就叫那粗大漢將地甲喊來，把普清叫他看管，然後大家回到飯店，就着那店小二去到那婦人家送信，著他丈夫前來。諸事已畢，方纔進城銷差。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樂陵縣施賢臣斷案 謝家莊一枝蘭栖身

話說天霸等見了施公，就將各節情形，及一枝蘭逃去的話細細稟明。施公慰勞幾句，一面去傳樂陵知縣往王家集踏勘。樂陵縣當即前去龍王廟普清已死，也不追究，隨

後另招清眞和尚住持。各事辦畢，仍回公館稟復一切。施公又命樂陵知縣認真緝捕。知縣唯唯聽命，然後退回本署。施公正擬歇息，可明日即赴淮安。次日一早，忽聽公館外面有人喊冤。施公在內聽得真切，便着人帶來。手下人答應。施公即刻升堂，只見一個老者，年紀約有五十多歲，手捧狀詞跪在階下，口稱青天大人伸冤。施公將狀詞仔細看了一遍，原來是誣控毒死親夫，求恩伸冤的案子。施公看罷，望下問道：你就叫劉丙祿麼？那老人道：小人叫劉丙祿。施公道：你女兒嫁與李成的兒子李良幾年了？丙祿道：已七年了。施公道：你的女婿向來作什麼事業？多大歲數？劉丙祿道：小的女婿讀書未成，家中頗有些田產，一向在家管理田務，今年三十二歲。施公道：你女婿向來爲人如何？劉丙祿道：向來和厚，自我女兒嫁了他七年以來，連氣都未淘過。有時小的女婿家因有個叔子絕無家產，常相借貸，小女不甚情愿，說他從前一樣產業被他敗完了。雖這樣說，到他叔子孀娘來時，多少都周濟他些。施公道：照你說你女婿女兒是向來和睦的，怎麼又將你女婿毒死呢？劉丙祿道：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女婿出門收討租賬回來，已是日落，我女兒正在晚炊，我女婿腹中餓得狠，要喫晚飯，我女兒盛了一碗飯，我女婿喫了，不一會就七孔流血死了。其時我女婿的孀母也在他家，見他姪兒身

死，遂糾同他父母去告狀，硬說我女兒因姦謀害，毒死親夫。後來縣大老爺去相驗，據報實是中毒，遂將女兒帶去，用刑拷問，只得屈打成招，供出女婿的表弟袁正明。小人冒死前來，求大人代女兒女婿袁正明三人伸冤。施公道：袁正明原來作何生理？多大歲數了？劉丙祿道：袁正明約有二十來歲，亦是讀書。施公道：你女兒多大歲數呢？劉丙祿道：女兒大女婿一歲，三十三。施公道：你女兒可生過小孩子沒有？劉丙祿道：女兒生過一子一女，男的今年六歲，女的兩歲。施公聽罷，即叫劉丙祿好好下去，候補提原被告覆訊。劉丙祿望上磕了頭退去。施公亦即退堂，着人傳樂陵知縣。樂陵縣已將原卷親自送到。施公略一檢閱，便問道：只要因姦謀害，毒死親夫一案，是貴縣問的麼？其中有無冤屈呢？樂陵縣道：卑職再三訊問姦夫淫婦，毫無遁飾，且所招的口供，皆是親自畫供，叩求大人明察。施公道：據劉氏之父劉丙祿，在本院這裏控告，說貴縣是屈打成招，究竟可有此事麼？樂陵縣道：卑職承審的時節，委無嚴刑拷問，劉丙祿老奸巨滑。施公道：既然如此，明日早堂煩貴縣在本院這裏聽審，知縣唯唯而退。施公亦進書房，便將原卷重加檢閱，也覺無甚疎漏，惟有袁正明供稱，與李良是姑表兄弟，平時並非常往來，因見表嫂生得美貌，以致成奸，同謀毒斃表兄李良是實。劉氏供稱亦異。李良

父母供袁正明是內姪，平時並不常來，至如何因姦謀害，不知底細。李成之弟李咸，及魏氏同供胞姪李良的係爲姪媳劉氏毒斃。施公看罷，心中早已明白。到了次日，樂陵縣已將原被告人等全行帶到。施公升堂，劉氏跪在一面，雖然蓬首垢面，却是和順從容，絕非厲色。施公道：劉氏抬起頭來問你的話，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所有案情快從實招來。只見劉氏哭道：小婦人確係冤枉，去年十二月二十丈夫出外，傍晚回來，其時小婦人夜炊將好，丈夫叫小婦人盛飯去喫。不意丈夫喫下不一會子，就七孔流血死了。彼時小婦人見丈夫身亡，已魂不在身；忽然叔婆硬說小婦人將丈夫毒死，次日告在縣裏，經縣大老爺問了一堂，卽勒令小婦人交出奸夫。小婦人真無其事，後因受刑不過，只得招了。施公又問道：你表小叔袁正明是幾時到你家來的呢？劉氏道：去年三月來過一次，七月來過一次，十一月又來過一次，以後就沒來了。施公又問道：你表小叔離你家有多遠呢？劉氏道：離小婦人家有十餘里。施公點點頭，又叫帶袁正明來。差役卽刻帶至跪在階下。施公又將袁正明細細的看了一遍，問道：你向來作何生理？爲什麼因姦表嫂，毒死表兄？從實供來。袁正明道：童生自幼讀書，素明理教，決不敢悖逆之事，還求大人明察。施公道：汝在縣裏已供認，何以到此又翻供？袁正明道：大人明見，童

生在縣裏因受刑不過，只得供認，其實是誣攀。說罷痛哭不止。施公又喝帶李成夫婦問道：汝兒冤已可伸了，你的媳婦即刻受刑抵命，數年翁姑可有什麼話說？李成夫婦跪到說道：劉氏平時極孝順，我子不知誰人毒死，累得你受此苦楚，我兩人好不傷心呀！劉氏亦痛哭不已，說你兩個老人無人侍奉了，說罷又大哭不止。施公看見也覺心酸，又喝問道：你既未曾謀害，爲什麼又將姦夫交出呢？劉氏道：彼時受刑不住，因表小叔不久來的，就順口說出，那裏曉得袁正明也就認了。大人明見，這不是前世冤孽嗎？施公又問道：李成你這內姪是幾時來的？李成一供出，皆與劉氏相同。施公便命李成和魏氏二人跪下。施公尙未問，魏氏卽厲聲說道：叩求大人伸冤，胞姪李良實係被姪媳毒死，說罷又指着劉氏罵聲不絕。施公看罷，更加明白，忽把驚堂一拍，喝道：魏氏，你這潑婦，膽敢欺侮本部院，爾胞姪顯見是你毒死，所欲未遂，竟暗下毒手，本部院明察如神，爾尙欺瞞貽害，膽大何至於此？魏氏聽了這番話，嚇得面如土色。施公細看，更加無疑，喝令魏氏快招。魏氏極口呼冤。施公又喝令用刑。魏氏因受刑不住，只得供出原來魏氏久欲謀吞李成家產，凡至李成家必帶砒霜。這日又去，恰值劉氏晚炊，魏氏遂暗將砒霜放下。不意李良因飢先喫，遂服毒身死。魏氏故乘機誣害。施公一一錄供。

判令魏氏抵罪。樂陵縣問斷不明，著記大過十次。諸事已畢，次日即赴淮安。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因投宿李五降妖 思報仇謝豹行刺

話說施公自樂陵起程，直發淮安進發，走到茂州地方栖雲谷口，已是日落，尚有二十餘里，方到茂州。計全道：半山之上，有廟宇，大人可暫借一宿，稍避風雨，卑職即上山去招呼廟內香火，先行打掃，然後來接大人。計全轉身上山，不足半里之路，已至廟門口，抬頭一看，見山門上寫着四個大字，是栖雲古刹。計全直入廟內，便有一個老僧出來迎接，望着計全，說道：貴客何來？尊名上姓？計全道：是奉欽放總漕施大人之命，借宿一宵，不知是大和尚是何佛號？那老僧道：老衲名悟真，外號守一，貴客既奉命欲求小寺以避風雨，老衲敢不竭誠相迎。計全道：既蒙大和尚不拒，還求檢一處稍大房屋，緣我輩人多，褊窄恐難棲止。悟真道：小寺止此二進，老衲只有徒弟一人，却值今日前往茂州，須明午方可回寺。計全作別下山，見施公具述僧人之語。施公大眾一齊上山，至栖雲古刹。施公與悟真見禮後，悟真即請施公在自己的上首房內下榻。黃天霸等人皆在外廂，其餘跟隨人等悉在前殿。悟真將施公讓入房內，談講了幾句世務，即便退出。

施公又命人借廟內廚房預備晚膳。晚膳後各人正擬安歇，此時李昆繞入神龕後面，見有兩扇門關鎖着，心中暗道：「不好，明明這後面還有一進房子，又是暗室。想着復出來對計全說道：『計大哥，你上了這和尙騙了。』計全便同李五走去一看，果然是不錯，說着便去尋找悟真，帶怒言道：『咱們那裏曉得你是個奸滑之徒，咱且問你，這廟內究竟幾進？』悟真道：『原本三進，只因後進那三間，去年出了妖怪，因此封閉起來。』計全那裏肯信，喝道：『胡說！咱老爺是從來不怕妖怪的，你趕快將門開了，讓咱老爺們進去住宿。』悟真道：『萬不能開，此門其實有怪在裏面。』計全更不耐聽，復大喝道：『你若不開此門，其中必有原故。』悟真道：『今既堅要開，讓老僧去取鑰匙，請老爺們進去便了。如果有甚妨碍，那時却不要怪老僧之不預言。』說着就取鑰匙出來，與計全、李五二人走到神龕後面，將門開了，復取了個火，讓計全、李五二人進去。二人到裏面一看，果然三間破屋，灰塵滿壁，久不打掃的樣子。計全道：『照此光景，方纔未免冤屈那和尙了，難道其中真有妖怪麼？』李五道：『計大哥，咱們且不管他什麼妖怪不妖怪，且同你搬到這裏住一宿再說。』若果妖怪出來，好在小弟那口青鋼寶劍，也是妖怪化身，拏妖服妖有何不可？計全也無可說，就同李五出去搬了行李，在此住下。却好天霸曉得他們有這個所在，他就搬進來。

住在一起。施公房內仍是施安施孝伴宿。方到三更時分，計全等正在好睡，忽聽神廚裏有蟋蟀之聲，既而一陣腥風，吹得毛骨皆竦。計全從夢驚醒，黃天霸李五亦皆醒了。三人立刻起來，抽出利刃，察看動靜，不一會神廚下出來一物，青面獠牙，毛烘烘的一個怪獸，望着計全撲面而來。計全從旁一閃，那怪獸撲了一個空，嘶的一聲叫，又向黃天霸撲去。天霸手快，身子一閃，等怪獸來得親切，迎面就是一刀。怪獸並不避讓，空叫一聲，張口吐氣，直向黃天霸臉上噴去。天霸直覺腥燥難耐，剛要舉刀砍去，忽然嘔心上犯，頭一暈，站立不住，跌倒在一旁。計全見天霸跌倒，趕緊提起撲刀，在怪獸背脊上砍了一下，怪獸就地一滾，復跑過來向計全吐氣。計全將刀刺去，李五抽了空，即將青鋼寶劍取出，跳出房來，大吼一聲，妖怪向那裏走？看劍！却好那怪聽見一聲大吼，正向李五迎面撲來。忽被李五寶劍一揮，只見一道白光，那怪已迎刃而倒，李五復一劍結果了性命。此時外面的人知道了，大家點着火齊來看視，原來是個山魃。計全卽命人拖去將皮剝下，一面來看天霸，已是醒了沒事。看看天已大亮，施公起來，衆人請了早安，計全就將昨夜李五降服妖怪的話，告訴了一遍。悟真亦來道謝，又謝了李五殲除妖怪。於是大家用了早膳，施公命施安取了十兩銀子給悟真和尚。悟真又謝了施

公然後大家起身，直望茂州進發。這日到了茂州，知州林士元當卽上了手本請安。施公隨卽傳見林士元，便問了些風俗民情，一一稟明，然後退出，仍回本署。一會子又送了許多酒席，大家就開懷暢飲。酒過數巡，計全說道：諸位兄弟，這茂州地界風俗強悍，難保無歹人匿跡其間，今夜格外防備纔好。一會子酒席已散，惟黃天霸李五二人進房安歇，其餘皆各執其事。施公連日亦覺困倦，晚膳後也就安歇。施安施孝不敢全睡，留着一人在房內。關小西何路通在外邊防備，約到三更時分，忽見窗外一個黑影一幌，關小西正要往外面看去，又見桌上丟着一把七寸長的利刃。關小西知道了刺客，隨將利刃就燈上一看，上面有四個小字茂州謝豹。小西看罷，卽擊了一下掌，何路通也知有人，飛步跳出戶外，復一縱上了屋頂，追趕前去。畢竟謝豹如何捉拿？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防裏防何路通遭袖箭 急中急黃天霸發金鏢

却說謝豹自從那日一枝蘭到了他家，請他報仇雪恨，次日就着人迎上樂陵，打聽施公住址。謝豹得了消息，算准日期，何時可到，他就預先一日，伏在茂州僻靜處所，復又着人暗暗偵探。施公一經到了行轅，卽去報信。因此施公日間纔到他夜間就去行刺。

却想不到施公這裏防備甚嚴，比及到了行轅，尋到施公臥室，將身掛在簷口望裏一看，還未曾睡，關小西與施安在那裏。謝豹便知有了準備，所以將利刃丟在裏面，那裏曉得刀是丟進去了，只不見裏面的人出來。謝豹知道此計不行，因此趕着逃走，到了大堂屋上，只見前面一人也是短衣找紮，提着撲刀劈面砍來。謝豹卽架相迎，兩個人就在屋上大戰起來。此時何路通也就追到，只見前面兩人雙刀並舉，殺得個難解難分，何路通舉起拐來當頭便擡。謝豹見背後有人打來，急從旁面一讓，何路通的拐已落空，就此閃電穿針，謝豹的單刀已向何路通左肋搨來。何路通說聲不好，卽從旁面一跳，約有五六尺遠，讓過謝豹的刀，却好計全乘勢用了個枯樹盤根的法力，直望那謝豹足下砍來。謝豹來得靈便，向上一躍，也就趁勢將刀一舉，用一個雪花蓋頂，向着計全連肩帶背砍下。計全躲避不及，卽將刀望上架開。何路通一個猛虎上山，雙拐一起，直望謝豹搨進。謝豹急轉身軀，開個金蟬脫壳，跳出圈子外面，只見一抬手，早將袖箭放出，直望計全射來。計全瞧得真切，見謝豹放了暗器，連忙避讓，那枝箭已從肩上插過，險些兒射中咽喉。謝豹見走了箭，不會射著，復搶一步提刀又砍。計全急架相還，何路通亦趕著來助。謝豹力敵兩人，緊緊招架，忽聽一聲大喝道：老爺黃天霸來了！謝

豹一聽，就撇了何路通計全，來迎天霸，却好天霸的撲刀已到，謝豹趕急架開，也便喝道：姓黃的休得誇口，知道爺爺利害麼？咱若不將汝拿住，給江湖上朋友報仇，咱就不算好漢。是好的休仗人多，咱與你雙手兩拳殺個對敵。黃天霸一聽此言，氣往上撞，兩個人戰鬪有三十餘個回合，謝豹漸漸力乏，不能取勝。望黃天霸虛砍一刀，說道：姓黃的，咱爺爺今夜殺你不過，算輸在爾小輩手裏。天霸三人手略一慢，早被謝豹跳出圈子外，一抬手又將袖箭放出，直望計全射來。計全趕忙躲閃，已是不及，肩窩上中了一箭，跌落下來，只聽謝豹又復喝道：姓黃的休要趕，咱爺爺去也。天霸不睬，仍是追上去，謝豹猛回頭將手一抬，何路通在天霸背後看得親切，急喊道：謝豹休得暗箭傷人！天霸聽見，知道謝豹的袖箭，將頭趕快閃過，不意那支袖箭不會射中天霸，反將何路通門面上著了一箭，由屋上跌落在地，所幸不曾跌傷。天霸見計全何路通兩人俱被袖箭打落，心中大怒，喝道：狗強盜！咱老爺今若不將你捉住，誓不爲人。說著復又趕去，轉過大堂屋面，方是上房，謝豹已不知去向。黃天霸正向各處找尋，忽見對過屋上一條黑影，直奔自己而來。天霸知道又是暗器，趕忙將身子伏下，果然不曾射中，嗖的一聲落將下來。原來謝豹見袖箭射中了何路通，他即撒腿就跑，轉過大堂屋面，並未跑

至上房，他却伏在天溝以內。他想萬一再添上兩個擒捉幫助，那時便難逃走，不若先發制人，將天霸射倒，先行回家，再作計議。因此又發了一枝袖箭，指望出其不意，天霸必然受傷。不料天霸又躲過去。此時謝豹不能再伏在那裏，只得提刀搶步前來，又與天霸交手。却好天霸避過袖箭已站起來，兩個人接着又大戰一陣，仍是不分勝負。却好關小西白馬李李五，大家一齊躍上屋面，齊聲嚷道：「不要放走了刺客呀！望謝豹亂砍。」謝豹急向天霸虛砍一刀，認定路徑，縱身一躍，跳出有五六丈外，一聲大喝看箭！說着手一抬箭已放出，大家聽說看箭，個個防備躲讓。謝豹却一溜烟趁此走了。天霸仍是不捨，向前追去，相離不遠，遂掏出金鏢撒手打去，腿上中了一鏢，帶鏢跳出牆來，逃走了。此時已有五更時分了，只得回轉行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白楊崗踏勘雙飛鳥 茂州廟捉拿一枝蘭

却說黃天霸等追趕謝豹不着，回轉行轅，已是天亮。施公已經起身，黃天霸等先去看計全何路通。幸喜二人受傷不重，尙是無碍，只要歇息數日，就可全愈。黃天霸等也就放心，看視已畢，便向內室去見施公，行過早參禮。施公就問起捉拿刺客的緣由。關小西黃天霸就將前後說了一遍，只是追拿不住，已是逃走。施公聽罷，當即面諭，仍宜

嚴加防範，恐其復來。一面察訪踪跡，以備捕獲。各人唯唯退出。施公又飭傳知州林士元來見。却好士元並未去傳，先來稟見。當下施公傳入，林士元行過常禮，坐在一旁。施公並將夜間行刺的話告訴一遍。知州聽說，只嚇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半嚮方向施公請罪，說道：「這總是卑職防範不嚴，有驚大人貴體，待卑職回去趕緊加差緝捕，務獲歸案，尙求大人從寬。」施公道：「貴州爲民父母，既具呈請緝獲，姑免懲究，務要限日擒拿謝豹來轅，聽候發落。若再延宕，定行參處。」林士元唯唯聽命，當卽告退回衙，加差勒限懸賞緝獲不提。且說施公早膳用畢，施安施孝侍候兩廂，忽見窗外飛進兩隻鳥，望著施公哀鳴不已。施公覺得討厭，便命施安趕去。任著施安趕去，終不出去。施公頗覺奇怪，卽命施安不必趕了。施公便道：「汝向本部院哀鳴，還有什麼冤屈麼？」那鳥便將嘴在書案上啄來啄去。施公順着他啄的樣子看去，像寫了一個冤字。施公又道：「你當真有冤麼？」那鳥又啄了一下。施公會意，卽命施安去喚郭起鳳王殿臣。施安出去一會，王郭兩個進來，站立一旁。施公望着二人說道：「此鳥有冤，著你二人跟前而去察看。」王郭領命，出了行轅，直跟到城外，約有十里多路，到了一個土崗之上，栽着楊柳，那兩隻鳥飛進崗內，歇在一個新葬的墳堆子上面亂叫。王郭二人便望着兩隻鳥說道：「好鳥，好鳥。」

如此座墳，果是個含冤之地，你再高噪三聲。那鳥果然又噪了三聲，轉瞬間鳥已不見。王郭兩人就在坟上做了暗記，走下崗來，遇着一個老者，便走上前問道：請問老者，這崗土崗叫做什麼地名？那老者道：這崗叫做白楊崗。王殿臣又道：此間坟堆不少，想是義塚麼？那老者道：此地並非義塚。郭起鳳道：既非義塚，何以崗上纍纍皆是坟墓？我且問你，那新築的一個堆子係何人家的？那老者道：是前村朱家的。王殿臣道：所葬何人？那老者道：就是本人，說起來怪可憐的。這姓朱的，名叫天佑，今年纔二十二歲，家中很得過去，娶親還不到四年，他本來有個癆病，指望娶了親，可以日見其好，那裏曉得娶親以後更加壞了！前月二十就一命嗚呼，還丟下一個美貌娘子，纔二十一歲，前五天才纔葬下去。王郭二人聽罷，復又問道：你老尊姓？家住何處？那老者道：老漢姓石，排行第五，人都喚我石五，就住在朱家後村，還沒請教你兩位尊姓呢？王殿臣道：咱姓胡，他姓周，說罷就與石五分路走了。王殿臣郭起鳳也就回城，進了行轅，將剛纔情形與石五所說的話，細細對施公說了一遍。施公點頭，即刻命傳知州林士元帶同差役伴作人等，明晨來轅諭話。手下人去訖，到了次日一早，知州並差役人等齊到。施公當即傳見，並將異鳥鳴冤的話，面諭知州道：此中顯有冤屈，煩貴州隨同本部院前去勘驗。知州

唯唯。此時外面轎夫齊備，施公在大堂上轎，隨帶計全、李昆、王殿、臣郭起鳳，並施安、施孝二人。此時林士元並請王郭二人先行同去，皆在轅門外上轎，正望白楊崗而去。不一會已到，知州當將地保傳至，聽候施公案臨。少時施公也到下轎，便叫王郭知州、林士元齊到崗上。王郭二人正要指那坟堆與施公看視，只見昨日那兩隻異鳥歇在坟上，望着施公悲鳴，又若迎接之狀。施公喚道：「好鳥，好鳥，不必哀鳴，本部院給爾伸冤。」那鳥一聞此言，便自飛去。施公便走進墳堆周圍看過，但見新泥尚濕，青草全無，當即傳命地方。地方答應，跪在面前。施公問道：「你喚什麼名字？」地方回道：「小人名張標。」施公又問道：「爾知這新築的墳堆姓甚名誰？何時下葬？因何病症而死？」地方一一回答，悉如王郭二人聽那石五所說一樣。施公聽畢，即命地方引道，前面已至朱家村，即在朱家坐堂。施公即傳朱天佑妻出來問話。朱天佑妻大驚，失却本色，連忙毀粧，穿了重服，出見施公，拜伏在地。施公見朱天佑妻生得頗爲妖蕩，知非善類，便喝道：「爾係何氏？」朱天佑妻回道：「小婦人母家姓陳。」施公又厲聲道：「本部院親至汝家，非爲別事，只因汝丈夫朱天佑，昨日託夢跪在床前，訴稱被汝害死，求本部院伸冤。爾可從實招來，免得受刑喫苦。」陳氏聽說，即向施公辯道：「大人在上，容小婦人上稟。」丈夫朱天佑從小婦人未到，他

家，他就患癆病，於今已有四年。小婦人過門以後，尙爲丈夫百般醫治，終不見效。里黨戚族，人所共知。延至前月二十，竟至棄世。小婦人方自痛無依，終身失靠，實命在不幸，何敢存謀害之心，致罹悖逆，求大人勿卽以夢爲憑。施公道：爾休強辯，本部院與汝夫素不相識，何由知其姓名？陳氏道：先夫姓名本不可以藏掩，人人可得而知，還求大人明察。公侯萬代。施公見陳氏委婉辯駁，無隙可指，但見其妖蕩之態，必非良善。左想右思，此非開棺檢驗，不能明白。主意已定，卽命開棺，明日檢驗。衆人立勸施公執意不行，甘心坐罪。大家不敢再說，當卽打道回衙。次日一早，復至白楊崗傳齊尸親，並親族鄰里，登山開墓，啓棺檢視。朱天佑尸身雖值天熱，並未腐爛。施公更堅信不疑，隨命仵作周身檢驗，由頭至足，不但無致命之處，且無微傷，更非服毒，惟骨瘦如柴，實係癆病而死。施公據報無奈，只得仍令蓋棺封墓。陳氏便上前極口呼冤道：大人以無憑之言，掘墓刨棺，翻尸倒骨。小婦人丈夫已死，何辜遭此慘毒？旣已檢驗無據，又欲蓋棺封墓，臨政愛民者，固如是乎？小婦人實不敢從命。說罷俯首大哭不已。施公道：本部院此舉亦覺孟浪，自當具奏請命，甘受其罪。爾且暫行封蓋，勿再暴露。復又命人蓋棺封墓而去。回至行轅，悶悶不樂，然終不肯置之不理。這日沐浴齋戒，赴茂州城隍廟祈禱，求神示

夢。當夜施公就夢城隍神差人贈紅桃花一盆。施公醒後，仔細詳解，仍命王郭二人四出暗訪，以備昭雪，暫且不表。再說謝豹自着了黃天霸一鏢，當即逃走，等到天明，暗暗逕回謝家莊而去。黃天霸但知謝豹行刺，帶鏢逃走，不曾捉拿得住，却不知他窩巢在於何處？次日施公即命金大力改扮一個補鍋的模樣，挑了担子出去私訪，如有消息，却不可獨自冒險，致誤大事，可趕緊回來報信，大家拚力去擒。金大力奉命去後，訪了四五天，這日探到實跡，便趕回來先與大家相見，然後再見施公，慢慢稟道：自從奉大人命前去私訪，這日走到離城八十里外謝家莊上，小人便叫補鍋，只見莊前有座大廟，廟內走出一人來喚小人進去，那人就拿出一口糞四五斗米大鍋，叫我修補。我見那一口鍋太大，便先要了價錢，然後問他你用這大鍋，廟內有多少和尚喫飯？那人道：咱廟裏和尚到沒有，英雄到多着呢。我就假粧問道：什麼叫做英雄？要這些英雄何事？那人道：你不知道，咱家莊主數日前給人家喫了虧，現要在這廟內大家聚議，前去報仇雪恨。我又問道：你家莊主叫什麼名字呢？那人道：誰不知咱莊主叫謝豹呢。我又問他爲首的共有幾人？他又說道：還有個一枝蘭，本領是極好的。小人聽說，便假詞說這口鍋須要火補，纔能堅固，今日我家伙不曾帶了出來，明日再補罷。小人就此走了。復

又細細採訪，果是一枝蘭謝豹，聚集綠林豪客，要等大人經過那地方前來搶劫，因此小人就趕着回來了。施公聽罷，便向計全黃天霸等說道：「諸位看這件事是什麼辦法呢？計全道：此事還宜從速。欲知如何捉拿，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一枝蘭茂州廟遭擒 黃天霸謝家莊施勇

話說金大力訪問謝豹一枝蘭在茂州廟聚議，攔劫施公報仇雪恨，回至行轅送信。施公便與大家商議，趕往擒拿。計全當下說道：「謝豹一枝蘭二人本領高強，非大家拚力前去不可。在卑職愚見，只留關賢弟與王郭三位保護大人，其餘一同前往。今夜黃昏時候起身，到他莊上不過四更光景。計全說罷，施公點頭，大家稱善。於是各各退出，日將落之時，便飽餐飲食，換了夜行衣靠，各藏兵器。一到黃昏，即悄悄出了行轅，直望謝家莊進發。約有四更時分，已到莊口，金大力在前引路，大家走進莊內，四面一看，見西首一帶莊房，周圍樹林叢密，距莊房處約有兩箭之地，是一座到後三進的廟宇。金大力遂指着說道：「那就是茂州廟了。大家看罷，悄悄走去，却喜靜無人聲，鑽入樹林，見遠遠來了二人，都躲在樹後。一會子兩個更夫敲着鑼走了過來，金大力冷不隄防，舉起生鐵齊眉棍，望着前頭那個打更的腿上一掃，那個更夫噯喲一聲，栽倒在地，已是昏

量過去。後頭一個正要喊有人，計全跳出，將刀在那人面上一幌，說道：爾若要喊，咱便一刀。那人嚇跪在地。計全問道：你可是謝豹家看更的麼？那人道：是。又道：謝豹同一枝蘭皆住前面廟內，因這兩日議論攔劫總漕施大人的事，故此常住在此。計全又問道：這廟內就是他們麼？那人又道：現在只有他兩人，並百十名莊丁，聽說還請了兩位好漢，尚不會到。計全道：一枝蘭住在這廟裏第幾進呢？那人道：住在末了一進，各住各處。計全聽罷，就將二人四馬倒攢蹄網了，割下衣襟塞在口內。黃天霸等在樹上聽得真切，當卽下樹向茂州廟進前去。這裏四人卽由後牆上去，一看是一所院落，當先投了問路石，裏面毫無動靜，四人飄身落下。且說李昆在簷口挂下，望見窻內燈光未息，將指尖着些津唾，在紙窗上浸濕，戳了一個小眼，覷着一目，竊窺近看，只見炕上睡着一人，面却向外。李五定睛細看，正是一枝蘭臥在那裏酣呼大睡。李五不敢驚動，趕著去取香盒，燃著悶香，爇了進去，這也是一枝蘭惡貫滿盈，合當該死。一會子藥性已到，一枝蘭嗅着這個香味，周身同軟的一般。李五趕着招呼計全，一齊飄身落下，腳踏實地，輕輕把窗格推開，躡進房內，將桌上燈剔明，取出一根繩索，兩人走到炕邊，一面將一枝蘭翻轉過來，四馬倒攢蹄網了個結實。二人歡喜，計全道：不若就煩五哥同金大哥

先將一枝蘭送回行轅不表。再說計全見一枝蘭已由李五金大力押送回去，當即翻身躡到第二進房屋上大喝道：謝豹爾這狗娘養的，還於此處拒敵，死在頭上，尙且不知，你的伙伴一枝蘭已經捉住送回城去了。謝豹聽了，喫了一驚，那些莊丁通驚起來了，百十名大漢個個從夢中驚醒，爬起來點上燈火，各執兵器，圍繞上來。謝豹見有人接應，也就起勁，一把刀力敵二人。計全在屋上見莊丁上來圍繞，一個箭步跳落院心，刀一起逢人便砍。那些莊丁遠遠吶喊，不敢上前。謝豹正殺之間，見屋上又跳下一人，把莊丁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心中更加着急，把刀一虛砍，即躡身一跳，跳出圈外，有二三丈遠，復一躍上了房屋。白馬李跟着躡上，不隄防謝豹的袖箭打出，白馬李尙未站穩腳，面上中了一箭，立足不住，咕咚跌落下來。却好黃天霸見白馬李跟着謝豹跳上屋的時候，他也跳上屋頂，站在謝豹背後。謝豹見背後有人，一翻身又想放出袖箭，正要放出，黃天霸的刀已到，兩人就在屋上大門起來。計全見白馬李中箭落地，趕着上前砍倒兩個莊丁，將白馬李扶起，揸着就走。那些莊丁見他兩人之中，到有一人帶傷，便又圍繞上來。計全一面揮刀亂砍，一面說道：爾等皆係良民，趕緊散去。只見莊丁等一聞此言，全向門外逃走。計全又說道：爾等且慢開門，門外尙有埋伏。爾等不知底

細出去必遭殺戮。衆人聽說，仍然不走。計全就將白馬李交付莊丁看守，衆莊丁答應。計全又翻身進來，只見黃天霸與謝豹仍在屋上廝殺，便大喝一聲：「黃賢弟，咱來帮你捉這狗娘養的。」謝豹自知難以抵敵，復虛砍一刀，將身一跳，躍到第三進屋上。黃天霸也越屋而走，趕着掏出金鏢，對准了他小腿打將出去。謝豹還小心隄防，腿上已中了一鏢。謝豹仍想帶鏢而走，正要越屋，天霸又發了一鏢，打中右腿，謝豹站立不住，栽倒下來。計全見謝豹從屋上跌下，急忙跑到後進，但見謝豹躺在院落以內。計全走上前來，想按住他，那知謝豹等計全走到逼近，一舉手仍發出一枝袖箭。計全眼快，連忙躲讓，那枝箭仍在大腿上插了一下。此時天霸已由屋上跳下，舉起刀背就在謝豹右背上，用勁搨了一下。謝豹喊了一聲，真是不能動彈。於是天霸計全取出繩索，將謝豹細縛起來。却好天已大明，計全便到前殿開了大門，讓何路通進來，把那些莊丁放了出去。計全又喚了兩個莊丁，將謝豹扛抬進來，大家押解回城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施賢臣賣卜訪冤屈 老漁翁覓醉吐真情

却說黃天霸等人，將謝豹一枝蘭二人先後解進城來，施公一一訊明，當即就地正法。

人人稱快。施公見此案已結，心中也覺少了一事。惟白楊崗一案，雖有那紅桃花示夢，究竟未得其中端緒，必要有水落石出，纔可安心；不然冤屈難伸，還要自請開棺處分。右思左想，暗說要此案明白，必得如此如此。一宿無話，次日用過早膳，施公改扮賣卜的模樣，却命計全改扮搖串鈴子的郎中，兩人俱暗暗出了行轅，沿路細細訪去。一連兩日，毫無消息，直至第三日夕陽欲下，施公走至一處，清溪曲曲，流水滔滔，兩岸垂楊覆地，見有一人手執竹竿在那裏垂釣。施公走到背後，低低問道：「此去茂州借問一聲，向何路徑？」那漁人回頭一看，見是個賣卜先生，便戲問道：「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起幾尾大魚？」如果靈驗，小人當請先生到寒舍暫住一宿；如不靈驗，此去茂州尚有七八里，現已日落，定趕不到，左近又無客店住宿，一時即不便相留。施公聽罷，亦戲答道：「據我所卜，汝可連得三魚，計重五斤以外。那漁人笑道：「偏看先生靈也不靈？」說着又將釣垂下，一會子果獲一鯉一魚一鯽。漁人大喜笑道：「先生真是神仙也！小人茅舍不遠，即請先生權住一宵。施公也不推却，那漁人提了魚籃，收了魚竿，便同施公回去，約定有半里多路，已經到了漁人門首，即請施公進內。那漁人即指着鬢白髮蒼的老婆子，向施公道：「這是小人的老母，今年八十二歲，幸尙康健，眼目牙齒俱不曾損壞，就是

兩耳不行，人家話向他說，他便牽七牽八。又向施公道：先生請少坐，我去換壺酒來，說着在魚簍內檢出一尾鯉魚，交付他老母去煮。其餘連簍子提出門去。一會子酒已換回，却好魚已煮熟。當下擺了杯箸，請施公上坐，老母對坐，已在中間相陪。施公向漁人說道：我也大覺酒脫，酒是喫了，宿也有地住了，鬧了半天，還未問你尊姓大名？那漁人道：小人姓洪，我也不曾請問先生呢？施公道：我姓方。又道：我看你如此壯年，怎麼還無妻？小漁人道：先生你說是壯年，小人已六十三歲了，怪不得大家送我個外號，叫我做紅如桃。那施公聽見紅如桃三字，心中早已驚訝，正欲開口再問，只見紅如桃又道：先生若問我不娶親，不瞞先生說，我只因老母不便遠去，不然我早已去做和尚了。我最是看得透的，天下最毒婦人心，娶親有什麼好處？施公聽他說婦人心一句，更加有些引線，便假詞說道：照你這樣說，天下婦人心皆是毒的，娶了親都是要死於非命麼？紅如桃道：這却不知，因有一件事是我親目所見的。先生是個忠厚君子，旁又無人，說出諒也不妨，但請不能洩漏。不瞞先生說，小人平生最好賭錢，刻不去心，有時賭輸不能償還，這得作無所不堪的事。六月十八因酒喫醉了，有個朋友又來約了小人去賭，不料大輸，不得已再做那不堪之事。久知前村朱天佑家頗有錢財，而且朱天佑久病在

床，他家只有一個妻子，似乎易於得手。主意已定，等至十九三更時分，由朱天佑家後牆扒入屋面，先聽了一聽，俱已睡熟，聲息毫無，便從屋上跳下，走至朱天佑房外，向裏一看，因裏面燈光未滅，於是躲在窗下，意欲等房內燈滅了，再行下手。等了片刻，復在窗外望裏看去，那知不看到也罷了，這一看，小人連魂都駭掉了。施公又問道：「因什麼可怕呢？」紅如桃即忙說道：「此言大有干係，若先生誓不洩漏，我方敢說出原委。」施公道：「既然如此，我便發一個誓。」紅如桃復又說道：「小人往裏一看，見病人臥在床上呻吟不已，他妻旁着他身子坐在床前，低着頭在那裏想心思。一會子忽然站起來，將桌上燈重新剔明，又點一枝蠟燭，向床後面招了招手，只見輕輕有個少年走了出來，兩個附耳小語說了一刻，他妻復開了箱子，取了一匹白絹，將病人的口纏個結實；兩人又將病人抬至床下，把兩隻手背縛起來，伏臥在地，褪了褲子，露出尻孔，又取小小一個蠅子來，開了蠅口，提出一條小蛇，將蛇身納入竹管，又將竹管對定尻孔，用香火燒着蛇尾，蛇被燒急了，即由尻孔躡入腹內。那病人口不能言，只聽大喘一聲，死於非命。病人既絕，又同那少年將死者抬到床上，把背縛解去，白絹扯去，兩人相顧而笑。小人慘不忍看，於是一躍上屋，恨恨而回。先生你想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不是最毒婦人心嗎？」

施公道：那婦人既謀害親夫，難道死者竟絕無親族前去伸冤麼？紅如桃道：朱天佑雖遭不測，却身無微傷，數日前正有個總漕施大人，說是朱天佑託夢求他伸冤，這大人特來開棺相驗，只驗不出傷來，恐怕他老人家還不了呢。施公道：汝既知底蘊，何不去首告呢？洪如桃道：非我親戚，不干己事罷了。時已三更，兩人便去安息。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洪家翁具狀代伸冤 陳氏女認供甘抵罪

却說施公聽了洪如桃一席話，只叫他抱告伸冤，洪如桃不肯多事，因此施公在他家過了一宿。次日一早，便作別要走，洪如桃又叮囑再三，萬萬不可洩漏。施公答應，然後回城。這且慢表。再說計全同着施公出城暗訪，到晚仍是訪不出消息，只得回城。等到上燈過後，大家不見施公回來，個個都有些疑惑。黃天霸便問計全，不知道大人怎麼到此時還不回來呢？計全道：咱就同你倆往朱家莊再走一遭，在前後各村察訪察訪。到了日午，只得回城。兩人纔進行轅，金大力先說道：大人已回來了。計全、天霸二人趕著走向書房，見施公飯纔用畢，便向施公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又向他兩人道了勞，叫他們坐下，然後將洪如桃的話說了一遍，當命施安又傳人去茂州傳州官來。一會

子知州已到，便傳入書房相見。施公又將洪如桃所說的話告訴一遍。林士元唯唯而聽。時交申酉，有人進來稟道：洪如桃提到。施公便命帶進來。少刻將洪如桃帶進書房。施公便服，衆官站立左右。洪如桃戰伏在地，不敢仰視。施公拈鬚微笑道：爾但抬頭，毋須戰慄，尙識前夕把酒共話之賣卜者乎？洪如桃抬頭一看，卽磕頭如搗蒜道：小人有眼無珠，死罪，死罪，望求寬恕。施公又笑道：本部堂絕不罪爾，爾毋恐懼；但朱天佑被妻害死，汝可細細再說一遍，讓人知道不錯。洪如桃聽說，又磕了個頭，就從頭至尾又告訴一遍。衆人聽說，無不恨恨。施公立刻出了飛簽，飭人協同茂州差役，將朱天佑之妻陳氏，並鄰舍親族齊提到案。施公升堂，原被人證環跪階下。施公先向朱陳氏喝道：爾這無恥淫婦，謀斃親夫，尙敢諱言抵觸。本部堂今已訪明見證，朱天佑實係爲爾謀斃，爾當從實招來，已屬罪無可逃。本部堂若不與爾證人，是絕不肯招。遂命洪如桃對質。洪如桃便將十九夜間之事，與陳氏對質了一遍。施公道：陳氏你聽見麼？此時尙有何辯？陳氏稟道：大人明見，這洪如桃所說荒誕之言，若以一面之詞爲憑，坐小婦人之罪，大人還請三思，不可偏信。只見洪如桃稟道：小人那夜實係親目所睹，愿具甘結，當卽具結畫押。施公立刻傳齊差役，備好輿馬，率同茂州知州屍親原被人證，以及屍

親鄰舍，重復登山開幕，件作細意檢驗，果見大腸以內有條死蛇，約有七八寸許，件作遂檢出來，呈送施公詳驗。施公驗畢，又命人蓋棺封墓，然後率衆回轅，飭差暫且看守，聽候晚堂復訊。施公少歇片刻，留知州在轅晚膳，席間茂州知州談及此案，說道：陳氏刁猾，酷虐慘毒，若非大人神明，不獨死者含冤難伸，問官且不免處分。大人明察，卑職實在佩服！施公道：衆官斷獄，率皆避重就輕，以耳代目，行過通詳稟稿，就此了事；或有難於推諉之案，當堂提訊，則又審問不當。知州連連稱是。少刻飯已用畢，飲了一碗茶，復升堂研訊。知州仍坐公案左側，衆官環立兩旁，公差衙役齊立階下。施公命提陳氏，差役答應，即刻提到跪在下面。施公喝問道：開棺復驗，確有憑據，謀斃親夫，毫無遁飾，爾尙有何狡辯？快快從實招來！究竟奸夫何人？因何起意？若再如前強辯，本部堂將爾立斃杖下。只見陳氏稟道：大人明察，屍腹有蝮蛇，必是控告之人暗地埋伏，不然何以洪如桃確鑿有據，願甘具結呢？大人不嚴治因釁誣告，私自盜棺之罪，反誣坐小婦人謀斃，小婦人實在受屈。施公大怒，將驚堂木一拍大喝道：證據確鑿，誰誣爾來？尙敢狡展以圖嫁禍，喝令掌嘴。兩邊一齊吆喝，將陳氏扭翻面孔，一五一十打了四十，陳氏仍然不認。施公又喝令鞭背，手下又剝去外衣，一連鞭了一百下，陳氏仍然不招。施公又

令取過夾棍。差役將陳氏兩腿夾起，陳氏受刑不過，只得喊道：大人請命鬆刑，小婦人願招了。施公命鬆了刑具。陳氏跪在下面，望上說道：小婦人自嫁與朱天佑爲妻，彼時天佑已被癆病，有半年之久；小婦人過門後，醫藥無效，日漸沉重，延至去年臘月，竟至臥床不起，小婦人猶望他好，無歹心一點。不意小婦人的表兄潘慕安，這日來看丈夫的病，見丈夫已是臥床，諒不會好，便暗地與小婦人說道：表妹，你自嫁與天佑，沒過一天好日子，現在看看要死，不是悞了青春的麼？因此觸動小婦人的心事。後來有個乞丐拿着一條小蛇，小婦人與表兄便生毒計，將蛇買回，蓄在罈內。十九日夜間，遂與表兄謀害。當時以爲得計，不料難逃大人明察。小婦人謀斃親夫，所供是實。施公便命畫了供，暫行收監。一面飛簽立提潘慕安到案。次日潘慕安到案，施公升堂訊問，始則狡展，後命陳氏對質，一一供認。施公判朱陳氏謀斃親夫，律應凌遲處死；潘慕安誘姦表妹，謀害妹夫，律應斬立決；卽命茂州知州就地正法。洪如桃抱告伸冤，着於朱天佑遺產之內，酌分良田二十，賞給爲老母膳養之資。又命擇族中誠實子弟，立爲朱天佑子嗣。此案斷畢，後事如何，下文後解。

第十二回 中途遇盜又失金牌 狹路害人猝逢鐵匠

却說施公往淮安趕任，這日已至徐州府屬所管安樂鎮，也是一個衝衝要道，鎮市上店舖林立。只因天已暗黑，施公便命人找了客店，大家進去，自有店小二前來招呼。就在店後騰出一所上房，共計四間。施公宿在上首一間，施安、施孝、黃天霸、計全、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李昆、李七、侯何路通、金大力等，各人分別住下。小二送進茶水，大家先擦了面，用過茶，便問道：你舖裏有什麼菜？檢那投口的只管拿來。小二答應出去，一會子先將酒菜搬進，飲了一回酒，店小二又將飯送進來。大家用飯已畢，陪施公閑話。施公道：你們很辛苦了，早些去歇息罷，我亦要睡了。各人退去安睡不表。到了三更時分，施公忽然喊道：你們快起來呀！有賊呢！我的那件東西又不見了。大家驚醒，四面一看，連影兒都沒有，沒奈何只得回房稟告。但見施公拿着一張白紙帖兒在燈下觀看，口裏說道：上面分明寫着桂蘭女子賽雲飛，到此盜去金牌，着黃天霸去取。你道此事不是愈出愈奇麼？難道真是個女子盜去不曾嗎？若是真是女子盜的，這女子也可比得當年的紅線盜盒了。大家聽着發怔，惟有黃天霸咬牙說道：既是這帖上寫明要卑職去取，請大人寬限十日，卑職若取不回來，提頭請見。施公道：黃賢弟不必尚血氣之勇，計全、道據卑職愚見，須要去訪請一人幫助，纔得妥當。施公道：是那一個呢？計全、道離

此約有百里名叫褚家莊，此人姓褚名標，從前也是綠林出身，早經洗手不做，今年六十多歲，生得精神滿足，最爲愛友，而且慷慨好施，北路一帶無不知他名字的，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喜道：計賢弟之言正合吾意，如此辦法便了。說罷大家仍去歇息。施公一人逛至店堂外面，與掌櫃的說道：要尋個熱鬧去逛一逛。掌櫃的道：此地沒有大窰子，只有兩家土娼，也不見怎麼好，倒是前數日從海州來了個走馬買藝的女子，約有二十來歲，生得怪體面的，而且有一手好武藝，能在馬上飛舞，慣使兩把雙刀，還有好几枝袖箭，能在百步以外打着香頭，百發百中，在繩子上走路，就同飛的一般；更有一件奇怪，拿著數十斤的東西，可以站在人的掌上舞，並不是在他同來的人掌上舞，我們本地人去看他把戲的，站在那裏，他隨便拉着一人，不拘老婆子小女子，却不拉漢子，叫人伸出手來，他就輕輕跳上舞起來咧，卽託的人好像沒有人在手的。施公聽說，心內有點明白，又問道：掌櫃的，你可知他姓甚名誰？櫃上的道：這姓名到沒聽說。施公道：你知道他住在那家店裏？掌櫃的道：聽說住在西大路陸四房。施公道：你去喊了，陪咱們閑話，一會子多給他些錢，不知可做得到麼？掌櫃的正要回答，只見店小二在旁說道：你老要去叫他，待咱先給你老去問他可行不行？施公道：你且快去快來。店小

二答應著就出門去去了一會子店小二回來向施公說你老且不要怪小的跑到陸四房去叫說是今天帶亮走了大家聽說便道一定是他了。黃天霸道咱們就此趕去將他擒來了。李昆道黃兄弟不要心急他此一去你知他望那條路走呢？依我說還是計大哥那一着好。施公到了晚間將那房飯算明結了店主一宿無話。次日大家起身即抵徐州。施公進城就行轅住下府縣又遞呈手本。施公即刻傳見府縣行過衙參坐在一旁。施公先問些風俗人情。杜家槐一一稟過。施公道如貴州所言是定有一番善政了。杜家槐道卑職才疎識淺還求大人訓示俾得遵循。又與銅山縣楊繼會談了一會也覺爲人尙屬清正。施公便道前日住在安樂鎮夜間約有三更時分忽將金牌盜去還留下一張字帖自稱桂蘭女子賽雲飛來此盜去貴府平日曾有所聞這女子名號麼？杜家槐楊繼會聽說此話站起告罪道此皆卑府等緝捕不力以致如此。俟卑府等趕緊加差勒限嚴緝按律懲辦說着就即告辭。次日施公便去回拜府縣兼閱案卷看了許多無非田土細故即有盜劫等案皆係已定罪名並無疎漏之處。只有一件係銅山縣境內劉家村張六報稱伊父張有德早晨出外賣布至暮未歸當據鄰村王三送信張有德在土地溝地方被人殺斃一案至今凶手未獲。施公再看卷上日期是七

月十三日具控，現在十月是已經三個月了，便望楊繼曾道：這張六所控伊父被人殺死一案，已懸三月，何以仍未定獻？楊繼曾道：卑職屢次比差務獲正凶，迄今未獲，現在懸賞在外，決不敢有意延宕，致使凶手漏網。施公亦即回轅坐下，將張有德被人殺害一案說了一遍。忽見金大力在旁說道：小的早間在西街閑逛，見有個鐵匠店內在那里吵鬧，小的在外面站看了一會，原來是鐵匠的老婆望着鐵匠罵道：你這殺頭的！現在不知在何處得了幾十塊錢，就認不得人，忘記從前的日子，自己做的事不明白，還要尋著我打我，同你到縣裏去喊冤。鐵匠還是要打，後經人勸開了方沒事。小的看那人凶惡異常，畢竟所訪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褚家莊副將訪英雄 銅山縣惡徒受國法

話說金大力看見鐵匠夫妻相打，因他凶惡，便疑他是楊有德的凶手，所以對施公說了一遍。施公聽時，便命金大力再去細訪。大力答應去訪，暫且不表。再說施公因失去金牌，計全雖然有去訪褚標之論，只因纔到徐州，現在諸事已完，黃天霸向施公稟道：大人金牌失去，卑職要往褚家莊訪那褚標。施公道：賢弟一人獨去，我却放心不下，不若仍煩計賢弟同去。計全當時答應。施公道：你們明日再去罷。兩人唯唯聽命，計黃收

拾妥當便向施公告辭，到了褚家莊上，二人上前問了一聲道：「夥計們，你們這里可是褚家莊麼？」莊丁答道：「正是。」黃計二人聽說趕着進去，過了院落，計全忙同天霸趕着，走上前去說道：「上面可是褚老英雄麼？」褚彪見二人恭敬和平，英雄氣概，不覺暗暗誇獎。遂道：「二位遠來，有失迎迓，尚乞恕罪。」黃天霸計全亦同聲答道：「豈敢，豈敢！」說着已走上台階。褚標讓進客廳，彼此行禮，分賓主坐下。莊丁獻了茶。計全黃天霸道：「晚輩久仰老英雄芳名，無由得見，今幸不棄，得見英顏，足爲欽慕。」褚彪道：「豈敢，豈敢！」老朽家居，恪守日就頹唐，回憶當年，皆爲往事。惟聞二少年英雄名世，棄暗投明，上爲國家棟梁，下爲蒼生造福，前程遠大，功業昭垂。老朽散閒，望塵莫及，慚愧之至。」黃天霸道：「晚輩家施大人的金牌被賊竊去，並留下一個紙帖，上寫桂蘭女子賽雲飛盜去金牌，並指明要小姪去取。小姪當時就要去訪，後來大人一再攔阻，復經計大哥在大人面前說項，欲知金牌失落何方？」桂蘭女子究住何處，必得叩問老叔方可明白。今特奉大人之命，與計大哥竭誠到此，叩求老叔指教，幫助一二。」褚彪道：「原來他也要去與賢姪作對，可就難說了。這桂蘭女子，老朽是知道的，他本姓張，住海州鳳凰嶺上，就是鳳凰嶺張七的女兒。這鳳凰嶺張七，在江湖上也是大有名的人。他有一女，生得極其美貌，可是生性驕

傲，跟著他老子學得一身好本領，飛簷走壁，身如輕雲，所以他自起個外號，叫作賽雲飛，却是名實相符。慣使袖箭，百步之外，百發百中。若要捉此人，賢姪可不要惱，却是有些紮手。旁的不說，就是他那住處，就是不容易上去，四面埋伏，不知道的，踐著埋伏，就要被擒；更兼他父女兩個英勇無敵，賢姪一人恐不能料其必勝；就是計賢姪同去，也未必能拿到手。只見天霸勃然變色道：老叔不必見怪，小姪偏要前去，看他什麼利害，連計大哥也不要同去，小姪一人獨往，若不將他父女或拿或殺，我黃天霸誓不爲人。褚彪一面聽他說，一面見那形色，真是敢作敢爲，暗暗稱贊。方欲開口，計全一旁說道：黃賢弟聽不了半句話，就要跳起來；褚老叔既認得姓張的，此事便好了，還求褚老叔設個法兒，能夠善開更好。褚彪道：張七後因有一件買賣，我勸他不要做，他不信，因此惱了，現已好久不來，必得請個人來方能了結。計全道：老叔所說這人姓甚名誰？還求指教。褚彪道：說起這人，光景二位也可知道，此人姓朱名光祖。計全道：就是朱大哥，小姪等也會過的，這就更好了。說罷，褚彪就寫了一封書，叫莊丁往請朱光祖不表。且說金大力訪那鐵匠，果是凶惡異常，回稟施公。施公即傳知銅山縣，將他捉拿前來，當堂拷問。那鐵匠道：小的名叫吳仁，因往鄉間做工，回來天晚，走到土地溝地方，見有個

賣布的獨行，肩擔著鈔帶袋，頗爲沉重。小的不合見財起意，將手中鐵錘，出其不意，在賣布頭上，打了一下，便見他腦漿俱出，死於非命。小的即將鈔袋扛回，有青錢六千，絞銀一錠，所供是實，叩求開恩。知縣命人錄了口供，又叫吳仁畫了押，並擬了死罪抵償，先行收禁。一面申詳上憲，俟公文到後，即處斬不提。再說計全、黃天霸二人，因褚彪去請朱光祖前來，却好朱光祖並未接着褚彪的信，忽然而來。欲知光祖說出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羣雄聚議褚家莊 光祖獨上鳳凰嶺

却說朱光祖並未接到褚彪的信，偶然來訪，忽見黃天霸計全在此，驚喜交集。大家相見已畢，便問黃計二人道：聞說大人已赴淮安，你二位何以至此？計全道：自別以後，延途多有磨折，一言難盡。褚彪道：不可推諉，須去走一遭纔好。天霸道：小弟本欲獨自前往，褚老叔相阻，故未前去。所最恨金牌盜去，還留下一個字帖，定要小弟去取，你說叫小弟何能耐得？今幸大哥前來。光祖道：賢弟你休着急，桂蘭來盜金牌，頗有用意。原來張七知天霸本領高強，欲將桂蘭匹配與他，又怕天霸雖是綠林出身，現在做了官，不肯同他做親，此一件事；天霸雖肯，施大人不行徒然，豈不又落話柄。因此無意中，張七

與女兒談起天霸本領來，桂蘭便說道：爹爹你常說天霸的本領高強，你女兒到要同他比比高低。後來張桂蘭光景打聽得施公有欽賜的金牌，他便前去盜來，並指明天霸去取，這其中就有深意了。明日去走一遭，姑作前去做媒，他若肯了，將金牌取回，我再去見了施公說明此事，以便擇日迎娶；他若不肯，再作商量。總之張七並無殺害之心，時常誇獎天霸，爭奈張桂蘭驕傲太甚。朱光祖將此意暗暗與褚彪說了，仍然歸坐。莊丁捧上熱酒，褚彪端杯在手，先望計全丟了個眼色，計全會意，然後向天霸說道：老朽與朱賢弟計議了一個絕妙主見，此時却不便告訴，可是要賢姪先答應了。事成之日，不能改齒。天霸不知他三人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滿腹狐疑，不便啓口。計全道：賢弟，你只管答應，不要學那婦人見識，疑疑惑惑的。天霸只得允了。計全見天霸已允，復向二人說道：黃賢弟業已遵命，倘金牌取不回來，那時褚老叔與朱大哥又將何如？褚彪朱光祖道：如果金牌取不回來，咱倆定然以手代足，來見你倆。但是天霸若有更改，咱倆便惟你是問。停了一會，飯已用畢，抽着空兒，褚彪又將前話同計全說明，計全好不歡喜。一宿無話，次日朱光祖便辭了褚彪，並天霸計全，直向鳳凰嶺而來。走了兩日，這天已到，先在門口問明在家不在家。莊丁回道：朱爺幸是今天來，如果十日前來，可碰

不見莊主了；咱莊主回來剛有五天，現在家呢，你老請進去罷。朱光祖聽說，便知張七一准是同他女兒去盜金牌了。莊丁引着朱光祖到了裏面，先請光祖在客廳上坐下，莊丁進去通報。一會張七出見道：賢弟何來？光祖道：特來道喜。張七道：何喜之有？朱光祖道：見得快婿，非喜而何？張七道：愚兄並未得什麼快婿，賢弟莫非誤聞？朱光祖道：兄與弟情同手足，何作此欺人之語？兄無快婿，弟何敢言？而且有人欲爲令嫂作伐，你們雖紅絲相繫，千里姻緣，但無人執柯，亦屬不成體統。弟今此來，一則爲兄道喜，二來要做毛遂自薦，自居冰人。弟所謂兄得快婿者，卽兄常言之人也。今日天假之緣，以欽賜金牌爲媒。褚大哥本擬與弟同來，但恐老哥難釋前言，相見反爲不美，因此堅屬小弟先爲致意，做媒喫酒，缺一不行。尙望老哥拋釋前愆，和好如初。若以弟言爲然，則褚大哥改日必當登門敬謝。張七半晌答道：褚大哥前者之事，事後屢想前去，只恐他念起舊惡，使愚兄難以爲情；今旣蒙褚大哥不棄，又得老弟前來，愚兄敢不遵命。至於小女之事，黃天霸雖稱英雄，愚兄亦不過偶爾道及，且施不全的金牌，已爲小女盜來，彼此已成仇敵；況小女盜那金牌之時，曾留下字帖一紙，指明要黃天霸來取，是小女與天霸又成仇敵了。有此兩種仇怨，方欲報之不可，還說什麼姻緣呢？若謂賢弟極思飲酒，

愚兄好酒是現成的，絕不鄙吝。畢竟朱光祖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鳳凰嶺光祖下說詞 褚家莊天霸負豪氣

話說朱光祖與張七說了一番，張七不肯應允。朱光祖恐怕再說便決裂，張七復命，莊丁取出酒來，兩人對飲，絕不提起要金牌聯姻的話。朱光祖端杯在手，喝了一口酒，自嘆自道：古今多少英雄，只爲這名利二字，爭了許多人出來，究竟這名可真好麼？其實皆身外之物，可惜人皆看不破。還有一說，身前赫赫，到處聞名，豈知人生不過百年，到那一坏黃土的時候，連自家妻子骨肉都不能顧了，還說什麼名利呢？最可笑者，有一種情癡之人，自己固以名爲重，還要在兒女身上爭個不了。卽如施公，他要做清官，不落罵名，所以到處喫苦了。再加江湖上那班朋友，也是爲不服氣，要想聞名，偏要出門來爭個高下，到後來身亡家破，留下罵名，這是何苦呢？張七聽得這番話，曉得朱光祖是說的自己，說道：朱賢弟這話固然不錯，但是爲父母的，總要在兒女身上用點情纔好。若說天霸雖是英勇，只不過道聽途說，我又不曾見過，品貌武藝究竟如何？況且我女兒生性驕傲，也是我過於溺愛，此時後悔無及。實不瞞老弟說，就是盜取金牌，那裏是我的意見，也是你姪女兒存了個好勝心，料想黃天霸曉得此事，必然親自前來。那

時你姪女與他交鋒，本領如果真好，品貌也真好，再作計較。今日賢弟既來爲他說項，如果黃天霸依我三件事，我便將女兒與他。若有一件不肯，可莫怪我執傲。朱光祖聽說，是但不知那三件？七哥你說。這張七道：第一件要黃天霸親自前來，我與他比個高下，再與你姪女比試比試。朱光祖道：這件事做得來。第二件我女兒過門之後，我便將此間一切物件，全行搬到他那裏，與他合住，要他養我終身；我女兒添了外孫，第一個要過繼我。朱光祖道：這也使得。第三件却要施不全出名爲天霸擇配，應有婚帖要寫施不全名字，還要施不全去請褚賢弟與老弟作伐。如此果答應了，叫他即日納采，我便將金牌送去；倘若不行，斷不遵命。朱光祖道：以上兩件，總可依得，惟有第三件，七哥是過於爲難了。小弟且將上兩件先行允下，那第三件俟同褚大哥商議後，三日內當來復命。且還有一說，若天霸贏得老哥，贏得不得令媛，那時又便如何？張七道：既是老弟爲他所慮，只要他贏得愚兄，也就遵命了。光祖道：七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張七道：難道愚兄還有更改嗎？光祖道：好極了，承愛承愛，小弟就此告辭，改日再來復命。張七也不復留，送出一遍。光祖不敢耽擱，走了一日，已到褚家莊內，當即進去，一見褚彪，將張七的話說了一遍。褚彪道：第二件最易做，那第一件却不可與天霸說明有婚姻一事，

只說張七要他前去比個高下，無論輸贏就把金牌送出，我與賢弟同他前去；惟有第三件實在難辦，如何是好？朱光祖道：小弟也是那般想法，必得出個妙計，將此圓了纔好。正說之間，計全走了進來，褚彪將張七對光祖的話說了一遍。計全頗爲歡喜，便道：明日我便回徐州，將這話對大人說明，等大人允定了，我便趕上鳳凰嶺去送信，將金牌先去取回，然後擇日迎娶，萬一不行，再另想別法。但是黃賢弟面前萬不可說出，連第二件的話也不可說，只照褚老叔所議最妙。褚彪光祖大喜，復走出來，廳上酒也擺好，朱光祖先自喫了。褚彪復向天霸說道：剛纔據朱賢弟所說，張七並非有意爲難，不過張桂蘭好名心重，且仰慕老姪的英勇，欲老姪前去一走。今朱賢弟與他說明，彼此欲相會相會，有何不可？就便比試比試，也無甚要緊，因此朱賢弟約定張七三日後，我與朱賢弟同了老姪三人前去相會，談論些刀鎗棍棒，以後便可往來了。黃天霸道：早知張七這等說法，又何必煩朱大哥偏勞一躺？今既如此，咱便與他較量較量，倘咱黃天霸將他傷了，褚老叔朱大哥你二位可不要怪咱作事鹵莽。天霸打定主意，暗說咱若與他二人同去，豈不敗壞咱一世英名，遂瞞着人竟連夜越牆而去。欲知黃天霸前去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天霸夜走鳳凰嶺 計全急回徐州城

却說黃天霸越屋而走，衆人天明方知。計全道：天霸此去，恐鬧出岔枝兒來，還要請褚老叔朱大哥同去一躺，到了那裏，便可爲他們和解和。單說黃天霸離了褚家，急急前進，走了兩日，這天已晚，纔到鳳凰嶺地方，他偏檢了個客店住下，自有店小二招呼。天霸用了晚飯，便問道：店小二，此地離鳳凰嶺還有多遠？店小二道：此地到鳳凰嶺不過六七里地方，你老果是要到那裏尋張七麼？天霸道：咱與張七前在褚家莊會過一面，現在要去拜望，聽說他裏面俱有埋伏，因此先要問明，然後上去，省得周折。店小二一一說了，天霸暗暗說道：幸虧問了人，不然還要遭他擒了，便靠在舖上歇了一回，約有三更，起來換上夜行衣靠，帶了百寶囊，藏了金鏢，提著撲刀，悄悄出了房門，越屋而來，直望鳳凰嶺去。一會已到嶺下，登時上了嶺，記着店小二的言語，先由大路約走了半里，只見黑叢叢一帶樹林，中間有所莊屋，前後約共有四五進，再向路旁一看，果然有條小路，又走了約有半里，已至莊上，四面一看，一帶圍牆，牆頭上面密排著三尖刀，鐵蒺藜，若要越牆過，萬萬不得。復上前，又見有一個土墩，天霸上了土墩，四面看去，就在此墩右首圍牆轉角，那裏有道小小的雙開門，都是關著。天霸看罷，心中想道：此必

是他家後門了；既負氣到此，若不進去，那裏還有臉見他們？說着便向百寶囊中取出個軟索繫住，一抬手拔出幾個鐵蒺藜，將腳立在圍牆上面，復將軟索收起，轉過身來向裏面望下去，乃是一所坑廁。由此跳上正屋，正好上房，還躡著腳躡到簷口，將身掛下，只聽房裏有個女子聲音，說道：爹爹，若果贏得天霸，便罷了；如天霸贏得爹爹，或贏得女兒，這兩口刀那時便聽爹爹作主。又聽一人說道：我兒不是這樣說法，爲父的又預備下兩把竹刀，天霸此來，必同着褚老叔朱大哥到此，見面之後，爲父的便同他先行比試，我兒若要與他比個高下，我便將竹刀拿了出去，你與他再比，免得動了兵器，總有一傷。我兒須聽爲父的話，不要過於執傲，由着自己的性子，你今年也二十二歲了。天霸聽了一會，又從窗格眼內望下一瞧，見一個老的是男子，一個是美貌佳人，看罷心中暗想道：難道張七說這話，還要將女兒嫁我不成？他若果有此心，我得了一個才貌兼全的老婆，也可助我一臂之力；我此時到不好先行下手，不要埋人家一片好心。但不可不給他個憑據，要他知道，我已經來過，聽見這話纔去的；一來顯顯本領，二來褚老叔朱大哥明日來了，也好賣個人情在他二人身上。主意想定，便取一枝金鏢，對準房內他二人坐的椅子面壁上，一撒手打了進去，却好中在上面。天霸見金鏢已

中登時出了圍牆，直望客店而去。張七與張桂蘭正坐在椅上，忽見嗖的一聲，趕着上前一看，原來是枝金鏢。張七笑道：「此鏢只有天霸會使。」桂蘭聽說黃天霸三字，便取了撲刀躡出房外，一個箭步躍上屋面，去趕天霸。那曉得天霸早已走了，連個影兒都沒有。心中想道：「人說黃天霸本領高強，照此看來，果然不錯。」且說施公自從黃天霸計全二人往褚家莊探信，七八天不見回來，忽見施安稟道：「計千總回來了。」一會子計全跟着施安走進書房行了禮，又代天霸請安。施公命他坐下，計全坐在一旁。施公問道：「褚家莊所訪之事如何？」黃天霸爲什麼不同回來？計全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施公聽罷，便向計全笑道：「照你如此說法，本部堂失去金牌，黃天霸得了一個妻小，實到意想不到。如今金牌可曾取回呢？」計全道：「只因張七務要大人出名主婚，還要大人去請褚彪朱光祖作伐，即日納采，然後方將金牌送去。此事天霸還不曉得，惟恐天霸曉得，這件事就要決裂了；而且張七本領出衆，天霸恐非敵手，不過說張七要與他比試。比及天明，卑職等方知他越屋而走，卑職特請褚彪朱光祖二人趕去，料想絕無不妥。故卑職先回給大人送信。卑職等有個變通章程，只須如此如此。不知計全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英雄尙義巧遇良朋 女兒多情面求佳婿

話說計全想出個變通法兒，向施公說道：卑職愚見，最妙下一道扎諭，先示招安，後說爲天霸擇婚。在大人既不失身分，在張七又有光輝。至褚彪朱光祖二人，只須拿大人名帖，向他們說一聲，他兩個自會答應。施公聽說，卽令施安請幕府議稿，卽日繕就，命計全帶去。且說黃天霸在張七家內留下金鏢，仍回客店，已至四更時分，胡思亂想，想困極了，方纔睡去。次早店小二送進面水，天霸洗了臉，便到外面四處觀望，走到店堂，忽見褚彪朱光祖二人走進店來。天霸正要招呼，褚彪已經看見，便喚道：黃賢姪，你是幾時到的？天霸道：昨日晚上到的。褚彪道：你叫咱們趕得好苦呀！說着，天霸將他二人讓進裏面，招呼店小二拿茶。店小二答應，將茶擺在桌上，便自出去。褚彪道：賢姪，既如此，爲何還不去呢？天霸道：不瞞老叔說，昨夜已去過了。褚彪道：既已前去，爲何又轉回來，莫非不識路徑，恐陷入埋伏麼？天霸道：這也不是，小姪前去的時候，本是負氣而行，及至到了那裏，在他房上，只聽裏面一男一女唧唧噥噥的說話。小姪聽了一會，將金鏢由窗外打入房內。褚彪聽說，便望光祖丟個眼色，說道：黃賢姪，據你說來，碍着老夫與朱賢弟面上，我看來到可不必。如果要去，今晚我等在這裏等候，看賢姪建功立業，

你能將桂蘭擒下嶺來，或竟將他殺了，老夫便從此佩服；何可碍着我兩個薄面，致使賢姪不能速取此牌，未免有負豪興。天霸被褚彪這一番話，說得啞口無言。朱光祖在旁趕着說道：褚大哥不是這個說法，黃賢弟既看你我薄面，這也是他的好處，不可埋沒人心。爲今之計，喫過飯便同黃賢弟一同上嶺，見着張七大家說開了，便沒有事。黃天霸道：二位先去，咱初更時分，仍是由高而進，那時二位令咱下來，比這同去較爲體面，却不可先行說出；此去見着張七，還要姑作問他，咱曾去過沒有？等到咱去的時節，以後之事，便由你老二人做主便了。褚彪道：咱們去好了。朱光祖答應，登時出了店門，竟望鳳凰嶺而去。不一會已到，當由莊丁通報，張七便笑迎出來。三人先到廳上，張七先問褚彪道：些須小事，何足介懷，既已說明，便當格外相契。莊丁獻上茶，張七說道：咱倆數年不見，老哥竟老得多了。褚彪道：賢弟也老好些，我們皆無能爲了，只好看那些後輩作一番事業罷。說着張七便叫莊丁，將張桂蘭喚出來。莊丁答應進去。少時桂蘭出來，張七便叫桂蘭給褚伯父朱老叔見禮。桂蘭一一禮畢，站在一旁。褚彪說道：這位姪女越發長得脫跳了！竟不是女孩子氣派，居然能做出一件驚人大事來，可羨可羨！張桂蘭轉身向裏走去。復問張七說道：黃天霸曾來過沒有？張七道：他是來過了，曾留

下一枝金鏢，等我們出去追尋，不知去向。朱光祖道：我們本來約他同來的，忽然夜間不見了，我就曉得他一定到此，所以我們也趕着下來，不料他來而復去。他要與我們同來，覺得面上不好看；到此不即動手，是看我們的薄面，留下金鏢，是顯得他的武藝；這便是他用意了。又說道：今夜他必前來望我們，今夜可要留心，等他來時，硬把他叫下來，拜見丈人老子。張七道：賢弟不要戲謔，愚兄前說之話，他究竟允與不允？褚彪道：有什麼不允，得了這樣好老婆好丈人，還有什麼話說呢？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也是依的，你老放心，將來還要得誥封呢。說得三人笑得一陣。說着天已黑，擺上酒來，三人入座用酒，一會飯畢，又坐在那裏閒話。忽聽院中有塊石子一嚮，張七聽得真切，即便走到院落內，一箭步兒躍上屋面，畢竟張七如何與天霸比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鴛鴦樓天霸大戰 鳳凰嶺計全下書

話說張七看見有個人站在鴛鴦樓屋上，他一個箭步躍上屋面。褚彪朱光祖知道天霸到了，便跟出來。看見兩個人在屋上已交起手來，遮攔架格，躡兆并蹤，煞是好看。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人正在酣戰之際，忽然後屋上一條黑影，如燕子穿簾一樣，飛了過來，並不打話，舉起撲刀直望天霸便砍。天霸急架相迎。朱光祖知道是張桂蘭

來戰天霸，只見天霸毫不懼怯，一把刀力敵兩人，擋過張七，便砍桂蘭，撇開桂蘭，又攔張七，只見三人戰在一處，難分難解。忽聽張桂蘭說一聲姓黃的，你張小姐殺你不過，咱走了。說着虛晃一刀，跳出圈外。天霸見張桂蘭並無破綻，忽然不戰，知是他要放暗器，正在隄防，已見一枝袖箭到了面前。天霸順手用刀一撥，那支箭落在屋上。轉手纔要去戰張七，只見天霸的刀早被張七隔在一旁，張桂蘭第二枝袖箭又到了。天霸身子一偏，一個箭步離了原處，將第二枝袖箭又讓過去。天霸急取出金鏢，一抬手直望張桂蘭腿上打去。張桂蘭兩足一縱，這枝鏢在屋面上插了過去。張桂蘭躲過金鏢，復又起手第三枝袖箭，又望着天霸射來。却好天霸見前一枝鏢，被張桂蘭讓過去，也急急的將第二枝鏢取出，對準張桂蘭肩頭打去。兩人各放暗器，一轉眼到面前。黃天霸便伸出右手，說一聲不要去，在半腰裏將那枝袖箭抓住。張桂蘭見黃天霸的金鏢又到，也說了一聲好，留著配個對兒，一舉手將鏢接在手內。褚彪朱光祖二人看得真切，便喝一聲采道：真是配對兒呀！張桂蘭知此話大意了，遂一轉身躡過後屋。褚彪見張桂蘭已走，便向上喊道：你倆下來，停一會子再議罷。又道張賢弟，你未免坐家欺人了！黃賢姪一人獨戰你兩個，咱姓褚的不服氣，你下來咱與你戰二十合。黃賢姪你下

來，幫著你老叔，還他個兩戰。張七黃天霸兩人聽說，只聽嘆嘆兩聲，都跳下鴛鴦樓。褚彪上前遂拉著天霸說道：你獨自來，要被他家父女欺了。朱光祖道：你老莫這樣說，你說給人家欺，咱說天霸很願意呢。褚彪道：這是爲什麼呢？光祖道：天霸若與咱們同來，必不會給他們這樣大戰，那時天霸既不能賣弄武藝，也能殺得配對呢？天霸道：你們不要說閒話，請你老給姓張說一句，叫他將金牌速速交出，咱回去銷差。褚彪說著便喊道：張老七你還出來招呼招呼人家。張七卽來到廳上，大家又復行坐下。褚彪又望張七說道：特來爲你們解和，天霸的本領，你父女兩個的武藝，都是不相上下的，咱知道的，只等一個人來便好計議；但現在可將金牌交出來。張七道：金牌是在這裏，咱要他沒用處，咱便給他，難道他這會子便走嗎？且有你倆和好，不能不盡地主之情。你們今日可早點歇息罷，咱去睡了，說着轉身向後而去。褚彪大家安歇，次日一早，褚彪等尙未起來，張七已起來，敲着房門喊道：還不起來麼？褚彪聽見，大家起來淨面漱口，用早點畢，只見莊丁進來稟道：門外有個姓計的，從徐州而來，要見莊主與朱爺呢。褚彪忙叫開正門迎接，只見計全已從後門走進，望着褚彪道：違教又兩三日。褚彪接著說道：你到來得甚快，那件事怎麼說了？計全道：託庇行了。一回頭兒張七在側，彼此

見了禮坐下。計全見天霸在旁邊，卽帶笑道：「恭喜呀！朱光祖道計賢弟你上門欺人了。你知道給黃賢弟道喜，難不給張七哥道喜麼？」計全道：「不錯，是我荒唐。於是又向張七道喜。褚彪又問道：「施大人怎麼個說法？請教請教。」計全身上將那件札諭出來，褚彪拆開一看，但見上面寫道：

欽差大臣頭品頂戴一等侯爵漕河總督部堂兼巡按都御史施 爲 示諭事。照得自古英雄，半居草莽；從來巾幗，難比鬚眉。豪傑奮興，皆屬國家之助；名媛靜好，尤爲父母之光。此所以版築魚鹽，建一代承平之治；關雎麟趾，啟萬年風化之原也。本部堂恭膺簡命，總督漕河，所過大邑通都，無不採風問俗。凡遇英雄傑士，必將虛己以求；俠女名姝，要使擇人而字。上爲朝廷儲國器，俾草野共慶明良；下爲斯世重人倫，使內外皆無曠怨。茲訪得鳳凰嶺張七老夫，未髦猶有雄心；有女及笄，偏多俠骨。何事隱身澗谷，朽木同摧？莫教待字深閨，標梅興歎。茲有本部堂隨員黃天霸者，官居副將，百世奇英，勇冠羣倫，干城上選。正譜求凰之曲，雅歌鳴鳳之章。乃千里姻緣，牽於一線；三生夙約，訂自百年。所望月老多情，早修譜牒；差幸冰人有屬，願執斧柯。六禮旣成，吉期待卜。百兩以迓，佳話永傳。從茲夫唱婦隨，喜有佳人附鳳；冰清玉潤，競誇女壻乘龍。本部堂有

厚望焉，爾壯士其亟凜之毋違特諭。

右諭壯士張某遵此。

大家看畢，褚彪向張七說道：賢弟，施大人如此，可謂恩威並用，你再有何說？張七已是滿心歡喜，便命莊丁趕速整備酒席，給老爺們洗塵。計全道：就算是褚老叔、朱大哥兩人請媒酒罷。大家又笑了一陣。計全又道：張大哥，大人那件諭帖，你可收好了，我們這位黃賢弟反復無常，恐怕他後來不認丈人，你可拿這諭帖同他講理。說得大家又笑了一會。酒席擺好了，張七讓計全首坐，褚彪對坐，朱光祖在褚彪肩下，黃天霸上橫頭，張七主位，真是開懷暢飲，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施賢臣做神斷山 黃天霸繳牌復命

話說大家席散，張七便將金牌親送出來，交給天霸收好。於是各人閒談了一會，廳上已點得燈燭輝煌，盛席款待，如是者數日。到了第四日，天霸計全皆要告別，張七不敢久留，只得答應。二人便辭了張七，並褚朱二人。張七又託計全代謝施公，並求施公就近擇吉迎娶。計全答應，於是二人一揖而別，直回徐州。褚彪、朱光祖也各自回去不表。再說施公這日，接得一張狀詞，是本地一個秀才與一個捐職互控占奪坟山，已有二十餘年，皆未結案。施公閱詞已畢，便傳知府縣，將歷次所控卷案，即日彙齊呈送，以便

檢閱。到了次日，府縣齊集，當即傳見，談了一會，便命升堂。有差役將原被告帶上跪在下面。施公在上看他兩人，一個衣冠華美，年紀不過四十上下；一個形容枯槁，貧窮不堪。年紀有七十開外。施公便先問衣冠華美的道：「你叫什麼名字？因何占奪外姓坟山？」那人道：「職員姓曾，名喚本厚，只因職員曾祖，價買本縣草山坟地六畝，相延已久，並無異說。直至職員生父去世，奉柩入山以備安葬，忽有本學附生屠念祖上山霸阻，堅說此地係伊所買。彼時職員向伊理論，屠念祖堅執不行。後來職員不得已，只得具控。奈因契據失落，無從憑驗。今聞大人神明洞鑒，燭照無遺，故此跪求上瀆公聽，俾得水落石出，以安祖宗，而儆刁頑。」說罷跪在一旁。施公又問屠念祖道：「據曾本厚所控，爾係霸佔坟山，膠庠忝附，何得如此妄為？」爾宜從實訴來。本部堂當為爾了結。」屠念祖道：「大人明見，生員一介寒儒，這段坟地只因祖上遺產，本為後代營葬之用，一旦為人攘據，不但於心不安，且無以上對祖宗，不得已只得具告，以憑公斷。」施公遂說道：「汝兩造為祖與訟，歷久不忘，真是孝行可嘉，不失水源木本。五日後登山驗看，爾等齊集聽候，以備本部堂判斷便了。」屠念祖曾本厚均唯唯遵命而退。府縣亦告退回署。施公入書房左思右想，實在為難。一想此案必須如此如此。光陰迅速，已是五天日期，這日施公預備

登山，判斷坎地。却好府縣已到，施公便傳了進來，望府縣說道：「前日那爭坎一案，本部堂籌思數日，忽見施安慌慌張張進來，跪下稟道：『外面人馬俱已齊集，施公在大堂上轎，直望草山而去。不一會已至草山，屠念祖曾本厚早在山上伺候。』」施公下轎，隨即升座，傳屠念祖曾本厚聽斷。施公望下說道：「汝兩姓不忘根本，實屬孝思不匱。本部堂念爾等孝行，連夜齋宿城隍廟求神指示，爲爾等判決是非，乃蒙城隍神指示，命本部堂登山勘驗，自有本山土地神具告一切，當爲爾等秉公訊結。」屠念祖曾本厚兩造仍伏在地。忽見施公離座望各官說道：「本山土地已至，就在施公上首設下座位。施公就屈身就本位偏身坐下，若作與土地神對話，少刻施公望上首座位答應道是，又道承尊神指示，施某當照此判斷。」說着又向屠念祖曾本厚說道：「本部堂頃奉神命，謂曾本厚實係誣告，此山本係屠念祖之祖所遺，本部堂自應遵照神示判斷。但念爾等皆係孝思所積，可各拜別坎墓。兩人唯唯遵命。」施公又命兩造拈鬮，以定先後。屠念祖拈得在先，施公便命先拜。屠念祖走到墓前，草草磕了三個頭，站在一旁。施公又命曾本厚去拜，曾本厚走至坎前，拜伏在地，放聲大哭道：「子孫爲祖宗結訟多年，不辭勞苦，今大人禱神得示，並有土地神暗中指示，說此山係屠姓所遺，指子孫爲誣告，究不知真僞，爲

子孫的亦永遠無祭拜之日了！說罷嚎啕痛哭，暈倒在地。兩旁觀者無不代爲太息。各官衆人正在歎息，互相議論，忽聽施公命帶屠念祖到案。那屠念祖走至公案前，又伏在下面。施公問道：「今將此山判斷歸你，爾尚有他說麼？」屠念祖道：「生員歷控二十餘年，所爭者此也。今蒙斷結仍歸原主，生員尙復何言？」施公忽將驚堂木一拍，喝道：「爾尙敢如此強辯，希圖霸佔，顯係老奸巨滑，試問你與曾本厚別墓情形，人所共睹，不但不知自愧，反存攘奪之心。本部堂若不念爾曾領青衿，定卽從嚴究辦。究竟此山係爾攘奪，抑係誣告曾本厚麼？」從實招來，或可從寬免罪。屠念祖叩頭謝罪，說實係心存攘奪，還求大人寬恩，說罷汗流浹背，俯伏在地。施公對面命人將曾本厚扶至案前，說道：「爾誠孝行可嘉，不愧爲真孝子。本部堂已察出屠念祖具呈霸佔，遵斷切結，兩造退下，各人無不佩服。施公回轅，府縣亦卽告退。再說黃天霸計全取了金牌，趕回行轅復命，却好施公纔斷了坎山回轅。黃天霸計全當卽隨着施公進入內室。施公坐下，黃天霸上前給施公請了安，又謝了准其婚配張桂蘭的恩，然後將金牌呈上。施公接去，望着金牌說道：「不料欽賜這寶物，竟爲黃賢弟接下姻緣。施公又問下書情形，計全一一稟明，並將張七代求施恩就近擇吉爲天霸迎娶的話，說了一遍。施公道：「如此甚好，欲知天霸」

何日聯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鳳凰嶺黃天霸下書 菊花莊郝其鸞行劫

却說施公允許天霸就近擇吉迎娶，不敢怠慢。天霸計全站立一旁，施公命二人坐下說道：黃賢弟大娶吉期，今擇定出月六日，是個上吉良辰。但迎娶一層途中頗形不便，莫若就在鳳凰嶺入贅。張七不肯招贅，可在鳳凰嶺左近租所房屋，就近迎娶。但有一件，我却不能在此耽延，早晚就須起身，我沿途平安無事，自可刻日接印。今送黃賢弟紋銀三百兩，爲婚娶之資。黃天霸只得謝了恩，然後將三百銀子收起。施公又道：你今前去能將你丈人及褚彪朱光祖三人，一齊約上淮安，爲國家出點力，幫助幫助更好。計全說道：張七是一定去的，他從前三件事內有叫黃賢弟與他同住，養老送終。至於褚彪朱光祖二人也不便勉強。次日計全李五便同天霸前往鳳凰嶺招贅。到了初六日，洞房花燭，不過那些俗事不表。單說施公見天霸去後，過兩日却起身前往淮安，行抵宿遷縣境菊花村口，忽見前面土崗子上，衝下一陣人來，當先一人坐在馬上，頭戴英雄巾，身穿元色湖縐洒花戰襖，下踏薄底快鞋，坐下一匹黃騰馬，手端一桿方天畫戟，生得頗爲英勇，率領着多人蜂擁而至，直望施公刺來。關小西趕卽催開坐馬，迎上

去了，大喝一聲，好大膽的狗強盜，留下名來。那人亦大聲喝道：好小子聽着，咱乃菊花莊莊主，郝其鸞是也。爾亦將姓名留下，俺爺爺戟上不挑無名之人。關太大怒道：喝聲草寇坐穩了，咱乃欽差總漕施大人標下參鎮府關太是也。咱大人正要勦滅爾等這一夥草寇，今自來送死。郝其鸞大怒，劈面就是一戟，望關太刺來。關太急架相迎，將倭刀望上一搨，那枝戟已折了一段。兩人大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這邊白馬李飛舞，扑刀前去助戰，郝其鸞力敵二將，並不懼怯，仍是飛動寶戟，望關太胸前刺來。關太方將寶戟撥開，白馬李的扑刀已砍過去。郝其鸞趕急招架，纔撇開扑刀，關太的倭刀又到。郝其鸞敵刀兩將，抖擻雄威，大喝一聲，向白馬李面上刺去。白馬李說聲不好，急急躲開，肩膀上已刺了一戟，幸虧不重。關太見白馬李被戟刺中，復喝一聲：狗強盜休得猖狂，咱關老爺取你狗命。說猶未了，倭刀已望郝其鸞頸上砍來。郝其鸞說聲不好，身子一讓，險些兒被刀砍中。此時二馬過門，郝其鸞縱兜轉馬頭，關太來得快速，又一刀望郝其鸞迎面砍來。郝其鸞一聲喊叫，把馬一拍，如飛逃去。關太那裏肯捨，緊緊相追，看看追來，郝其鸞帶轉馬頭，與關太戰了數合，復又逃走。關太仍是緊緊趕，前面有座土山，郝其鸞轉過土山，忽然不見。關太仍在後相趕，一抬頭見前面馬上又來了一個女賊，

頗美貌，頭紮元色湖縐包腦，身穿元色湖縐洒花緊身，下穿元色湖縐洒花紮脚戰褲，窄窄的一雙小脚，踏着蹬坐下一匹銀鬃馬，手執兩柄綉鸞刀，愈顯得手姿絕世，窈窕動人。關太在馬上已看得魂出竅了，忽然聽得絞滴滴一聲喝道：來將快報名來，咱姑奶奶刀下不傷無名之將。關太聽得呼喚，趕緊答道：俺老爺乃欽差總漕施大人標下參鎮府關太是也。只聽那女子說道：俺姑奶奶郝素玉便是。說着便飛馬舞刀，直望關太殺來。欲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關小西大戰郝素玉 何路通私探菊花莊

話說郝素玉大怒，舞動綉鸞刀，直望關小西砍來。小西趕忙接住，兩人交上手大戰起來。那知郝素玉的綉鸞刀是異人所贈，刀法亦係名師所傳，更兼他又有兩柄軟索銅鎚，打人百發百中，也不亞張桂蘭的袖箭。關小西見他刀法精純，於是抖擻神威，你來我往，只見刀光閃爍，馬足奔騰，兩人戰有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郝素玉見不能取勝，便賣了個破綻，望關小西虛晃一刀，喝道：咱姑奶奶戰爾不下，今輸與你了。關小西快舉起倭刀，便在郝素玉右腿上搨來，郝素玉也來得靈敏，那馬已跑遠了。又戰了有三四十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兩邊齊整喝采，他二人也暗暗各自誇讚。忽見郝素玉將綉鸞

刀架住關小西的兵器，口中說道：姓關的，今日天晚，姑奶奶仍回莊內歇息，明日再戰罷。將刀一撇，把馬一拍，如騰雲駕霧一般，平空飛去。關小西那裏肯捨，仍追趕一程，因趕不上，只得回來。見着施公，具告一切，並稟明郝素玉約定明日再戰。施公答應，隨命衆人就近覓了客房住下。次日一早，關小西飽餐戰飯，取了兵器，請施公並衆人督戰。施公允准。關小西上馬，大家也上馬同行。走了一里多路，却好郝素玉也騎着馬而來。關小西一馬沖出，兩人又交起手來，一個如猛虎歸山，一個似蛟龍出水，一男一女又整整戰了五十回合，仍是不分勝負。關小西力敵不過，暗暗想道：咱何不用拖刀計擒他便了。主意想定，猛然賣了個破綻，拍馬便走。郝素玉也就拍馬趕來，看看趕得近切，忽見關小西突然將身翻轉，一刀直望郝素玉砍來。那郝素玉本來防備着的，見關小西用出拖刀計，便喝一聲來得好，將綉鸞刀把倭刀隔開，復一刀望關小西肩上砍下。關小西趕急架住，兩人復又交手，又戰了五十合。關小西道：你敢步戰麼？郝素玉聽說，便跳下馬來，關小西也下了馬。郝素玉道：咱再與你戰一百合。關小西先搶了上首，擺開架式，兩人正戰起來，施公遠遠看着，遂命人喝道：關將軍與他那女子，今日且各歇息，明日再決雌雄。關小西聽得明白，不敢違拗，便虛晃一刀，跳出圈外，咱老爺奉命罷。

戰且留你再活一日，明日擒你便了。郝素玉也住了手，彼此皆很佩服，各自上馬回去。施公率領衆人回至客店，大家坐下，誇讚郝素玉不已。關小西也是贊歎，惟有何路通不語；他却另有個意見，要在夜間私自前去，將郝素玉劫來。何路通等人睡靜，便悄悄換了夜行衣靠，藏好了拐，越屋出了店舖，直望菊花莊而來。這且慢表。且說郝素玉回至莊上，郝其鸞接了進去。郝其鸞問道：「妹妹今日出戰，勝負如何？」郝素玉道：「那個姓關的，本領果然高強，若以力敵，恐不能取勝，明日當以計取了。」郝其鸞道：「愚兄自被那廝昨日砍了一刀，雖然不致妨碍，不知何日方能出戰？」郝素玉道：「妹子聞得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飛簷走壁的不少，我們何不防他夜間到此暗地行劫？」郝其鸞道：「妹子所見不差，愚兄早已慮到此，但咱這莊上四面皆水，水中皆有埋伏，兄妹二人談了一會，也各自去歇息。這且不表。再說何路通出得店門，往菊花莊而來，不一時已到莊口，但見四面皆水，中間一座黑叢叢大莊，就是菊花莊了。只是無路可通，白茫茫一帶皆水。何路通便嘆咤一聲跳入水內，滄着了水來到對岸，只見蘆葦內搖出一隻小船來，船上兩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扳着槳從小港內盪出。何路通在蘆葦旁邊將身伏住，等那只小船過去，約有半里之遙，好容易看見對岸，又走了兩步到了岸邊，就扒到岸

上何路通順路走去，忽聽得豁辣辣一聲，跌入陷坑去了。欲知何路通性命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誘敵郝素玉

却說何路通跌入陷坑，只聽人聲嚷道：「拿奸細呀！登時撓勾並下，將何路通擒上坑來，用繩索縛好，抬到莊上，進去通報。」莊主吩咐等天明審問，纔交天明，忽聽說道：「莊主叫你們把昨夜拿的奸細押去審問呢。」只聽外面答應，房門一開，進來兩個莊丁說道：「朋友，咱莊主爺叫你去問個明白。」何路通道：「爾等這些狗徒，何必拉拉扯扯。」莊丁把他推上台階，何路通望裏一看，廳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郝其鸞，女的是郝素玉。何路通大聲喝道：「你這一對童男女，老爺到此，你們還敢這大模樣的坐在那裏擺架子，實在不知抬舉。爾若知罪，應該親自下階親解其縛，加上位，擺酒壓驚；或者你何老爺見你如此款待，過意不去，那時等大人到此，代你求個情，死罪改成活罪，留你在世上多活兩年，也顯得咱老爺好生之德。」爾等如此，那時可不要怪咱老爺。那知郝其鸞兄妹並不動氣，反笑說道：「你姓什麼？在施不全面前作個什麼官兒？好好說來，讓咱老爺知道。」何路通大喝道：「爾既問咱姓名，爾等坐穩了，咱老爺姓何名路通，官居千總之職。郝

素玉道：這千總是幾品呀？何路通道：八品。郝素玉道：昨日那個紅臉的，他是什麼官職？位居幾品呢？何路通道：你又問他，他是參將大老爺，官居四品。郝素玉道：照你這樣說，你比他小了，我道是誰，原來是個無名小卒，你姑奶奶開好生之德，放你回去，還叫你那個紅臉的出來，與姑奶奶步戰；與爾這小卒的不屑相鬪，就便把你殺了，也不響名。說着叫人將他解了綁，把他兵器還他，令他速速回去。何路通沒法，只得翻身望外，就出了莊門，看看天色尙早，太陽纔出一面，走一面暗道；我回去何辭以對？忽然說道：我何不如如此如此？主意想定，一會已至客店，大家見何路通由外面走進來，又見他臉上都是血痕，忙問道：何大哥，你昨夜往那裏去的？敢是上菊花莊去過了罷？何路通答道：正是。衆人說道：你爲何臉上都是血痕？何路通道：不瞞諸位講，咱昨夜由水路而去，到了那裏，那知他四面護莊河內全種着水葦，咱又尋不出路徑，只在水葦內躡了出去，那水葦的葉子其快如鋒；後來到了岸上，又中著埋伏，跌入陷坑，被他們擒住，後來被我用話激他，又復放我回來。說罷，又去見施公告稟一切。施公也說你辛苦了，且去歇息罷。何路通答應了出來不表。且說關小西因昨日與郝素玉有約再戰，便請了施公等，復到戰鬪之處，小西便下馬立定脚步，郝素玉也下馬，二人更不打話，交上手又戰。

起來，只見郝素玉一個斜插花勢，執定綉鸞刀，猛向關小西左肋刺進。小西說聲來得好，趕着用力，將刀望下磕，指望這一刀磕下去，就將郝素玉的刀打落在地。那知郝素玉更加靈便，見關小西一刀磕來，知道他力已用足，必要將手中的打落他，卽趕着把刀收回。關小西一刀磕了個空，兩人一來一往，又戰了二十多合，仍殺個對敵。郝素玉道：你昨日說馬上戰的不好，要步戰，今又步戰過了，也是難分勝負。咱姑奶奶另想個法兒，咱們不用兵器，在這拳脚上用些工夫，來往再比戰一百合。姓關的，你敢同姑奶奶比試麼？關小西聞聽這話，正中心懷。關小西擺開架式，搭上手，復又戰鬥起來。兩個人一拳一脚，真不愧拳打南山猛虎，脚跌北海蛟龍。郝素玉更有一樁好看，一對金蓮小脚盤旋飛舞，煞是令人目眩神迷。畢竟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素玉深感關小西 其鸞巧敗金大力

却說關小西郝素玉二人正在酣鬪之際，郝素玉忽然飛起一脚。關小西說聲來的好，右腿一起，一個鯉魚跌子，就把郝素玉裹住。郝素玉却不認得這拳法，但說聲不好，急想跳出圈外，那裏能夠。郝素玉暗暗驚道：今番上了他當。關小西睡在地上大笑道：你可認得你拳祖宗麼？郝素玉聽說，臉上好不慚愧，口中氣喘。關小西忽然生出一團憐

愛之心，復說道：今放你一着，讓你跳出圈外，趕緊回莊將你哥哥勸醒，叫他快快改邪歸正，卽速到大人處請罪，將來尙有保舉。此時但見關小西已放鬆一着，郝素玉趁此一跳，就離了圈，口中大喊一聲：姑奶奶力乏了，明日再戰罷。說着轉身便走，心中頗爲感激。關小西到了施公面前稟道：卑職向大人請罪，恨不能將他擒來，實是有罪。施公道：賢弟莫要這等說。這纔同施公回店。這句話本是關小西的虛心，因爲他自己放走郝素玉，怕得施公看出來，要問罪於他，故而假些謊詞，掩飾耳目。施公說道：你辛苦幾日，黃天霸等不在這裏，在這裏的，又要保着自己。這話也是真話，那知旁邊惱了一人，暗說道：大人獨把關太看得那麼高而且重，偏是他有本領能戰鬥，咱們就不如他。明日偏要將姓郝的拿來，看大人還把他拾得這樣重嗎？一肚子氣忿，只是在施公前不敢說出。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好漢金大力，這且不表。再說郝素玉回到莊內，暗自思道：我看那姓關的，武藝實是扎手，明日索戰，何辭以對？有何面目見他？不如托病不出，以觀動靜，再作計議。一人想了一會，主意已定，便卽裝起病來。當有丫鬮稟明郝其鸞去了。到了次日，郝其鸞一早起來，就到妹子房內看病。郝素玉困在舖上，聽說哥哥進來，故意勉強坐起，先請教了一聲。郝其鸞便問道：妹子今日身上覺得那裏不好？素

玉道：只是渾身困憊，哥哥不要掛念，想是受了些寒涼，睡一天該就好了。郝其鸞道：寒涼自有的，連日與那姓關的也戰辛苦了。郝素玉道：旁的到不甚要緊，可是那姓關的，今日還是要來，哥哥刀傷尙未全好，誰人與他對敵？郝其鸞道：妹子放心，如果他來，爲兄的自有主意。話猶未了，忽見有個慌慌忙忙的跑進來說道：稟爺得知，外面有個大漢騎在馬上，手提一根鐵棍，聲稱奉施大人之命，特來擒捉姑娘與爺兩個。差不多要進莊了，請速爺的示下。郝其鸞聽說，趕急出來取了兵器，跨上馬迎了出去。剛到莊口，只見金大力已到，坐在馬上，口裏不住的亂嚷。郝其鸞一聲大喝，來者是誰？快通名來，咱爺爺不殺無名小卒。金大力聽說，亦大聲喝道：小子聽了，咱金大力爺爺是也。郝其鸞將馬一拍，手端方天畫戟，直向金大力刺去。大力趕着迎接，將鎖鐵齊眉棍用足了勁，望畫戟上一拍，說聲去罷。郝其鸞的戟被他撥在一旁，險些兒打落在地。郝其鸞道：好有力量，真真不愧爲金大力三字。兩人你來我往，纔戰了七八個回合，郝其鸞漸漸抵敵不住。他心中想着，便架住大力鐵棍，說道：咱馬上戰不過你，你敢與我步戰麼？倘若步戰，還是你強，咱就情願受縛，與你去見大人。金大力道：步戰你老爺還怕麼？說着跳下馬來，郝其鸞將跳下馬來，金大力趕着就是一棍，郝其鸞往旁邊一蹤，終無一

棍打到他身上，只是打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郝其鸞見他力已乏了，與金大力復戰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黃天霸辭別鳳凰嶺 金大力怒打菊花莊

話說金大力被郝其鸞出其不意，刺中一戟，金大力連馬都不要了，撒腿就跑。郝其鸞哈哈大笑，說道：「你這狗娘養的慢跑，咱爺不追你就是了；若要跑死了，明日就不能復戰了。說罷也自回莊。且說金大力回至客店，也不與人知道，遂悄悄的進了自己房間，拿出刀瘡藥在腿上敷了，又用布裹好，躺在那裏氣悶。事又湊巧，自從關小西那日放走郝素玉，是夜便害起病來，他却是冒感風寒，因此身發寒熱，不能動彈，這也罷了，可怪何路通自從私探菊花莊，在水裏鬧了半夜，被葦葉將臉上割破，又兼跌入陷坑，吊了一夜，不免又受些寒涼，因此也病在那裏。李七侯、王殿臣、郭起鳳三人，要保護施公，不敢稍離左右。施公只急得無法可想，不說施公在客店暫住，再說黃天霸當日奉施公之命，同計全、李五往鳳凰嶺招親，洞房花燭，極其熱鬧，翁婿亦極相契，夫妻是不必說得。招親三日，天霸便與張七說道：「岳父，今小婿有一事奉稟，只因大人當小婿臨行之時，諄囑再三，一經姻事終畢，即須前去保護，往淮安上任，叮囑轉請岳父同往。還有

褚老叔與朱大哥也吩咐一齊同去。張七道：賢婿保護大人性急，這也是個正理；我女兒亦非不懂道理的女子，今既嫁你，各事自應隨你作主了。施大人那裏萬一出了岔枝兒，他還可以幫助幫助。等賢婿等到了淮安，各事料理清楚，再來接我，那時我瑣散的事也可完結，就好一勞永逸，與你久住。說罷，張七回房安息。二人也回房內。黃天霸說道：我本意想賢妻隨後與岳父同去，岳父說叫你同著咱前去，未免叫賢妻有些父女難別了。張桂蘭道：只是一件，與你同行，路上怪有些不好意思，若再碰計李說句笑話，那可更難受了。天霸聽說，也笑了一陣，於是二人安睡。到了次日，張桂蘭就將應帶物件收拾妥當，外面擺出酒席，張七與褚彪、朱光祖、計全、李五、黃天霸五人，又算謝媒，又算餞行，早晚兩頓，均是暢飲高談，極其快樂。席間朱光祖望着黃天霸等說道：見著大人代為先言，就說一經事畢，即便前來。大家歡呼暢飲，直到二更將近，方纔散席。衆人回房。次日天明，大家都已收拾，將行囊等件細縛停當，莊丁裝上馳車，各人暗藏兵器，扎束妥當，又向張七告別。張七一答禮。末後張桂蘭拜辭，張七又勉勵幾句，夫婦隨的話。張桂蘭口中答應，眼眶却流下許多淚來。張七見這樣光景，也不免依依不捨，終究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只得忍着淚送至山下，看着衆人與女兒女婿上了馬。

張七方纔回去。黃天霸等下了山走了一日，褚彪、朱光祖二人先分了路，各自回去。黃天霸夫婦及計全、李昆四人，還有兩個莊丁，直望淮南的這條路而來，暫且不表。再說施公住下客店，日望黃天霸等回來，看看又過了五六日，仍是未到。施公頗爲着急。所幸關小西何路通的病，又漸漸好了起來；金大力的傷已是全好。這日金大力正在那裏納悶，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大聲說道：「今有菊花莊差人到此，說郝其鸞約金老爺明日決一雌雄。若是不允，他便今夜前來行刦了。」金大力一聞此言，重重大怒，卽叫來人去告訴他明日准戰。來人回去，金大力便見施公稟告一切道：「依卑職愚見，今夜便去他莊上，給他個出其不意，打他個落花流水。」李七侯在旁說道：「卑職願與金大哥同去，以便做個幫手。」施公應允，但宜小心要緊。二人答應，挨至日落，便取了兵器，直往菊花莊而來。二人沿路商議妥當，已到莊口，猛見對岸有個人，在那裏拉拽弔橋。李七侯便一箭步躡到橋上，舉起刀來，便將那人砍倒。金大力也過了橋，直奔莊上。李七侯繞至後牆，從高而下，金大力直向大門打進。此時大力如喫了虎肉一般，舉起大鐵棍，走到郝其鸞門首，打死了兩個莊丁，直行沖殺進去。畢竟郝其鸞會否被擒，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郝其鸞中棍遭擒

李七侯奮勇殺敵

却說金大力打倒莊丁，莊丁飛報進來說道：莊主爺外面有個大漢手持鐵棍，打死了好些莊丁，現在沖進來了。郝其鸞聞言，纔要轉身去取兵器，已見金大力打了進來。郝其鸞一連幾個箭步，跳到院落。金大力瞥眼看見，舉起大棍劈面砍來。郝其鸞此時也有人給他兵器，他也手提畫戟殺上前來。金大力一看，說聲好呀！將鐵棍望下一沉，莊丁跌倒了十幾個。金大力說：這纔打得暢快！話猶未了，但見郝其鸞道：狗囚休得逞能，咱爺爺取你狗命。說着一戟，金大力看得真切，猛將鐵棍往上一架，郝其鸞虎口一振，疼痛難忍，手一鬆，那枝畫戟已經打落在地。郝其鸞說聲不好，趕着往外一跳，金大力第二棍又到。却好莊丁到來，郝其鸞抽個空，叫人將寶劍取出，他便執劍在手殺進來。望着金大力前後左右遇空就刺。此時金大力殺得興起，不辨青紅皂白，將棍舉起來亂舞一陣。郝其鸞趕緊要讓，已是咕咚栽倒在地，幾乎送那命了。那些莊丁見主人打倒，一窩蜂還要上來相殺。金大力復大聲喝道：你等快拿繩索將他綁起。那些莊丁站在那裏，口中答應，身子不動。又喝道：你等既不去拿繩索，快些給我退出大門之外。金大力見郝其鸞躺在地下，已是動彈不得，便將他腰帶及袴帶一齊解下，把郝其鸞四馬倒躡，纏個結實，又撕了一塊衣襟，塞在他口內，然後拋在黑暗之中。又將大門

關好，用槓子門起來，便提著棍子直望後面而去。轉過廳房，到了內宅第一進，只聽屋上叮叮噹噹打個不住。金大力仰上一望，正是李七侯在那裏與郝素玉廝殺呢。大力看得清切，便喊道：老七使勁兒，底下那小廝已經捉住了，這個不要給他放走呀！李七聽見此話，便知道金大力已將郝其鸞捉住，一面與郝素玉對敵，一面招呼底下道：金大哥，那小廝既已捉住，你可先把他背回去見大人，不要再給他跑了。金大力遂將其鸞背回。再說郝素玉與李七侯在瓦上廝殺，正是酣戰，忽見素玉虛晃一刀，望後便走。李七侯疑惑他欲要逃去，遂在後面緊緊相追，看看追得切近，只見素玉一轉身，將軟索鎚放下，直望李七侯打到。李七侯說聲不好，趕向旁邊躲讓，饒你讓得快，肩膀上已著了一下。李七侯站立不住，只聽咕咚一聲，已從屋上滾到地下。郝素玉見李七侯中鎚跌下，便從屋上跳下。李七就地一滾，兩脚一使勁，往上一撐，已站立在院落之內，等到郝素玉跳下，他已一刀刺了過去。郝素玉往旁邊一閃，讓過一刀，順着勢復一刀直望李七侯胸前刺去。李七侯用刀架住，撥在一旁。此時李七侯換了刀法，喝聲著，一刀望郝素玉足下砍來。郝素玉便將軟索鎚取在手中，一轉身放了出去，正擊中李七侯手腕，李七的摸刀已打落屋面。李七說聲不好，轉身就跑。素玉也不敢追趕，恐外面更

有能人，只得回轉廳房，復從屋面上跳下，檢點莊丁死傷的共有十五六個，當時着人將受傷的抬去歇息，已死的明日掩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施公案四傳卷一終

第二十五回

郝其鸞中棍遭擒

李七侯奮勇殺敵

八三

重校

古文辭類纂評註

全十六冊精裝

二函定價四元

續古文辭類纂評註

全八冊精裝

一函定價二元

古文辭類纂正續兩書。爲研究古文者必讀之本。文家早有定論。坊行各本字句既多訛奪。音注又復簡略。學者病之。茲據姚氏家藏本。王氏原刊本。重行校勘。備列評語。詳加音注。就正時賢。僉云美善。分售合售。特定廉價。以期普及。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施公案四傳 卷二

第二十六回 李公然仗義釋其鸞 張桂蘭有心結素玉

却說金大力背著郝其鸞趕回客店，天色已晚，施公等俱已起來。金大力稟明各節，施公便命把郝其鸞鎖在空房，等將郝素玉捉住，一齊押入宿遷。說着忽聞店外車馬之聲，吵嚷不已。施公便命施安往外觀看，究係何事？不多時，計全等將行囊物件搬進店內，就與李公然進去。先給施公請了安，然後將天霸招親，張桂蘭同來，朱光祖答應待將已事料理清楚，隨後就到的話，一一稟知。却好黃天霸進來見施公，請安道謝，站立一旁，便將褚彪不愿前來，同張七等到淮安再去的話，又細細說了一番。施公說道：你的房間剛才已又招呼店內另騰一間女屋，好讓你夫婦同住。黃天霸道：卑職感大人的恩典。施公道：你妻子少停片刻，本部堂是要請他見見的。黃天霸道：少刻卑職就命他前來給大人請安謝罪。又道：卑職岳父還囑先給大人請安，從前冒犯，還求恕罪。施公道：不是當日那一番舉動，如何有今日這段奇緣？我生平是不念舊惡的。黃天霸道：大人不知爲何事耽延至今？施公見問，便將郝其鸞如何行劫，關小西如何大戰郝素

玉何路通如何偵探菊花莊，後來二人有起病來，如何金大力與李七夜打菊花莊，郝其鸞被金大力擒住，現在此間，李七因戰素玉尙未回來，才派王殿臣郭起鳳去接應的話，告訴了一番。黃天霸未及回答，只見李公然站起來說道：「這郝其鸞卑職是知道的，他向來領着妹子安分守業，並不持強惡壩，却是一身武藝。郝素玉曾得異人傳授，比他哥哥還高強。今已被捉，可否還求大人格外不咎既往，以警將來，讓卑職令他矢志歸誠，將功贖罪。」施公向公然道：「賢弟既知底細，當准如何，請便好了。」李五又謝了罪，然後退出。關小西等迎接上來，給黃天霸道喜，還要請張桂蘭出見。天霸又與大家叙談了一番，接着李七侯王殿臣郭起鳳也回來了。彼此問訊了一句，李七即往施公前，將與郝素玉大戰的話稟告了一番，只才退出，與大家閒談一番。天霸又將自己住房安置妥當，即便叫張桂蘭去見施公。張桂蘭當即換了衣服，隨着天霸前去。天霸先向施公說知，然後張桂蘭進去，先給施公行了個全禮。施公也還半禮。張桂蘭復又磕頭謝罪。施公又讓了一回。張桂蘭只才侍立一旁，嬌聲說道：「前者冒犯虎威，自知罪難容赦，乃蒙大人恩施，格外俯准玉成，小婦人自當隨着夫主，竭效犬馬之力，即小婦人之父亦屬轉致罪謝，恕其前愆。」施公道：「從前之事，雖屬冒昧而行，亦復天緣湊合，本部堂

決不追念，以後能隨天霸立功報國，夫唱婦隨，不負本部堂撮合之心就是了。張桂蘭道：是大人恩典，敢不竭力報國。說罷，施公即命他回房。張桂蘭也就退出。黃天霸又命與衆兄弟相次見禮已畢，這才歸房。此時李五已至郝其鸞房內，見他閉著二目，縛在那裏，便上前叫道：賢弟不要驚慌，愚兄已在大人前給你求過，大人已准其不咎既往，特屬愚兄前來，爲你解縛。郝其鸞聽說，將二目掙開一看，便道：原來是李五哥，你老爲何也在此處？小弟早知如此，悔不當初了。李五一面將他背縛解了，一面問道：賢弟你爲何也學那一流人物，今日若非愚兄到此，賢弟少不得有滅門之禍。其鸞隨同李五往見施公，磕頭謝罪，退出。又與衆人各各相見，然後回菊花莊去了。於是大家復聚在一處，談講郝其鸞的事。小西又極言郝素玉的武藝高強，若遇著黃嫂嫂二人大戰起來，那才好看。李五道：據我看不必一定，要戰起來才知高下，不妨令黃賢弟媳將他請來兩比，大家就可看見了。天霸道：五哥此話不錯，等咱叫他去請他來比試比試。說着，即站起身來，去往自己房內，與張桂蘭說知一切。張桂蘭道：既是郝家女子有這等武藝，只須明天前去會他，不知大人可否允准？倘若應允，我也可顯顯我的武藝，並叫姓郝的，也知道此間有我們這一個人物。黃天霸欣然到了施公房內，緩緩說道：卑職妻

子聞說郝素玉武技高強，實在心下羨慕，擬趁此時大人未曾啟節，前去結識了他，或者隨後有用他處的時候，就可用卑職的妻子前去招呼。卑職因大人已將該兄開罪在前，卑職故敢斗膽請命，行否即求裁奪。施公沉吟半天，說此事未嘗不可，但能與郝素玉說以後如有用他之處，悉聽調遣，不得違拗。本部堂也可得一員女將。賢弟可將此話對爾妻說明便了。黃天霸唯唯退出，當即告知張桂蘭一切。張桂蘭喜出望外。次日一早，張桂蘭暗藏了兵器，又稟告施公，上馬而去。欲知張桂蘭見了郝素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語話衷腸佳人重義

情聯手足俠女同心

却說張桂蘭奉了施公之命，准其前往結識素玉，到次日他便結束個簇新，身穿一件大紅湖縐密扣，剗雲緊身小棉襖，上加湖色幕本緞通體鑲滾灰鼠大衫，外罩元色湖縐洒花披風，下穿元色湖縐洒花百摺裙，內罩元色湖縐洒花滾腳罩袴，大紅褲，綉緞花弓鞋，頭上盤了個螺絲髻，八寶鑲嵌足赤金簪，耳帶一付八寶鑲嵌珠環，元色湖縐抹額，當中訂著一個龍眼大的珍珠，一朵白絨球，戰巍巍高插頂牌上面，腰間斜佩著八寶鑲嵌劍匣，內藏一口七星寶劍，肋下暗藏兩把撲刀，隨帶袖箭，坐一匹銀鬃馬，金

轡勒大紅纓，結束停當，先往施公前請安稟辭。施公看那樣裝束，不愧爲女中豪傑，巾幗英雄，實是可羨，便道：你可速去速回，毋須耽閣。張桂蘭答應，隨卽出了客店，跨上馬，後跟幾個莊丁，直望菊花莊而去。卽時來到莊上，着莊丁進內通報，那莊丁轉身向裏跑去。張桂蘭騎在馬上，在門口等了一會，只見正門開處，迎出一位女子，約在二十左右，生得頗爲美貌，頭挽鳳翅髻，元色湖縐包巾，當中按著一塊翡翠，兩鬢斜插一對蝴蝶雙飛，鑲八寶珠花一朵，朱纓頂門高插，耳帶乾綠翡翠珍珠環，外穿著一件大紅湖縐金銀鼠襖，內襯湖色湖縐元緞鑲滾密扣緊身，腰掛佩劍，下穿元色綉花摺百裙，藕花色元緞刻雲滾脚罩袴，脚著湖色綉花弓鞋，緊緊元色兜根緞帶，窄窄的一雙三寸金蓮，薄點胭脂，淡施傅粉，後面跟着兩個丫環，緩緩迎了出來。只聽得一個請字，張桂蘭趕著下馬走了進去。郝素玉讓至廳上見禮已畢，張桂蘭道：小妹久仰賢姐英名，無由相見，昨日同拙夫由鳳凰嶺到此，始知賢姐令兄誤信人言，前去行刦，多虧李五老爺在大人面前力保，始將令兄解釋回莊。小妹因聞關老爺道及賢姐武藝精通，真是女中豪傑，小妹因此稟明大人，冒昧前來拜謁，一來叩教，二來藉慰平生，只恨相見太遲，不能久相共處。郝素玉道：小妹荒村陋質，蒲柳之姿，敢云技藝高強，不過稍知一二。

久聞賢姐芳名遠播，本領驚人，小妹亦相見恨晚；從今以後，還要時常請教，朝夕共聚。今日駕已到此，務留賢姐暢談一日，彼此得能暢所欲言，不知賢姐尙肯不棄否？張桂蘭道：乃小妹固所愿也，無如臨時大人堅屬再三，可早去早來，恐留此不免見責，且坐片刻，再行告辭便了。因道：小妹尙有一言奉告，頃者奉命至此，大人之意，令兄既不見棄，將來帶罪立功，還欲求賢姐如以後有藉重時，尙擬奉煩大力幫助，特屬小妹務請賢姐應允，但不知可否俯允？郝素玉道：施公手下能者頗多，卽如那關姓之人，武藝亦頗出衆，足以抗敵畿輦；況有姐丈賢姐共相保護，則施公左右亦可謂人才濟濟，猛將如雲，小妹不才，何敢濫廁其間；但施公既有此意，小妹亦不敢辭，如有召見之時，只須一紙書，小妹當奉命前往，非敢謂足供驅使，藉以與賢姐把晤。張桂蘭道：既承不棄，小妹是心感不忘了。郝素玉道：小妹得一親芳顏，便是三生有幸！前者賢姐去盜金牌，又是何意呢？桂蘭道：當日聞得拙夫本領素著，那時小妹賭氣，去將金牌盜來，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意在瞻仰他的意思。現在細細想來，終覺荒唐太甚。郝素玉道：賢姐既如此做出，後來姐丈究竟去否？本領究竟如人言否？張桂蘭道：此事說來，頗覺慚愧，既蒙見愛，不妨直道其詳，尙望賢姐勿作笑柄。郝素玉聽了此話，不覺嘆了口氣，然後說道：

如此看來，姐夫與賢姐本是怨耦，反成嘉耦了。可羨可羨！張桂蘭聽素玉話內有因，便跟著口氣問了進去道：「此亦天緣湊合，莫知爲而爲，自古婚姻，大半天作之合。但不知賢姐天年如此，想定許字多時了？」郝素玉聽說臉上一紅，便覷覷說道：「小妹自父母去世後，隨兄嫂度日，況且自誓非技藝出衆者，甯作孤凰，不爲雙鳳。」張桂蘭道：「不知賢姐必得如何人而事之呀？」郝素玉道：「如姐夫一流，可畢素愿了。」張桂蘭道：「賢姐青春幾何呢？」郝素玉道：「癡長二十一歲了。」賢姐尊庚幾何呢？張桂蘭道：「估長一歲。」郝素玉道：「我與你明神結義。」張桂蘭道：「若謂焚香燃燭，徒然見笑於人。」郝素玉大喜，因道：「自此以後，便以姊妹稱呼，不可稍存客氣。」張桂蘭亦唯唯答應。此時酒已擺出，張桂蘭又請素玉的嫂子出來相見，然後入席暢飲，談至未申時候，方纔散席。張桂蘭即便告辭了。畢竟張桂蘭代素玉物色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施公爲關小西議婚 李昆代郝素玉作伐

却說張桂蘭辭別菊花莊，回客店便將天霸請進，於是把郝素玉的話說了一遍。因道：「妾意欲爲小西擇配，彼此年歲均各相當，武藝又不相上下；且小西口氣亦頗屬意素玉，心內也極賞識。而况大人也極言有須用他的時候，還要叫他應命來此。若是閨中

朋友，而且他又與我結了姊妹，彼此皆情投意合，將來要做同幫同助的，你道此話如何呢？黃天霸道：話雖如此，怎麼向大人說呢？讓我同計大哥商量商量看。黃天霸說罷，便走出房來，尋著計全，却好李五也在那裏。天霸便將張桂蘭所說的話說了一遍。計全尙未開口，李五便道：此事只須如此如此，便可成功了。計全道：既這麼說，就請老五向大人說罷。李五道：你計大哥代姓關的說不行，必得將他找來，叫他當面答應了，才得算數。就如黃賢弟老婆帶了來咧，到今日咱還不會喫他一頓。天霸道：五哥你不要刻苦咧，等你們到了淮安，大大請你們喫一頓就是了。大家笑了一回，於是就將關太請來，叫他先給李五允下謝媒酒。關太也只得答應。晚飯用畢，天霸去見施公說明此意。施公應允，隨即喚人招呼李昆商議。李五趕著進內。施公道：頃據天霸述及桂蘭所言，郝素玉頗知感戴，且與張桂蘭志氣相投，並極佩服關太。現欲爲他二人撮合，本爵之意亦可允許，但不知素玉之爲人。李五道：若論素玉是卑職素知的，武藝高強，爲人賢惠，且具有忠義之氣。如蒙大人恩准，既成就了關太家室，素玉亦幸托終身，卽大人亦可得一女將。張桂蘭也可添一帮手，將來同赴淮安，定能夫義婦順了。施公道：既如此說，就煩賢弟明日卽去作伐，以聽回信，便定行止。李昆道：大人吩咐，實是經權兩便。

舉職當前去便了。說着同天霸退出，李五將此話告訴衆人，並同小西說了一回笑話。此時天霸進了自己的房，正欲將施公允從的話告知張桂蘭，只見桂蘭說道：「你不要講了，我通聽見過，知道了。」二人且自安寢，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李五即辭施公，前往菊花莊而去。到了莊上，先著莊丁通報了。郝其鸞便迎出，兩人同到廳上，分賓主坐下。郝其鸞便先謝解救之德。李五又讓了一回，只將奉施公之命，特來作伐的話，說了一遍。郝其鸞聽了，趕著答道：「承大人之命，雖極諄諄，但小弟刑餘之人，安敢上希榮寵，且舍妹質同蒲柳，亦難配松柏之姿，還希五哥爲我說辭，非小弟故違方命，實不敢妄扳耳。」李五道：「賢弟不愿俯從，愚兄亦不敢相強，若云高拔不上，如天霸之與張桂蘭，只是前車可鑒，賢弟豈未所聞耶？今令妹與張桂蘭事同一體，還有什麼高拔不高拔呢？且大人之意，實爲憐才起見，英雄俠女，天假因緣，若故事推辭，竟是賢弟不許。郝其鸞道：「承兄之愛，詞意諄諄，倘敢再故辭，必拂盛意，小弟只好不自量力，請從台命便了。」李五大喜，又道：「還有一件順人之意，擬在月內即行擇日，就近成親，以後帶同令妹隨趕淮安，作一勞永逸之計。並且大人恐怕尊處無多女眷，內事一切，多有未諳，已擬留天霸之夫人張桂蘭，前來幫助令妹料理了，即請賢弟示下。」郝其鸞聽說，且待商議，容當報

命不知郝其鸞能否答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代子伸冤老婦告狀 爲民辨屈賢臣准詞

却說李五因郝其鸞躊躇未定，因道：賢弟無須躊躇，在愚兄看來，只須粗備各物，數日可以齊全。倘然說獨力爲難，愚兄尚可幫助。且大人留下一位同事，姓計名全，以備將來他作男媒，兄作女媒之計。愚兄逕可將他約來，相幫助理。若然到了淮安，再來迎娶時候，雖覺寬展，不免跋涉多勞，到不如趁此各從省儉，究竟兩有裨益。賢弟還請三思。郝其鸞聽說，也覺有理，便道：既這麼說，只得從命。但各事粗鄙，禮節不周，還請老兄善爲說辭，求大人曲爲原諒。一經擇定吉日，便請老兄與計大哥前來幫助。幫助內事一切，則請張夫人幫助賤內襄理。先請道達一言，那時再具帖過來。李五道：今承尊命，三日後當先納采，愚兄回去，請大人選擇良辰便了。至於一概俗例，還望涵容一二。郝其鸞道：卽爲至戚，區區末節，何足講求。說罷，李五辭去。三日後，李昆計全卽至菊花莊納采，仍與小西住在客店。張桂蘭卽於是日移住郝素玉家，真是姊妹情深，痛談衷曲，直待吉日一到，小西便去招贅。不言郝家預備招贅如何忙碌，且言施公到了宿遷，早有地方官出城迎接，施公便換坐大轎進城。轎子未入城，只見迎面來了一個白髮蒼蒼

年有七十已外的老婆子，頭頂狀詞，攔著轎子，跪在地下，口稱冤枉。施公便命住轎，招呼手下人將呈詞遞上。手下人答應，便把呈詞遞上來。施公接過來一看，上面告的是謀害親夫，毒斃幼女，兩條人命重案。施公細細看畢，便望下問道：「老婆子，你就是王陸氏麼？」那婆子道：「嬭婦便是王陸氏。」公道道：「這王李氏是你的媳婦麼？」王陸氏答道：「是。」公道又道：「你怎麼知你兒子王開槐，孫女秀貞，是你媳婦謀害的呢？」有何憑據？可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言，定照誣告，從重治罪。本部堂看爾這所告的呈詞，你兒命或是你媳婦所害，天下豈有自己的親女兒，也肯將他毒死的麼？此中顯有不實之處，你可細細講來。」王陸氏跪在地下，回稟道：「大人在上，容嬭婦上稟。嬭婦今年七十二歲，四十歲上才得兒子，不到二年，亡夫就病故，其時兒子才三歲，時嬭婦就苦苦領着撫養。到十六歲，便給他學了鞋子店生意，也算他知道艱難，每月餘養嬭婦外，他省喫儉用，歷年積聚了百吊錢。到二十七歲，就憑媒說合，討了一房家小，頗爲勤儉。過門第二年，就生這個孫女。那知第三年冬間，因囑兒子給他做件湖縐棉襖，兒子便道：「我們這寒苦人家，要這樣的衣服何用？」媳婦就不愿意，因此兩人就吵鬧起來。嬭婦將媳婦勸了一番，媳婦後來賭氣，回他娘家去了。一連過了八九天，這日回來，便看見着一件元色湖縐棉

襖，他們又吵起來了。那裏曉得媳婦由此就時常回他母家，動輒就與兒子吵鬧，迥非來嫁時光景。今年八月初一日，孀婦女兒家來接我去，過了兩日，初六早上，忽然隣居叫小毛的，跑來送信，說是兒子同孫女昨夜暴疾身死。孀婦一聽這話，嚇得魂不附體，趕著同女兒回來，果然見兒子孫女兒都已死了。該應湊巧，那小毛子在暗地下就告訴女兒，說他夜裏先聽見兒子聲音求人饒命，後來又聽見孫女兒大哭起來。到了天亮，便聽見我媳婦就惊慌起來，說是兒子同孫女兒都得了疾病死了。怕得此中有別的怪事。孀婦向縣裏去喊冤，後來縣太爺就來相驗，兩個人週身驗到，並無一處傷痕，說是實因暴病而死。孀婦此時無法了，只得備棺收殮。不料媳婦的父親李卜仁，因縣大老爺驗得無傷，反告孀婦誣告。幸虧縣大老爺百般開道，李卜仁才算沒事。媳婦便由李卜仁接回娘家，只落得孀婦一人，所幸我女兒搬來，住在一處。於今三月，忽然前夜三更時候，見兒子滿頭鮮血，站在床面前，說他身死不明，今有施大人到此，叫孀婦代他伸冤。忽然婦人惊醒，乃是一夢。次日起來在外面打聽打聽，說是果有施大人早晚就到，因此孀婦叩求大人給我伸冤。說罷又磕了兩個頭。施大人聽了這番話，當即說道：王陸氏你好好回去，聽候傳訊。本部堂代你兒子伸冤就是了。王陸氏起來。施公

也就進城。到了行轅，立刻簽提小毛子，並淫婦王李氏對質。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酌理準情差提淫婦 蹈瑕乘隙追指奸夫

却說施公立刻出簽去提見證小毛，淫婦王李氏，並其父李卜仁，就在縣署升堂復訊。宿遷縣旁坐在側。施公便命提原告王陸氏跪在下面。王陸氏與前供相同。又命提被告，差役將李氏帶到，跪在下面。施公一看李氏頗有妖態，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你丈夫王開槐，女兒秀貞，究竟因何身死？你從實招來。李氏道：大人容稟，小婦人二十三歲，憑媒說合，嫁與王開槐爲妻，二年就生了珍兒。我婆婆見小婦人易於生育，也是歡喜，至今年搭交六年，從未怨過他家一句。不料禍從天降，八月初五夜間，忽然丈夫口稱腹痛，女兒亦是如是，其時婆婆又不在家，到小婦人姑子家去咧。小婦人起來燒了姜湯，與丈夫並女兒服下，那知仍然呼痛，又當夜深人靜，無處延醫診治，小婦人心想等到天明，再去將婆婆姑子接回來，去請先生前來代他兩個診治。不料天尙未明，丈夫與女兒一齊死了。小婦人已是魂不附體，天明便去隔壁朱家，請他小毛去接我婆婆姑子回來。他就說兒子與孫女兒，全是小婦人害死的了，便到縣裏告過，當經縣大老爺相驗，並無傷痕，委係暴死，我婆婆才算沒事。小婦人實在冤枉，總要求大人天斷。

施公道：本部堂且問你，那一件湖縐的棉襖是誰送你的咧？李氏道：小婦人回到娘家，向父親要，後來父親做給小婦人的。施公道：你丈夫既死，爲什麼不在家守節，伏侍孀姑，竟至回去母家，這又是何緣故呢？李氏道：當丈夫死後，小婦人也曾力勸婆婆，兒子雖死，也有媳婦奉養你老人家，不過哀慟，爭奈婆婆辱罵小婦人，因想丈夫是死了，還要遭婆婆辱罵，實在忍不過去，屢欲自盡，又恐爲人議論，說小婦人害死親夫，畏罪自死。因此小婦人父接了回去，過了一二月，等婆婆氣稍平些，再回夫家，並無別故。施公聽說，把惊堂一拍，喝道：好大胆的淫婦！現有見證在此，等與爾對質明白，那時尙有何說？命提見證。差役卽刻將小毛帶到下面。施公問道：你就是小毛？多大歲數了？王開槐究竟怎樣身死？你可從實招來。小毛道：小的姓韓，在朱家放牛，今年十五歲。八月初五夜，約有三更時分，忽聞間壁王家有人喊求救命，聲音却不高，後來又聽見他家小女兒大哭兩聲，也就不哭了。小的當時也不知何事，只索罷了。等倒天明，忽然王家大奶奶惊慌起來，說是他家大爺與他女兒，全得疾病死了。復又到小的主人家中，央小的去找婆婆。後來小的在家中閒談，說起夜間喊求救命的話。他家老奶奶就說是謀死親夫，毒斃幼女，就去往縣裏告咧。這就是小的供，實別無虛誑。施公道：本部堂問你，他

平時夫妻吵鬧，你可知道麼？小毛道：小的間或知道。又問道：你可知王開槐不在家？他家有什麼人走動呢？小毛道：外人並不曾看見過。施公道：這李氏回娘家，一月去幾次呢？小毛道：有時今天去，明日來，也有時兩三天三五天不等。施公聽說，又命帶李卜仁差役答應，即刻帶到，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向來作何生意？年紀幾何？爲什麼縱容女兒在家奸淫，不加防範，以致謀死親夫，毒斃幼女？爾可從實一一招來。本部堂尙可從寬免爾之罪。李卜仁在下磕頭回道：小的今年五十八歲，向爲裁縫生理，女兒雖時常回家，只是暫來暫去，連三天都沒有在家過的；因爲女婿的母親年紀甚大，無人服侍，亦且門戶要緊，若問女婿是女兒害死的，小的實在不知底細。要害死的時節，小的也只道女兒不端，聽憑夫家去告。及至縣大老爺前來相驗，說是實係暴病而死，因此小的才告他誣告。後來經人說開，小的也就罷了。至於女兒帶回，因據女兒說他婆婆任意辱罵，萬難相處，後來女兒氣忿不過，欲尋自盡。小的因此先將女兒帶回來，過一兩月再送他回去。若說奸夫究係何人，小的不敢妄指的，還求大人明察。施公道：本部堂再問你，你女兒所穿的桃紅湖縐棉襖，究係何人與他做的呢？卜仁道：這日女兒回來，就說是與女婿賭氣，因爲叫女婿做湖縐棉襖，女婿不肯。後來女兒拿了銀錢問道：爹

呀，這件衣服要多少錢呢？小的告訴他，差不多要十一二吊錢，做得成功。後來女兒就拿四兩銀子，小的當時問他這銀子從那裏來的呢？因為女婿不過手藝。施公道：這却問的不錯，他便怎麼說？怎麼回答你呢？卜仁道：女兒便說是女婿的一個舅表兄，現在江南跟官，不久回到他家，看見表弟娶了新婦，把的見面禮兒，小的聽說這話，也就不追問了。當時把銀子拿了過來，就便代添幾吊錢了，自己的工做了一件桃紅湖縐的棉襖。施公聽罷，有個表兄，便問王陸氏道：你可有個在江南跟官的外甥麼？王陸氏道：這個外甥，還是娶媳這年走了一踰，從此並不會來過。施公道：你可知道你外甥把了四兩銀子，給你媳婦做見面禮麼？王陸氏道：這不知道。施公又問道：王李氏，你這兩銀子從何來的？快講。王李氏道：委實是表大伯給的，當時婆婆不在面前，丈夫還在，親目見的。施公道：你婆婆既不知道，你丈夫又死無對證，本部堂不動刑，你不肯招來，拖下去先掌嘴四十。差役答應，當即一面打了二十，王李氏仍然不招。施公又命鞭背，差役又將外衣襯下，一五一十鞭了二十下背花。王李氏但喊冤枉，並無口供。招出。施公便命先將收監，李卜仁著一並收監。施公退堂，欲知王李氏如何謀害親夫，毒死幼女，直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集英軒因夢悟詩

枯樹嶺開棺檢驗

却說施公回轅參詳了一回，只得安寢。睡至三更時分，忽覺信步走出轅門，走有半里之路，便是宿遷縣城門。又望外去，過了吊橋，見左手有座大廟，廟前叢聚許多人在那裏。又聞人說三齊廟門口死了一人，不知是那一路倒。施公聽說，便是走過去看，即走至跟前，並無死尸，只是一班江湖上賣藝人在那裏變戲法，圍著一堆人看熱鬧。施公也站下去看，只見那戲法的變了些瓜果，又變了兩隻雀子，一隻山雞，到後來竟變出一具棺材，旁邊立著一個人，好像公門中件作模樣，手中拿了一把斧頭，忽然又不見了。一會子又裝出一男一女，男是書生打扮，女是俊俏佳人，在那裏彼此戲謔。忽聞一男一女，查無踪跡。又裝出一儒生來，搖搖擺擺，走了出來，手中執著一把白紙扇，口裏吟呀呀念些詩。施公仔細聽去，只聽念道：

花事闌珊夢醒遲，玉人斜立倚花枝；春光已逐東風去，害殺相思弱不還。

施公聽罷暗想道：這不是詠的傷春詩嗎？正自說著，又見那儒生去換了衣服，就是賣武的打扮，復到當場耍起拳來。看了一回，因道：以前變戲法，以後打拳，單這中間變棺材，裝儒生的，是個什麼意思呢？一會子人也散了，拳也不打了，施公也走了。忽聽人說宿

遷縣衙門失火，施公趕緊望城根跑去，不料人多路擁，走到吊橋，忽然橋梁坍下一角，許多跌入城河。施公一驚醒來，乃是一夢。又聽一聽，正打三更。施公便將夢中所見情形詳參一遍，因道：棺材旁邊立著一人，手執斧頭，難道叫我開棺復驗麼？又想那儒生咏的那首詩，起句是花事闌珊夢醒來，這頭一個字按著花字；第二三句玉人斜立倚花枝，春光已立東風去，只兩句頭上安著玉春二字；末句便是害殺相思弱不支，分明是花玉春害殺五字。這難道王陸氏的兒子王開槐，是花玉春謀害的麼？又道：王開槐是手藝人，如何又是儒生打扮的？想來想去實可疑，不覺又入夢境。只見一人生得頗爲粗俗，手攜幼女立在床前，口稱冤枉。施公仔細看見那粗漢滿頭血跡，甚是可憐。施公問他姓名，已悠然不見。又見一武生打扮的，生得頗爲俊秀，跪在床前，若作懼怕之狀。施公也欲問他姓名，只聽更鐘亂響，驚醒仍是一夢。施公又息心解悟道：難道王開槐竟是爲那武生謀害麼？且等明日再行嚴究，務要追出了，才好爲民理治。施公於是復睡了一覺，已是東方發白，紅日高上了。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茶點，當命傳知宿遷縣候聽午堂，親臨復訊。王陸氏控告一案，並著原差將原告人證傳齊。手下去後，日待鬻午。施公便往，就在縣署用過午飯，知縣稟稱原告人證傳到，請大人升堂。施公

隨即升坐大堂，悉心復訊。先問王李氏道：本部堂昨已往邑廟求神示夢，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爾丈夫王開槐與爾女秀珍，實係爲爾與武生同謀，一並毒死，爾尙有何言抵賴？可從實招來。只見李氏說道：小婦人實是冤枉！施公說道：本部堂明日再復開棺檢驗，那時給爾個真正憑據，驗出傷來，看你再有何說，爾敢具開棺切結請驗麼？李氏道：小婦人愿甘具結，但有一件，如驗不出傷來，大人何以對小婦人丈夫呀？施公道：若驗不出傷來，本部堂自行參處，給爾請旨旌表，何如？李氏道：既然如此，小婦人情甘具結便了。施公便命具結上來，著卽仍然收監。一面傳諭知縣預備搭蓋尸廠，另傳著名老手仵作一名，明早隨往枯樹嶺開棺復驗。吩咐已畢，施公回轅。次日知縣早將原被告人證，及書差仵作人等，俱在枯樹嶺伺候。施公亦出城五六里，便至枯樹嶺，早見尸廠搭蓋齊全。施公下了轎升坐公案，知縣參見已畢，便命尸母王陸氏，尸妻李氏，率領地甲書差仵作人等，前去開墓，現出尸棺。仵作用斧子將棺蓋砍開，將屍身翻出，先由原驗仵作週身復驗，唱報仍無傷痕。施公又命另代著名仵作老手復驗，據報由上至下周身驗到，委係因病身死，實無致命之傷。施公聞報，便離公坐，與知縣親臨檢視，也看不出何處有傷，但只見尸身肉爛皮膚而已。施公看過，心中好不難受，只得命人將

棺蓋了，再作計議。本部堂準備自行參處，給李氏旌表便了。正自暗想，命人封棺，忽從自身左右陡起一陣怪風，吹得各人毛髮皆疎，兩目皆難開展。施公頗爲詫異，暗自說道：本部堂爲爾有冤，特來開棺檢驗，爭奈毫無傷痕，若果是部位實係難驗，爾今夜再去本部堂那裏托夢，明白指示，以便本部堂與爾作主。於是便命人先行蓋棺，加了封條，并派地甲妥爲看守，王李氏仍然收監。吩咐已畢，便命回轅。畢竟如何驗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奸夫毒手弱女何辜 姦婦狠心冤魂不散

話說施公開棺驗畢，然後打道回轅，左思右想，實在憂悶，只得暫且丟開，有什麼動靜，再看夜間好作商議。這夜施公才睡著一會，便夜間自己到了枯樹嶺，四旁無人，只有尸身睡在棺內。可怪那尸身，見了施公到跟前，便由棺內爬起來，望著施公磕了一個頭，嘴裏說了多少話，只是不解。後來又站起來，滿頭仍是血跡，又手指指頭頂，忽然用手一招，從旁來了個小女孩子，只見那女孩子望著施公也磕了個頭，站起來也用手指指腹上，又指指心口，忽然女孩子已經不見了，那尸身仍在棺內。施公醒來重詳剖解，明日再作主意。到次日將那件作有名的老手金標傳來，望他說道：本部堂昨夜夢

城隍神示兆，說王開槐實係致命中傷，爾亦明知其情，有意蒙混。本部堂定將爾照知情不報，得賄賣法，例加一等重治罪。那金標正欲辯白，施公不由分說，便喝道：「母許多言，速速前去，若三日驗出，本部堂從重有賞。」金標不敢再說，且先行回去，與老婆商量。商量有何不可？一會子到了家中，他老婆便問道：「施大人傳你去，究爲何事？」金標聽說，便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只見他老婆說道：「你說死者周身無傷，你曾細細檢驗麼？」金標道：「那一處不曾檢驗麼？」他老婆說道：「頭頂上可曾檢過麼？」這句話把金標提醒了，答道：「頭頂上沒有驗過，也是冤魂未散，合該金標的老婆要在施公手上犯案。」且說金標聽了老婆花玉春的話，次日便去施公那裏悄悄告訴。施公便道：「你前日堅說不知，現在怎麼知道？」金標稟道：「乃小的妻子向小的問頭頂曾否驗過？小的說不曾驗過，他就說出這句話來。」施公聽說此話，就疑惑起來，怎麼一個婦人就有這等見識？便望下問道：「你家妻子是姓什麼？」金標道：「小的妻子姓花，名叫玉春。」施公聽說花玉春三字，忽然觸起夢中那首詩來，暗道：「這裏有什麼岔事？」因道：「你妻子見識甚好，如明日果能驗出傷來，本部堂從重有賞，爾且退去。」次日施公仍去枯樹嶺先驗封條，次命李氏之父李卜仁及李氏同到棺前，眼同開棺，件件將棺蓋開下，當即復驗一周，據報仍無傷痕。施

公喝令將頭上頭髮打開，細驗頭頂，說着留神察看李氏形色。只見李氏登時變了顏色，兩眼的光都瞪了。施公知道有異，旋有仵作喝報，驗得頭頂中間，有四五寸長鐵釘根，委係被釘釘死。施公聽報，又命將釘拔出，仵作答應，立將鐵釘呈上公案。施公便命宿遷縣同看，又命將李氏帶上，把鐵釘與李氏看過，即叫人將棺蓋好，仍舊用土工封墓。一面帶同原被告人證，及書差仵作，逕回縣署復訊。施公升座大堂，問李氏道：好大胆的淫婦！今本部堂驗出真傷，爾尙有何辯駁？李氏尙未開口，只見李卜仁稟道：小的生此不孝之女，做出如此的大案，小的實不知情，求大人盡法懲治，好伸我女婿之冤。施公道：爾實不知情，姑從寬發落，爾當聽候判斷。又問李氏道：爾是招與不招？李氏見抵賴不過，只得招出，因道：小婦人聽信人言，下此毒手。只因母家前莊有個姓吳的名叫吳良，是一個武舉出身，家中頗有些錢文。前年三月三日，小婦人在門口買菜，吳良走此經過，又起了一點邪心。他也見小婦人稍有姿色，於是兩情相合，就此成功。施公道：那吳良難道沒有家小麼？李氏道：妻子新死。又問道：他家尙有何人？李氏道：他有個祖母，今年已有七十多歲，雙目不明，還有前妻生的兒子，今年三歲，寄在他丈人家過活。施公道：爾既與他有奸，後來便怎麼害你親夫與你女兒呢？李氏道：由此日往月來，

至今年已正二年多了。小婦人凡到吳家去，皆是兩頭說謊，因此娘婆兩家，皆不知道情節。這日小婦人剛從吳家走未多遠，先見丈夫走來，其時丈夫並未看見，小婦人終是胆怯，當朝也就回到夫家。過了幾日，又去吳家內，將這話告訴吳良，原欲與他拆散。那知吳良甘言蜜語，小婦人受騙，就答應了，不料起這歹心。到八月初五，他知我婆婆到姑子家去了，他到了二更時分，他就一人到了夫家，手上拿了一柄刀，把門打開，見了丈夫就要殺他。小婦人見他這種殺像，就要喊叫。他又指著小婦人說道：你如喊叫，就是一刀。小婦人被嚇的，也就不敢喊了。我丈夫也就被他嚇昏了，他便將刀拋在地下，就把丈夫背綁起來。此時丈夫也醒了，便哀求他饒命，他那裏肯依。小婦人也去求他，他也不聽。復又撕了塊布，將丈夫的嘴塞住，就從身上掏出一根釘來，又在地下拿了刀，用手提刀，將釘釘在丈夫頭上，登時丈夫就死了。此時小婦人已嚇軟了，話也說不出了，只眼睜睜的望著他動手。我那秀珍女兒，從牀上忽然爬起來，哭個不了。吳良一見，說道：一不做，二不息，留了這小孩子終久是禍，不如一起斬草除根。說著又將秀珍抱起來，在桌子上抽屜內，找出一根針來，在秀珍肚臍上戳進去，天尚未明，女兒也就死了。他見二人皆死，復向小婦人說道：你不能說出來，你若是露出風聲，你的性

命立刻難保，你說他父女兩個暴病死的。卽是有人告你，雖把包老爺請來，都驗不出傷來。彼時小婦人也是無法，只得依允他了。說罷，大罵吳良道：你這狠心賊，害得我好苦呀！眼見得你還要抵命了。施公聽罷，叫人錄了口供，著仍收監，候提吳良到案，再行斷結。一面飛差簽提吳良。當日就將吳良提到，施公隨坐晚堂，先問了吳良一遍。吳良就思抵賴，後命帶到李氏對質。吳良也一一招認道：王開槐實是由小的一人把釘釘死，其女秀珍亦是小的用針戳死是實，情甘抵罪。施公也就往下不追問，但命將吳良口供錄下，分別收監，聽候擬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案外案因案破案 奸裏奸以奸從奸

却說施公審明王李氏聽奸夫吳良謀死親夫，雖未幫凶，實係因奸致害，仍與謀死親夫事同一律，照謀害親夫例，擬以凌遲處死。吳良奸淫有夫之婦，復又謀死親夫，又戳死幼女，實係罪大惡極，本擬監斬候，應照例加一等擬斬立決。王李氏之父李卜仁雖屬不知情，究係教訓不嚴，擬杖一百。王陸氏守節撫孤，老年喪子，實屬可憐，着於親房中擇其應嗣者立繼，並著宿遷縣捐廉助銀一百兩，給於王陸氏身後之用，以示恤體，而憫孤貧。宿遷知縣胡禮聽斷不明，辦事草率，於此等重大之案，不能悉心訊察，實心

地胡塗，本應參處，姑念尙非賄賂，著記大過一次，罰半年俸，以示懲儆。此案斷結，隨卽簽差去提，作金標，並該婦花玉春卽刻到堂聽候嚴訊。宿遷縣見了這個公事，茫無頭緒，不知金標犯了何罪，又提花玉春實爲何因，而又不肯遽問，只得飭差去訖。施公退堂一會子，金標與花玉春都已提到。施公卽卽升堂，命帶金標先行提訊。金標跪在下面，向上稟道：小的蒙大人恩提，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示諭。施公道：爾本無罪，辦事勤勞，本應重賞，但有一事，本部堂不得不問爾明白。爾妻花玉春係元配，抑係奸占？金標道：小的是續娶。施公道：還是處女，還是再醮？答是再醮。施公道：花玉春的前夫，你可知道他作何生理呢？金標道：花玉春前夫，小的是知道的，姓卜名喚幹，是本縣裏糧差。只因卜幹七年前死了，花玉春因無養育，憑媒說合，再醮小的爲妻，於今已七年了。問花玉春今年多大歲了？金標道：現年三十九歲，三十二歲上娶他爲妻。施公道：爾今年多大了？金標道：小的四十六歲。施公道：花玉春嫁卜幹時節，是處女，還是再醮？金標道：這個小的記不清楚了。施公道：花玉春如何知道驗王開槐的頭頂的？金標道：那日小的心下愁煩，因此對小的妻子說出，後來小的妻子就問我頭上可曾驗看？小的被他提醒了，就此來稟大人。施公說：他怎麼知他頭頂有傷呢？金標道：小的不知。施公又命帶

花玉春，玉春慌忙跪倒地下。施公道：你就叫花玉春麼？下面答應正是。施公道：昨夜忽得一夢，見有個書生在本部堂面前告你，說是你同個什麼姓卜的，把他謀害毒死的。本部堂正要問他姓名誰，忽然來了個糧差的打扮，與那書生對駁，那糧差說是不知情，全是你一人主意。本部堂不能不將爾略問一問，好叫本部堂解此疑惑。只見花玉春聽了此言就呆了，跪在下面回道：小婦人自嫁前夫卜幹，不到二年就死了，再嫁金標於今已有七年，向來安分，不敢爲非，求恩明察。施公道：你初嫁時是幾歲呢？玉春道：初嫁是二十五歲。施公道：你這話有些不明白，據你說今年三十九歲，再嫁金標已有七年，定是三十二歲嫁金標的了。你又說嫁與卜幹不到二年就死了，則是嫁卜幹的時節，已有三十歲了，你怎麼又說初嫁是二十五歲呢？這話把個花玉春問得目瞪口呆，一時難以回答。施公大怒，喝道：好大膽的潑婦，爾可記得住桃花塢的楊秀家隔壁，那日三更時分，用鐵釘將爾夫釘死的事情，快將謀死親夫實話招來，免得動刑。花玉春稟道：小婦人只知親夫卜幹，委實因病身死的，別的不知。施公道：左右來將他夾起。立刻拖倒他，用夾棍夾起來。金標站在塔下，只嚇得亂抖。花玉春被夾不過，只得喊道：愿招。施公命鬆刑了，花玉春跪在地下，招道：小婦人自幼時，本與卜幹住在一街，二

十歲就與卜幹有染，其時即以終身相托。後來小婦人父親因做了件作行當，公門中飯喫怕了心，一意將小婦人嫁了個讀書人。適有個姓宋的，名叫宋忠，是本縣的人，却不會進學；又因他是個單身人，於是就央媒說合，將小婦人嫁他。那時小婦人纔二十五歲，自嫁宋忠兩年後，便與卜幹決不來往。這日宋忠去考，小婦人在門口買東西，忽見卜幹走此經過，於是又惹起孽緣。後來忽被宋忠撞見，當因宋忠碍着體面，不曾聲張，決意搬下鄉住，就在桃花塢楊秀家隔壁，租了三間房子，兩間教書，一間做房。因此小婦人自知慚愧，亟思改過。不料神差鬼使，這日卜幹下鄉催糧，又走門口經過，千巧萬巧，丈夫剛進城去，故此又與卜幹做了無恥之事。後因丈夫教這蒙童，竟弄得衣不終身，食不充口；又因卜幹時常託人代些銀錢與小婦人用，因此小婦人就生出這個毒計來，把宋忠釘死，聲稱暴病而亡。其時小婦人的父親已死，無人責問，小婦人就跟了卜幹。施公道：你怎麼想得到用釘釘死的呢？花玉春說：只因小時聽見我父親說過一回，却記不得什麼，後來竟未驗出，直至二三十年，還是凶手自己說出來纔破案的。施公道：你自嫁了卜幹，怎麼又嫁金標？卜幹又怎麼死的呢？花玉春道：小婦人既嫁卜幹，初以為我已遂愿，那知卜幹得了瘋疾病，不到二年，他又死了。小婦人自嘆命苦，且

又無得養育，適值金標常走門口，竟被他勾引上了，後來纔跟他的。施公命人錄了口供，又問金標道：爾與花玉春是否先奸後娶？金標道：實因卜幹死後，然後娶的。施公便提筆判道：花玉春因奸謀死親夫宋忠，照例擬以凌遲處死；卜幹雖無幫凶情事，然不應奸占有夫之婦，亦應問罪，姑念已死，著無用擬。金標好娶犯婦，雖不知情，究有應得之罪，著從寬仗一百釋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吉日良辰小西入贅 佳肴美酒計全鬧房

且說關小西自聘郝素玉之後，便與計全、李昆同住客店，只等吉期一到，就去招親。張桂蘭却在菊花莊幫同素玉料理各事；李昆計全亦時常往他家幫助郝其鸞料理。光陰迅速，這日已是十一月十三日，計全、李昆、郝其鸞三人，早將新人房收拾煥然一新。郝家這日晚上，前後的燈點得如同白晝，新房內高燒的一對紅燭，桌上擺着許多珍奇寶玩，房內前後陳設一切，俱是簇簇生新。中間列著一桌盛席，計全首席，李昆對陪，郝其鸞的姑丈王明亮坐在上橫頭，主人坐在主席，四人歡呼暢飲，說不盡綺麗風光。裏面便是張桂蘭首坐，其餘便是郝其鸞的姑媽、娘姨、舅母、表姊妹、妻嫂等人，皆按次序坐下，他妻子相陪，也是歡呼暢飲。直至三更方纔散席，計全、李昆仍回客店。次日一

早，便有鼓手到客店伺候關小西換了衣服，坐了轎子，計全李昆二人先行，鼓手引着小西望菊花莊而去。不一會已至，郝其鸞早迎出來。關小西即便下轎，到了廳上，先行過禮，然後坐下。計全李昆相陪三道茶，又與諸親戚挨次行禮。諸事已畢，大家又談笑一會。光陰迅速，日落西山，早有僮相出來迎請了新貴人，一同參拜天地。只見得鼓手樂器鳴，笙歌聒耳，關小西穿了新衣，由計全李昆送入後堂，但見張桂蘭郝其鸞盟嫂，並喜娘送出新人。賓相又請關小西將新娘蓋頭揭去，大家一看，但見郝素玉打扮如同仙子一般，頭頂鳳冠，身穿紅服，低垂二目，若有不勝羞澀之狀，迥非陣上臨陣交鋒那種雄糾糾的光景。於是關小西郝素玉並到紅毡之上，僮相贊禮，二人拜過了天地。僮相又請新人進房合巹，安床散帳，喫過交杯酒，由喜娘通報出來，外面僮相復請新人登堂見客。於是雙雙走出房門，郝素玉喜娘攙扶，兩人分上下並立，僮相先請媒人二位見禮。計全李昆趕著上去，僮相請新人須下全禮。計全李昆趕急叫住道：「不可。」郝其鸞道：「謝媒須得全禮。」計全李昆同道：「真正媒人還要算那八仙軟索槌呢。這句話把關小西郝素玉二人說得臉上通紅，大家也是哈哈大笑。僮相又請郝府親戚見禮，於是姑表姨舅等人，以及舅爺舅嫂，一一參見已畢，然後張桂蘭與郝其鸞盟嫂李

翠鳳兩位全福太太收拜了。新娘子進房，關小西仍在外面陪客。一會子排上喜筵，前後男女共四桌，真是觥籌交錯，水陸並陳，說不盡喜氣盈門，歡呼滿室，直至二更相盡，方纔散席。計全李昆早留一兩個以便開房。只見儂相來請全福老爺送房好讓新貴人入洞房花燭。計全李昆二人執一枝燭台，將關小西送入洞房內，立即招呼人開了桌子，排席坐位，叫廚房內把六碗八碟一罈酒，送了進來。一會子廚房裏送進來排在桌上，計全便走到郝素玉面前，先作了一個揖，說道：今日告罪在先，減去授受不親之理，即請賢弟媳一齊暢叙一會，以便說笑說笑。過此以往，見着面你只叫我們賴忝教大伯，我們只託老實，叫你弟媳，快賞個臉罷。郝素玉只低著頭一言不發，旁邊喜娘說道：姑娘理應相陪，只是初見面的怪臊兒，請老爺們包涵的，還是姑老爺代姑娘陪。着老爺們飲一會罷。計全仍是不肯。李昆道：既是喜娘這麼說，就依著他罷。譬如關賢弟門分一杯，却叫他喫雙杯，那一杯是給弟媳的。計全道：如此也好使得。說著就拉關小西及諸人坐下。計全就叫人折了一枝花，拿出一面鼓來，效當日唐明皇擊鼓催花故事，將花由各人傳遞，只要花接到那手裏，外面鼓聲停住，便是那人喫酒。大家皆道好。於是就傳起鼓來，由計全傳花，各人遞了一回，可巧關小西纔接住花了，外面鼓聲

寧了。計全就斟上兩杯酒來給小西喫。小西也不推辭，只得喝了。計全又叫起鼓，這回却是計全喝，由是傳了六七遍。關小西到喝了六杯，李達明又篩了六杯，小西要端起來喝，這喜娘走了過來說道：「諸位老爺賞了個臉，姑爺這六杯給小的喫了。說著話就要去端杯。」計全道：「這個酒不准你喫，你要潤麪子另給你喫罷。」喜娘說：「且喫了這六杯，然後再請諸位老爺賞臉。」李昆道：「也好，你既要喫，先把這六杯喫了。」李達明道：「你既是這樣說法也好，每人你再代喫一杯，好好的給姑娘姑爺安寢服侍，再給你叫他們明天早上多賞你們白蜜胡桃粉做點心，把你這兩邊包的嘴喫甜了，再給咱們陪酒。說得大家笑個不住的大笑。喜娘又喫了六大杯，大家纔散。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郝素玉嫁夫從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

却說次日天明，關小西郝素玉都一早起來，早夜恩愛，自不必說。關小西梳洗已畢，就到外面陪計全李昆等人。郝素玉仍在房內粧飾，一會子粧飾已畢，便去兄嫂前請安，又去張桂蘭及諸親女眷處，一一問好已畢，大家也回看了一回，連鬧了一月。其中三朝滿月，不必聚談，早是完姻一月，關小西就要代了郝素玉動身。郝其鸞因關小西是

個有公事的人，計全李昆也是不能耽擱，只得備了兩桌饌行筵，與妹夫妹子以及計全李昆饌別。到是其鸞兄妹有些別離之意。郝其鸞在酒席筵前，又托李昆計全在施公面前善爲說詞，本來是要去效力，爭奈家務難丟，不能如願。計全李昆亦唯唯笑應，也便謝了打擾。郝其鸞謙讓一番，酒席散後，又命莊丁備了兩乘騾轎，兩輛大車，四疋駿馬，又進去與他妹子說了許多話。已是十一月二十，大家收拾動身。郝素玉的東西已經料理好的，七手八腳裝上大車，於是大家拜別。郝素玉含些眼淚，與兒嫂說了一聲。郝其鸞還送了一程，然後回莊不表。且說關小西等人走了一日，已到睢甯，當時進城找著行轅，先去通報。黃天霸等見他們回來了，也就同計全等去見施公。然後小西同郝素玉至施公前，兩人叩謝了。素玉復又給施公謝罪，施公也謝了一回，然後與張桂蘭站在一處。施公見他們兩人生得皆是美色，不相上下，且皆絕妙武藝，心中大喜。素玉又說道：「賤妾胞兄給大人請安告罪，本擬遵命前來效力，藉贖前罪，爭奈家務繁冗，急切不能分身，有負提拔，還求寬恕。」施公道：「這也不能勉強，說罷就命退出。」張桂蘭郝素玉退了出去。施公叫人將計全李昆請進來，將所辦的案件告訴一遍。計全李昆小西皆道：「這是大人的明察。」施公又道：「後天一早起程。」天霸等退出。過了一日，施公命

駕起程，各官恭送，只一日已抵沭陽。當有縣官出城迎接。施公換坐大轎，剛要進城，只見一叢人扶老攜幼，手中執着神香，哀哀喊道：求青天大人伸冤呀！小民等望了有兩個多月拉！只聽得一片人聲喊個不住。施公便命住轎，當即吩咐把喊冤人帶上。那些百姓一個個環叩轎前。施公先把那老的百姓問道：爾姓甚名誰？有何冤枉？爲什麼聚積這許多人前來控告？快快從實供來。那老人道：小民等各人都有冤枉，並非聚積，皆是不約而同。小民姓于，名喚存仁，家住李海島，只因本處有個郎如虎，是個監生，專事交結門口公差，因此強霸一方，無惡不作，周圍一方受害不淺。就如小民祖遺田產一分，此田却是極好，無論水旱皆有梁穀。郎如豹愛小民的田好，先叫人來說，叫小民賣把他。小民不肯，後來他做了一紙假契，去到縣裏報了稅，硬說這分田是他的。小民也曾到縣控喊，經不起書差架詞濛混的，把個縣老爺弄得糊亂糊塗，真截斷把他了。到現在原契尙在小民身上呢。大人如不相信，有原契可憑。施公點頭，又問那個老婆說：你又是什麼冤枉？只見那老婆子說道：民婦的冤枉更是深了。民婦姓周，娘家姓胡，丈夫早已去世，兒子也早死了，只有個媳婦鄭氏，孫女巧兒。這巧兒今年十六歲，生得有些姿色。郎如豹一見，便叫人來和民婦說，他給三十吊錢，賣與他做小。民婦與媳婦不

肯爲的是過兩年招個孫女婿回來，好給民婦養老送終。那知郎如豹見民婦不肯賣與他，他便將孫女搶去了。民婦與媳婦見他用霸道搶去孫女，那時就跟他去，準備同他拚命。他又喝令多人，將民婦與媳婦用亂棒打回。民婦與媳婦沒法，只得去縣裏喊冤。那知縣太爺不但_不准，反說民婦誣告他。因此來求青天伸冤的。施公也點點頭。又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來跪在地下，施公問道：「你這小孩子又有什麼冤枉，也要來告？」那孩子道：「小民姓趙，名喚六十子，父親叫趙三，母親錢氏，因上月郎如豹說我父親欠他債，要叫父親把住房抵他。我父親實不欠他錢，因此不肯，他就把父親收到縣裏，押交住房抵債，現在仍收在縣內，我母親又病在家裏，故此小民纔來喊冤的。」施公問了兩起，不是謀佔田產，就是奸佔婦女。施公便命各人補詞，明日到縣來呈遞。各人答應一聲，紛紛退去。施公進城就到行轅坐下，隨後各官及張桂蘭郝素玉俱安住。已畢，沐陽知縣錢星通上了手本請安稟見。施公便命傳見。錢星通見了施公，行禮已畢，坐在下首。施公問道：「貴縣蒞任幾時了？」錢星通道：「卑職是去年十月到任的。」施公道：「聞得貴縣政聲頗好，錢星通道：「卑職愚魯不才，倘有過失，還求大人寬宥。」施公道：「貴縣暫爲回署候傳便了。欲知施公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郎如豹聞風行劫 張桂蘭捉賊立功

且說郎如豹在李海島強霸一方，獨有縣署內這一班書差衙役，與他最爲莫逆。當日那些被害受累之家，紛紛的在施公處控告，早有那縣差刁仁連夜就奔出城，前去送信。到了李海島，郎如豹迎接進去，刁仁纔坐下來，便道：「郎大哥，你今被人告發，這回可不是在本縣裏告，却在總漕施大人那裏告的。而且這施大人很古怪，莫說是錢不要的，就是金珠寶貝，他也毫不笑納。沿途辦了無數大案，沒有一個不怕的。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盜，也被他辦了多少。今日老哥那些案告在他手裏，只怕有些不妥。」郎如豹聽了這番話，也自心驚膽戰，因道：「老弟，據你看怎麼打點呢？」刁仁道：「施大人面前有位差官，從前小的與他拜過把子的，聽說施大人無論什麼公事，總是差他爲今之計，只好用點銀子，叫他遲兩日下鄉，老弟打點主意。再不然，能將施公暗中害死，雖有天大的事，也沒要緊了。這一句把個郎如豹提醒起來，因道：「老弟且拿一二百兩銀子用去，那裏按捺公事，我就一面打點主意。不瞞老弟說，我有個極好朋友，武藝精通，有飛檐走壁，江湖上稱他個好漢，只須請他前去，將那施不全暗地刺死，那時就沒事。」郎如豹拏了二百銀子來交給刁仁去訖。郎如豹便將他說的那個好友請出來，你道這

個人是誰？原來是個光蛋出身，自幼習了些槍棒武藝，却下得去，是山東登州府人，姓
 蔣名熊，外人因他生得胖大，就給他起個綽號，叫個賽門神。這蔣熊見郎如豹請他，他
 便出來；彼此坐定，郎如豹便將刁仁所說的這番話，原原本本告訴一遍。蔣熊道：小弟
 素聞施不全之名，甚是扎手，今既如此，必得早點打算纔好。郎如豹說：小弟有心腹話，
 只是不好開口，如蒙兄台見允，小弟纔敢奉聞。蔣熊道：老哥有話快講，如有用小弟之
 處，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聊以報平生養育之德。郎如豹道：只因施不全如此如此，因
 思兄台武技高強，必有什麼妙計？話猶未了，只見蔣熊站起來道：老兄莫非是要小弟
 行劫麼？郎如豹道：小弟雖有此意，還請老哥三思而行，不可冒險。蔣熊道：咱爲人半生
 只爲個性直，老哥既有此意，小弟雖萬死不辭，就此請去一走。郎如豹道：何必如此急
 急？且待稍備酒肴，以壯行色。蔣熊道：事不可遲，遲則生變。郎如豹只得說道：有勞大駕，
 仗兄之力，定然馬到成功。今日之勞，小弟生死不忘，受小弟一拜。說着拜了下去。蔣熊
 趕著扶起，因道：就此告行了。到自己房內換了衣服，帶了利刃，一直出門望沭陽而去。
 暫且不表。再說施公在行轅內，已見人送進幾十張狀詞。施公當將狀詞檢閱一過，然
 後派黃計、李蘭四人，前去李海島，安速將郎如豹鎖拿來轅，以便嚴訊。黃天霸四人當

卽換了衣服，帶了兵刃，直望李海島而去。且說張桂蘭與郝素玉說道：妹妹，你今同我二人，皆受了夫主之囑，必得要將大人保護得平安無事。郝素玉道：姐姐此話有理；但據小妹愚見，須要在大人房外東西各按一人，說不得一夜辛苦是要喫的。萬一有什麼動靜，只須你我二人打個暗號。張桂蘭道：只須拍掌便了。二人便換了衣服，是夜行的通體漆黑，各執撲刀袖箭銅鎗，按東西兩處黑暗，中藏躲穩妥。直至三更過後，猛一抬頭，只見圍牆上一道黑影一晃，張桂蘭知道有變，且不驚動，單看怎樣下來。又聽見一塊石頭望下一拋，朴的一聲響，張桂蘭更知有異，還不聲張。少停一刻，只見東牆上落下一人，躡足潛宗，倒垂而下。張桂蘭看得真切，只見那人跳下屋面，四面瞧了一瞧，是要尋那路徑樣子的。張桂蘭更加躲藏好了，細看那人如何動靜。又見那人復由下面躡上屋頂，要望施公書房而去。此時張桂蘭說道不好！趕著跳出，向外一看，見屋上那人正望前走。張桂蘭急急的拏出袖箭，對准那人手一揚，一枝箭早放出去。只見那人望下一蹬，張桂蘭恐怕箭未打中，復又一箭，直望那人左腿打去。但聽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張桂蘭忙擊一掌，郝素玉早已聽見，一個箭步飛了過來，兩人齊上前去，將那人按住，四馬倒拴蹄網了個結實，又將那人扛了起來，帶回自己房內看守，早間報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施賢臣嚴訊賽門神 黃天霸巧捉郎如豹

却說捉住刺客，到次日早施公起來，張桂蘭郝素玉却是全夜未睡，當即稟知施公。賤妾張桂蘭偕同郝素玉，於昨夜三更時分見一刺客，由房屋東牆而進，賤妾出其不意，用袖箭打中該賊右腿，復發一箭打中他左腿，由此從屋上跌下。當由賤妾招呼郝素玉，一同上前細縛起來，帶回空房看守一夜，請示定奪。施公聞言大喜道：黃夫人若非與關夫人捉住刺客，本部堂性命幾不可保！張桂蘭郝素玉齊道：大人說那裏話來，賤妾等重感大恩，無以為報。施公道：俟到淮安後再行論功，二位夫人先且回房歇息。一會子施公升堂，喝將刺客帶上來，手下人即刻將蔣熊隨換了手拷足鐐，然後解去細縛，推倒跪下。施公喝道：爾姓甚名誰？何人指使？膽敢前來行刺，快快從實招來。蔣熊心下暗想：咱是個好漢，明人不作暗事，便說聽咱道來，只因爾收了告郎如豹的那些狀詞，當有縣差刁仁，去郎如豹那裏報信，叫他早為打點。郎如豹就重托他，叫刁仁代他設法。後來刁仁說這裏有個人，與他結盟的兄弟，所有提差案件，均是他辦理，祇要與他說明，先送他些銀子，請他將公事延閣兩日，稍緩下鄉，便有法想。你就好一面打點

主意，或逃或走均可。又叫他能設法行刺，那就更妙。耶如豹聽了這話，當時送他一百兩銀子，叫他先去捺你的案事。刁仁去後，耶如豹就來找咱，叫咱前來行刺。咱聽這話，因他素日待咱甚好，咱住在他那裏已有三年，平時款待父母亦不過如此。咱所以欲報答他，一聞此言，就答應他前來，合該咱命運不好，被你的人用暗器打傷，不然你這一個頭也莫想在頸子上了。這就是咱來行刺的情形。施公又道：耶如豹現在還在家否？蔣熊道：他要逃走，不叫咱前來行刺咧。今咱已捉到，不算甚事，到縣裏那些差役也要捉幾個來問問罪。耶如豹平日所作之事，皆是他們那狗頭作出來的。若非刁仁去通報，與他說出那些話來，耶如豹也不會叫我前來做刺客。施公聽了，命人錄了口供，不必發縣收監，依然鎖在空房，着人看守。施公又令人傳沐陽縣諭話，手下人答應一會子沐陽縣錢星通進來。施公道：貴縣署中有個差役刁仁，本部堂聞得他很有幹辦，今因耶如豹作惡多端，又因李海島路徑不熟，欲差刁仁帶領本轄差官，前去捉拿耶如豹。沐陽縣唯唯退出，當即回署立將刁仁傳到，并將施公所說之話，轉諭了一遍。刁仁聽說，只嚇得魂不附體，心中暗想：難道我那件事，施不全已知道了，就便施不全曉得，也無殺頭之罪，由不得前去一躺。主意已定，當即奉諭去往行轅，一會子到了行轅，

便請值日的進去通知。施公隨命手下人，將刁仁先傳進來，上了刑具，嚴加看守，聽候對質，暫且不表。且說黃天霸等四人，星夜趕到李海島，先在客店訪了一訪，知道郎如豹只倚著縣裏這班差役，心中暗想，難保無人到此通風，我何不也裝些差役模樣，就說是頭兒叫我前來把信，看他如何。心中想罷，便將此事與計全等商議妥當，即改了縣差，直望郎如家而來。計全亦陸續而來。黃天霸到了郎如豹家門口，他便問道：你家大爺可在家麼？咱是衙門裏來的，叫王老二，要煩你進去通報一聲。莊丁聽說，趕着進去通報。郎如豹聽說是縣差，叫請他進來。莊丁走出望著黃天霸說道：大爺請你進去呢。天霸答應，跟著走了進去。瞥見廳上立著一人，兔耳鷹腮，打諒必是他了。趕忙走到廳上，說咱們頭兒，昨日從這裏去後，底下一句尙未說出，郎如豹忙着問道：那事會辦妥了不曾？黃天霸聽說，暗道上了路咧。即跟著說下去，辦是辦了，但是還差點兒。郎兒豹說：難道那個正數還不敷用麼？黃天霸道：叫咱前來，請你老翁進城一躺，該事還有多少話，非同你面談不可。但事不宜遲，恐怕生變，你老自主罷。郎如豹聽說同我商量，莫若就同他去走一躺，好的。蔣熊今日才去，斷沒有那樣快法；如果刁仁代咱彌縫得一點事沒有，咱也可將蔣熊找來，省得那樣做法。主意已定，因道：黃老三，既是你頭

兒招呼我進城，又累你跑這一趟，我就與你同走罷。說著就叫莊丁備了兩匹驢子，給黃天霸一匹，二人出了莊向城而去。計全等早已看見，便在下面跟了上來。走未多遠，黃天霸打了一個暗號，只見計全等一擁而上，把郎如豹從驢子上捉下，黃天霸也跳下，將他捆好，綁在驢子上面，用手牽著，帶回城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眞土豪伏法受誅 假知縣虐民酷吏

却說黃天霸將郎如豹騙到莊外，就驢子上捉將下來，當時細綁停當，就把他縛在驢子上，連夜押解進城。到了沐陽，天才大亮，當下來到行轅，將郎如豹交人看守。黃天霸等打聽施公已經起來，進去將騙郎如豹的話說了一遍。施公大喜，也將張桂蘭、郝素玉二人，夜間捉住刺客的話，告知黃天霸、關小西等人，又嘉獎了幾句。黃天霸等退出，施公便命速傳沐陽知縣，即刻來轅訊案。又命將原告人等傳齊聽候發落。一會子沐陽縣到，參見畢，施公升堂座，知縣坐在橫頭。施公望沐陽知縣道：貴縣與郎如豹是何交情，幫著他殃害百姓？沐陽縣躬身說道：卑職辦事不明，或者有之，若說狼狽爲奸，斷乎不敢。說話未畢，施公又道：郎如豹現在他們都來告你的惡跡呢，快講。郎如豹道：小人在李海島慣打抱不平，並無奸佔謀奪情事，這所告的皆是素來刁頑之輩，全無

實據。施公尙未開口，只聽那些人齊聲喝道：青天大人明見，小人等皆是安分良民，不敢爲非作歹，大人萬萬不可聽郎如豹的話呀！施公喝令不許嘈雜，本部堂自有主見。因又問道：郎如豹，這些告爾的，全是刁頑之輩，他們的確都不姓刁。到有個姓刁的與你最爲相契，說着喝令帶刁仁。少刻刁仁帶到，施公問道：刁仁，你的好朋友在此，你有什么心腹，可以在本部堂這裏同他講說講說。刁仁見說，只是低頭不語。施公又道：刁仁，你看下面跪的，可是你的好友不是？刁仁回頭一望，見是郎如豹，只嚇得汗流夾背，望上叩頭說道：小的知罪，求大人開恩。施公道：爾所做之事，爾但從實招來，本部堂或可從寬發落，倘有半字虛謊，定卽嚴重治罪。刁仁沒法，只得將已往之事一一供出，但不敢說出指使郎如豹行刺的話。施公冷笑一聲，又喝令帶蔣熊。少刻蔣熊代到，施公便叫蔣熊與郎如豹對質。蔣熊便向郎如豹道：在咱看你招了罷，咱與你生來是好友，將來死了還同你在一處，你還有什麼辦不來的事，還可以叫咱給你去做。咱今日雖爲你而死，咱却不怨你，咱只恨那縣差刁仁，他叫你這個主意，前來行刺，以致與你都死在眼下。郎如豹你快些從實招罷，免受刑具之苦，而且人都有一死的，今日死了，二十年以後，又是一個好漢，算什麼呢？你平時做的事，咱也勸過你兩回，你都仗著縣太

爺的那一班王八羔子的勢，直不相信。今日被人告了，也算抵充過去了。郎如豹抵賴不過，只得一一招出。又將刁仁如何指使的話也招了出來。刁仁也無可抵賴。施公又命他們三人畫了押供，當批了個就地正法，立刻綁赴市曹，暫首示衆。又命知縣先將趙三放出，所有郎如豹佔奪民產田地，一槩還原主執業。又命知縣安速往李海島查抄郎如豹的家產，並將周胡氏孫女巧兒交出，着於郎如豹家產中撥出紋銀百兩，交周胡氏代回，好爲巧兒將來出嫁之資。知縣唯唯，趕急前去辦畢。百姓歡聲載道。施公又將知縣擬了罪名，說他縱容差役，結交土豪，不恤民情，私收賄賂，着卽行革職，發往軍台效力。遞遺員缺，再行選補。諸事已畢，隔了一日，大家動身。縣城印委各官恭送如儀，不必細說。這日剛到贛榆縣界，只見一伙人跪在橋前，手捧呈詞，口稱冤枉。施公命人將呈詞接上，打開一看，是個公稟，上面寫著：

具稟紳士民人書差，爲贓官不法，酷吏虐民，環求伸雪事。竊因贛榆縣知縣謝養儒，自上前七月到任，不恤民情，誅求無厭，廣結強徒，奸佔婦女，境內盜案疊出，大半皆是本縣親隨家丁所做。民間何罪？書吏何辜？若再容留，民不堪命！爲此情急，環求青天大人迅賜拿問，以重國典，而安民命，實爲公便。上稟再謝養儒凶惡異常，以

宜不動聲色，密拿到案，庶不漏網。合并聲明。

施公看罷，招呼衆人先回，本部堂爲汝等除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施賢臣閒話論職官 黃天霸賣拳逢惡僕

却說施公當下找了客店歇下，自有店小二招呼不表。施公當與計全等商議道：「剛才那一起控贛榆知縣謝養儒的人不少，果有此事，本院想那謝養儒是個兩榜出身，而且部選出身的，我想此時恐怕另有別情。本爵的意思，欲去暗訪暗訪，就於明日假傳本爵感冒風寒，不能前進，我却暗裏輕車減從，計賢弟與黃賢弟打扮江湖賣藝的模樣，同著本爵前去，在客店內住下，訪了三天日子，等得了實在情形，再行拿辦。大家齊道：大人明見。計全道：卑職與天霸自然跟大人同行，但是沿途保護，惟嫌其少。卑職之意，可令關太李昆等陸續前進，俾有備無患。」施公隨命李昆關太爲第二起，金大力何路通李七侯爲第三起；王殿臣郭起鳳張桂蘭郝素玉爲第四起。進城以後，可在城隍廟探聽。吩咐已畢，一夜無話。到了次日，裏面傳出話來，大人今日身體不爽，暫緩動身。施公便與黃天霸計全施安施孝悄悄出了店門，離鎮不遠，施公雇了一匹驢子，在前慢走。黃天霸計全扮作賣藝，在後跟隨。在路行程，不過一日，已抵贛榆縣。施公開發了

驢錢，五個人入城，找了一個客店，分開住下。當晚施公便與店主人談道：在下是從京都走此經過，聞得貴處是個熱鬧地方，在下意欲在此擺個命館，相煩代在下租賃一間房屋。店主人道：還未請教貴客尊姓大名？施公道：在下姓方，名人也，外號一豆山人。店東尊姓呢？店主人答道：小子姓吳，名喚天佑。於是吳天佑便向施公開談起來，說道：先生，你老不知做地人情，不知本地風俗，向來做地風俗純厚，只因去年來了一位新任縣太爺，叫個謝養儒，一到此間，就把我們本地鬧得個不成話，說好淫婦女，苛徵錢糧，終日派出親隨，專在那熱鬧地方勒收規費，無論何項生意，他總要捐收銀錢，還有一件，只要看見人家少有姿色的婦女，便叫他親隨人暗地訪明住址，於夜間劫去任其所爲；書差家眷如有好的，亦是如此，而且盜案疊出，無處尋拿，即訪出，皆係本衙門所做的。因此人人側目，個個冤含。先生你說要開命館，不是在下勸先生不必，即是每日賺錢，也是替狗打食，這是何必呢？施公道：地方上有這樣的官，難道紳士不告麼？吳天佑道：怎麼不去控告我們此地屬海州所管，也曾公稟海州，爭奈州大老爺懦弱無能，雖傳諭下來，令其改過，縣太爺終是不睬。現在聽說有位總漕施大人早晚要到了，他老人家最是精明有膽量的，光景本地鄉紳民人，以及書差人等，候他老人家到了，

還要去告求他老人家伸冤呢。施公聽說暗恨道：謝養儒你如此作爲，枉將兩榜與你了。因道：承指教，咱明日就不去租房開命館，但你們貴地有什麼最熱鬧的地方，可以頑耍頑耍呢？吳天佑道：離此不遠，有座都天廟，裏面最爲熱鬧。施公聽罷一切，當說了一句：明天會罷，就此進房安息。黃天霸計全二人也聽得清楚，就到施公房內說道：卑職的愚見，明天大人可無須出店，等卑職二人去都天廟裏賣拳，單看如何情形，回來稟復。施公道：此話也好。到了次日，黃天霸計全二人就帶了鎗棒，出了店門，望都天廟而去。一會子已到，二人檢了一處寬闊地方，打了個場子。黃天霸走在當中，將手一操，四面打了個揖，口裏說道：在下姓王，名叫英標，這位朋友姓李，名叫天龍，都是北直人氏，因向南方找個朋友，到此脫了盤費，只得耍兩手拳給衆位瞧瞧，耍得好，望諸位們賞個盤費。於是計全執棒，黃天霸執槍，對面耍了一套，只見那些看的，十個八個三個兩個的錢擲了下來。黃天霸計全將錢拾起，約了約數有百文光景，拿在手內。忽見有人走到面前，喝道：你這兩廝，全是賣了得了錢，咱們的規矩，你可知道嗎？黃天霸說：不知道，你尊駕貴姓？那人道：咱叫王六。黃天霸道：王老六，咱看你到是個朋友，怎麼鬧到窩裏來了？王六道：咱不知道什麼窩不窩的，奉了縣太爺的命，按地收錢，以助公費。黃天

霸道：你太爺便怎麼狐假虎威，可笑不可笑？王六舉手就向黃天霸打來，天霸見那來得切近，不慌不忙的，說道：別動手，有話慢講。說著順手就在王六胳膊拐子上一控，只見王六臉一苦，哎喲一聲沒喊出，但見一隻手伸得逼直，還是惡狠狠的不住的亂嚷。計全又把他罵了幾句，王六不敢動手，但說是好的，咱同你去見縣太爺去。旁邊站的閒人，見他們爭鬪起來，就有人上來解和，因望黃天霸道：朋友你初到此地，不知道這裏風俗，你就隨鄉入鄉罷。計全道：既是這等說也罷，只得看着諸位的面子，給他規矩便了。說著便將方纔收的錢拿了出來，遞給王六。黃天霸計全也收了槍棒，望客店而去。畢竟施公可訪出真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假知縣縱僕行凶 真欽差定計除害

却說黃天霸計全收了槍棒，剛到客店，碰見李五小西，各人走到施公房內，將都天廟賢拳過見惡僕王六的話說了一遍。施公暗暗切齒，二人又將李昆關小西來了的話告訴。施公點頭，便命黃天霸悄悄到外面去，將李昆關小西二人傳進來。黃天霸答應出來，打了一個暗號。李昆關小西全知道了，當即跟了進去，先給施公請了安。施公就把前項的話告訴一遍。因道：此事須怎麼辦法，才好早代民除害？李昆等大家說道：不

知這個知縣生得什麼模樣，等卑職們前往縣衙，且去撞撞，能遇他出來，或訪得些消息，便好去捉他來問。施公道：此話甚是有理。正自說著，只見店外一片喊殺之聲，施公趕著走出店堂，望外一看，只見兩三個大漢拉著兩個做生意的模樣，一面走一面哭道：我們一天能賺幾個錢，那裏有這許多供應，求你們這些大爺們積積公德，在縣太爺前方便一句，我們五日後定照繳；若至期不將款項繳出，情愿領罪。那大漢那裏肯聽，拉著就跑。李昆就跟了去看，回來說道：兩個人被他們痛打一頓，打得兩人哀哀啼哭，那大漢才撒手放他回家，惡狠狠的進去。卑職忍着氣，等大漢走了，悄悄問那兩人，到底欠著是什麼款項？那兩人說是一個開雜貨店，一個開小飯店，皆係小本營生，借此餬口，從來是沒有這個錢把衙門裏，自從這個瘟官到任後，他硬定下這一條例來，硬派我們每月出一吊錢，叫做規矩。到期就要，若過了期就不答應。我們剛剛這兩天沒有錢，他就將我們拷打，我們只才是有冤無處伸。那些差役也個個的在那裏罵。卑職聽見這話，那就問他們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不去告狀呢？那差役又道：不必說是告他，不瞞你說，隨什麼法兒想了，都不中用。後來大家齊心，暗暗的進去行刺，只要他刺死了，送出一人抵償，都是上算的。爭奈他防範甚嚴，好武技的人又有兩三個，皆是飛

檐走靈，明說是親隨，實在如同大盜一樣。方纔兩個大漢一叫薛霸，一叫朱龍，還算衙門裏頂好的呢。卑職還想問他底細，忽然說裏頭喊，他們即刻走了，卑職也就回來。据卑職看起來，總不是個正路，須得想個法兒，將他拿住，好爲百姓除害。施公道：本爵到有個計較，只是對不起二位賢弟。小西聞言，說卑職受恩深重，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天霸說道：大人的意思，卑職已猜八九，莫非還要卑職內裏暗助麼？施公道：正是此意。我因這個知縣是個好色之徒，見色必貪，用美人計購之，庶幾萬無一失。二人齊聲說道：此計甚妙！卑職等定叫妻子前去作爲內應，快叫施安星夜趕回，將他們一起招來，以便併力擒捉。說罷各人出去，計全向街坊上豁豁眼目，忽然見有一人好像朱光祖模樣，欲知朱光祖說出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朱光祖暗地說原因 施賢臣巧使美人計

話說計全在店門口，忽望見朱光祖從門外經過，計全趕出門把朱光祖喊住，一齊進入店裏。計全即將光祖帶入後面，見了施公請安已畢，施公叫他坐下。朱光祖坐在一旁，說道：民人前在鳳凰嶺奉到鈞諭，請計守備轉稟下情，現在還未料理清訖，祇因昨在一處，風聞江湖中人云，有一著名強客，於半路截殺知縣，他便冒充將去，當時却不

知是何縣分。後來聞言這假知縣姓毛名如虎，是奉天人氏，武藝出衆，本領驚人，手下有兩個結拜弟兄，一名于亮，一名畢超，這二人也是絕好武藝。但知在江蘇山東交界地方，今聞如此，恐怕便是這人。若果是毛如虎，民人見過他一次，待他出來，讓民人看他一看，如果真是他，却不可以勢力捉他，只能以計誘之，或可易于擒獲。不然，這如虎練就一身刀鎗不入的本領，所以人都不能奈何他。將來捉住他，必須用檀木削成圓棍，由後殺道搗入，他便畏懼，不然斷不懼怕。到那問罪的時節，亦必如此，然後刀才能入。施公聽罷，笑道：壯士因何得知這個法兒的？朱光祖道：民人早知有此工夫，只叫運氣工，將週身的運在一處，便可刀鎗不入。剛纔所說係得諸傳授，非此決不能行。施公點頭，說壯士尚有妙計否？朱光祖道：愚魯不才，何得有計。施公道：某有一計，已與他們言過，撥須如此。朱光祖道：民人說出，有恐見惱於黃賢弟。計全道：朱老兄弟你不知道，我們關賢弟現在也蒙大人恩典，給他娶了弟婦了。你說怕惱黃賢弟，獨不怕惱關賢弟麼？朱光祖道：關賢弟是何時娶的呢？愚兄却不知道，失敬。計全又將郝素玉的緣由說出來，朱光祖大喜，望施公說道：有此二位內助，此天助成功也！但臨去之時，民人還有一物給他帶去，以便臨時應用。因爲毛如虎奸狡異常，就是張郝二位弟媳給他賺

去，起先萬不可就允，必得故意留難，等他將要動怒，彼時再勉強允之。只因毛如虎疑心頗大，若一口便允，恐被他看破，反爲不美。必待將他騙定，然後以此物撒入酒中，使他迷亂，便可動手；一面大家接應，如此便穩當了。施公道：據某之見，張桂蘭、郝素玉明日到此，着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同他們往都天廟去賣技，以何路通、金大力作爲張桂蘭、郝素玉二人的胞兒，能叫毛如虎一齊賺去，裏面就有個幫助。次早施安就回去調取張桂蘭等人。朱光祖用過早點，出去閒逛，走了兩條街，聽得鑼聲響亮，街上人說道：縣太爺出來，少停轎子已到。光祖子細望去，正是毛如虎，前後隨從除本署差役以外，大半皆是綠林中人。朱光祖看了真切，等他的轎子過去，朱光祖也就回去稟知施公。衆人均各大喜。過了一日，張桂蘭、郝素玉等人皆到，大家仍分開住下。陸續給施公請安，到了晚間，店中人都睡靜，施公才將衆人傳齊，並與張桂蘭、郝素玉說明道：二位夫人，此事本不應有屈二位，但事關除害，不得不聊以行權，待事成之後，本部堂定當具奏入告，請旨嘉獎。張桂蘭、郝素玉同聲說道：願效犬馬，決不敢有負大人恩委。但不知如何去法？施公道：張夫人前盜木爵金牌時，曾扮作江湖賣技女子，今仍此法去賺強人。此地有座都天廟，內中頗爲熱鬧，你二人可到廟中耍演起來，另着何路通、金大力

二人一同前去，作爲兄妹，一面再請朱光祖暗地探聽。次日張桂蘭郝素玉，打扮了那走馬賣藝的模樣，何路通金大力亦改扮停妥，都要暗藏兵器。張郝二人又藏袖箭銅鎚，直望都天廟而去，要演雜劇。欲知張桂蘭郝素玉如何到縣裏內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都天廟姊妹雙賣藝 贛榆縣強寇中機關

却說張桂蘭郝素玉，隨同何路通金大力到都天廟要演雜劇，到了廟內，先揀了一塊地方，將木架支起，繩子拉平，棍棒丟在一處。何路通金大力二人打開場子，廟內的閒人就團團的站了下來。又兼張桂蘭郝素玉二人生得美貌，因此看的人越聚越多。只見何路通望著金大力說道：「老夥計，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們先耍一回鎗棒，算個請客的帖，邀人的單罷，看得好，多賞些錢。」說罷，何路通執棒，金大力拿了齊眉棍，一人打了一回，看的人雖然喝采，只是沒有人把錢。金大力道：「老夥計，咱們歇一歇罷，換咱女夥計們來耍。」因換道：「女夥計，素玉道：此話不錯，咱們耍起來罷。」張桂蘭又道：「你們諸位聽真，咱們姊妹耍的是拳棒，不是耍的是戲法。」說罷，只見兩人立了架勢，一拳一脚的打了起來。起先還是慢慢的拳來脚去，後來便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飛舞踢跳，躡跳退縱，各盡所長，兩人打在一團。看的人已目不暇及，只聽喝采之聲不絕。

於耳。衆人正在目不轉睛去望，瞥眼間已見他二人各立一邊，手拉手望着衆人笑道：「咱姊妹們已經耍了一套，耳內聽得喝采之聲到也不少，光景咱們倆沒有錯，現在可要討錢了。」一言未了，只見那些人掏出錢來，向着他二人如雨點般打下來。金大力何路通二人將錢拾起來，約有二三百文光景。張桂蘭郝素玉看了看錢，便向金大力二人說道：「哥呀，咱是再不上你的當了，耍了一會費了多少氣力，你說有人家把銀子，連銅錢還沒有百十文呢，咱們是不耍了。何路通道：還是走兩道索，給諸位看個熱鬧，包你有人賞你們大塊的銀子。」郝素玉道：「咱是不耍，看著這許多人，還不如前月在徐州那個朱公館裏面耍了半日，除老爺太太賞的不算，就是那個二少爺，一人還賞了四兩銀子，還留著我們喫飯。」金大力道：「可不要這樣說，你們倆再將那索子走了兩套，諸位老爺看高興了，却說不定也會把咱們喚到公館裏面去耍，那就有了銀子了。你們沒有貨，怎樣賺人家錢？」張桂蘭說道：「妹妹就上去耍兩套給大家瞧瞧，或者有個鬪老看高興了，叫咱們到他家去耍，也未可知。」說畢，於是二人取了竹竿子，又將竹子兩頭綁些沙袋，張桂蘭由東邊繩子上去，郝素玉由西邊繩子上去，兩人在繩子上走來走去，又做了許多的張飛賣肉，猿猴墜枝，燕子雙飛穿簾，雙龍戲水架式，真是人人喝采，

個個稱揚。一套耍畢，兩人坐在繩子上歇息歇息。金大力何路通四面收錢，忽見人堆裏鑽進了一人，望著何路通說道：「呔！你們在這裏耍這行當，可知道這裏規麼？何路通聽說，將那人打量了一回，知道是那個路道，忙笑嘻嘻的說道：「你老人家尊姓？在下所帶著兩個妹子，大的喚蘭香，小的喚梅香。薛霸道：「咱家縣太爺，平時最喜看這頑法，爾等可不要在這裏耍了，跟我到衙門裏耍一會子。若是咱家太爺看合式了，自然一定有賞的。」何路通望他們說道：「快下來罷。」張桂蘭郝素玉聽說，登時跳了下來，把木架拉倒，繩子捲起，棍棒扎好，那些人也就不一哄而散。張桂蘭等收了傢伙，穿了衣服，就跟著薛霸望贛榆縣署而來。一會子已到，薛霸先進去說明。毛如虎聽見此話，好不歡喜，便叫他進來。薛霸復走出來說道：「趙大太爺喚你們進去呢。」何路通金大力等走了進去，一直來至上房，只見毛如虎坐在當中，雖屬俊秀，只是滿臉凶氣。薛霸在旁說道：「這就是縣太爺，你們大家須要見禮。」何路通金大力等，強屈了屈膝，便叫張桂蘭郝素玉上前行禮。毛如虎趕著蘭道：「你二人就叫蘭香梅香麼？」桂蘭道：「咱叫蘭香，他叫梅香。」毛如虎道：「你多大年紀了？」張桂蘭道：「咱今年二十，他十九，咱是姊妹兩個。」毛如虎道：「你倆會走麼？」桂蘭道：「會雖會走，只是不精。」如太爺賞臉，還要請包含。」毛如虎道：「本縣是最

喜歡的。便向下說道：你叫他兩哥子在外面喫飯，蘭香梅香咱留他在裏面喫，等喫完飯，便叫他們耍起來。手下答應，將何路通金大力領了出去。毛如虎見他二人出，又叫人將于亮畢超請來。一會子都到。一見張桂蘭郝素玉，皆是魂不附體，坐下便言三語四，評頭評腳。張桂蘭郝素玉也不客氣，揀好的喫了一飽。毛如虎在席上便問道：你這女子兩個，曾有婆家不曾？張桂蘭道：都不曾有。毛如虎道：如本縣這樣人物，你可愿意嫁他罷？張桂蘭道：但須六禮周備，還要我哥哥答應，方可允從。要知張桂蘭郝素玉二人之事，如何說謊，如何捉拿，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毛如虎醉後被擒 黃天霸急中誘敵

話說毛如虎見色迷心，欲得張桂蘭郝素玉二人成爲夫婦，張桂蘭遂以哥子作主爲詞。毛如虎心中暗想，據咱看來，他兩個哥子不過得些錢，便可允從。咱何不如此待他，喫了飯，便把他哥子喚進來向他說明，諒他不敢推辭。萬一有什麼不允，只須硬做他，又其奈我何？主意已定，飯也喫完，卽叫將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喊進來，說：趙大你兩個妹妹生得頗好，本縣適才問他會否嫁人，他說還不曾擇配，本縣的太太不久因病死了，正欲續娶，又因無此美貌，今見你妹子如此人品，本縣意欲娶了他成爲夫婦，眼見

得是兩位縣太太，就是兩位也算舅老爺了。再給你們二百銀子，做一個別的買賣，免得去賣拳。你們二人可斟酌一會子，愿意不愿意？何路通聽說，趕着回說：這太爺的抬舉，有何不愿。但是小妹粗陋，不能伏侍，如不厭棄，謹遵台命。張桂蘭說道：大哥還是在這裏，還是就要走呢？何路通道：你們嫁了太爺，咱與你二爺還在這裏做甚呢？自然是走呀。張桂蘭道：我也不嫁你了，我們在這裏，連個親人也不看見，你要欺負我們，伸冤的地方都沒有。你們要在這裏，我就在這裏。何路通道：你們嫁了太爺，我雖在這裏，我不能自主，要太爺答應呢。毛如虎聽了這番話，趕着說道：趙大你們倆可不要怪我怠慢，就請你倆常住下，令妹才得安心。何路通向知縣道：咱們在此地又沒有事做，可請太爺招呼個把人，帶着咱們在衙門裏各處逛逛，使咱們見見世面。毛如虎也就答應，當即叫人帶出去各處去逛。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將各處出路暗暗記清，以便夜間動手。再加毛如虎見平白的得了兩個美人，心中好不暢快。廚房裏將酒席擺出，大家痛飲慢表。再說朱光祖在都天廟內混在人叢裏，見張桂蘭等已被毛如虎賺去，即刻回客店去告知施公，便命黃天霸關小西李公然李七侯四人前去接應，便留朱光祖計全王殿臣郭起鳳在店保護。黃天霸等只待二更時分，便去縣衙準備捉拿強人。話

分兩頭。毛如虎當晚先在外面陪著大家飲了一回，席還未終，就命人端正一席送入新房，辭別衆人，自入房內請二位娘子安歇罷。張桂蘭道：「咱姊妹每人再敬三杯。」素玉端著杯子，在口唇上靠了一靠，遂與毛如虎說道：「咱兩喝個快活酒，等會就去成仙。」趁這時候，張桂蘭已將朱光祖把的那包蒙汗藥酒放入壺內。毛如虎見郝素玉敬上酒來，當即一口飲進。張桂蘭也已斟上一杯，毛如虎又一氣飲下，一連斟了七八杯，通飲了下去。此時被蒙汗酒灌得多了，他已動彈不得。張桂蘭閉上房門，郝素玉將他拖番在地。於是二人卸去外衣，抽出佩刀，取出暗器，拿了一根粗麻繩，將他四馬倒懸，蹄纏了結實。素玉用佩刀在毛如虎大腿上，一連搨了四五刀。張桂蘭將他兩只膀子砍離骨節，毛如虎連哼都沒有哼一聲，但見身子一動一動的在地下。張桂蘭郝素玉二人各事妥當，張桂蘭便輕輕開了窗格，躡出去了，就此望外一跳，早見上面有個黑影子，彼此擊了一掌，知道是自家人。桂蘭近前一看，正是黃天霸，當即說了個暗號。天霸就招呼李公然、李七侯，他二人答應。關小西不慣上高，只在牆外接應。於是天霸等人同著張桂蘭輕輕的跳下屋來，仍叫張桂蘭郝素玉看守毛如虎。黃天霸與李五便到各處搜尋伙伴，方轉到花廳後面，却巧會見何路通。天霸三人去捉畢超于亮，到了畢超

房門口，黃天霸便大喊一聲，好大膽的強盜！畢超正自睡覺，忽聽得一聲喊叫，一礮碌爬起來，取了撲刀，卽迎將出來，望着黃天霸舉刀便砍。此時合署的人俱已驚醒，凡是毛如虎的人，俱幫著畢超廝殺，其餘的就幫著黃天霸喊叫拿人。黃天霸與畢超刀來刀往，兩個只是不能取勝，却好殺個平手。李公然見畢超殺勝了天霸，忙取了彈子，望著畢超打去，正中畢超額角。畢超喫了一驚，虛幌一刀，跳出院落，復一縱跳上屋面。黃天霸看得真切，手一昂一枝金鏢打了出去。畢超出其不意，躲避不及，只聽叮咚一聲，跌落在地。却好李公然趕上前將他按住，用繩索綁好，拋在一旁。此時黃天霸正擬去擒于亮，只見李七侯何路通二人趕著一人去殺，忽然不見。欲知于亮曾否被擒，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于亮敗走何路通 施公嚴訊毛如虎

話說金大力聽見黃天霸那一聲喊，早知毛如虎被擒，他也提了齊眉棍打了出來。方到花廳，只見對面來了一人，却是薛霸也拿著木棍出來。金大力大聲喊道：你這王八羔子看規矩罷！說著便是一棍。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哎呀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只見薛霸血流滿面，躺在地上，一會子就一命嗚呼。於是金大力又往各處找那些親隨僕役，

打了個落花流水。李公然便望黃天霸道：毛如虎今已被捉，他的餘件都已擒住，只走了于亮，好在路通七侯已經趕去，諒那廝也逃不了。咱的愚見，此時已是天亮，不如將大人接來，免得放心不下。黃天霸道：此話有理。因說道：咱先給小西個信兒，叫他先去客店送信，趕緊去。却好小西尙在牆外等信，一見天霸便問：何如？天霸道：得咧，你先去給大人送個信。關小西答應去訖。黃天霸仍回縣署，纔到堂口，忽見何路通滿面血污，用衣衿包住額角，攙扶著李七侯狼蹌而來。黃天霸問道：何大哥怎麼了？何路通低垂二目，將頭搖了一搖。李七侯道：咱倆去追于亮，忽然那廝不見，咱倆各處搜擒，那知這廝暗躲在牆夾道內，何大哥將要進內找尋，忽那廝跳出，劈面就是一刀。幸而何大哥讓得快，額角上已中一刀。咱雖追進夾道，那知這夾道是通的，又不見了，只得回頭來看何大哥額角被劈，因此將衣襟撕下來，給他包好了，扶持他回來，只可恨放走了于亮。黃天霸道：何大哥到裏面安歇一會子罷。於是找了一張舖給他臥下，又叫人燒了些米湯，給他喝了。然後來看毛如虎，此時已經甦醒，躺在地上，被網得一點不能動彈，又兼兩膀兩腰俱受了刀傷甚重，但聽他口裏讓道：被你這兩個丫頭所賺，也是合該咱的氣數已到了。黃天霸走近前來，向毛如虎道：好大膽的賊囚！你敢截殺命官，冒充

知縣荼毒生民。二人在那裏痛罵，只見有人匆匆進來說道：大人來到。天霸等一聞此言，仍命張桂蘭郝素玉看守，迎接出來。施公進了煖閣，各人跟隨來至書房。施公坐下，當有合署差役上來給施公叩頭請安。齊聲說道：蒙大人恩典，今將本縣捉住萬民感恩不盡。施公說道：汝等可知他不是姓謝，實是大盜毛如虎，半途截殺謝養儒，他便冒領文憑，來爲民牧，地方安得受其害？對守備吳邦漢道：爾是武職，亦有緝捕之責，何以平時漫不經心，殊爲荒唐之至。吳邦漢嚇得戰戰兢兢跪下求道：守備實在不知，罪該萬死，還求大人格外施恩。施公便喝道：明早督同全營兵丁前來，聽候本部堂嚴訊毛如虎。吳邦幹遵諭退出。只見奉命去查毛如虎的家眷的人回來稟道：前任止有主僕十人，除是首犯不計外，今已格殺三人，身傷五人，在逃一人，所有署內婦女共計六人，皆係名爲價買，實則奸佔。施公聽罷，又命將婦女六人一并收押，明早候訊。分付已畢，黃天霸纔將何路通被于亮刀砍額角，受傷甚重，致被于亮在逃，現在何路通必須靜養數日，方可全愈。施公答應，大家退出。次日一早，守備吳邦幹督同全營兵丁，來到署堂伺候。一會子施公升堂，各官環列左右，兵丁手執刀槍，環立階下。施公命傳原告少刻本城紳士書差鄉民一起環跪堂上。施公曉諭一番，命先退下，聽候本部堂審問。

該賊說罷便命捉毛如虎立刻把毛如虎提出押到堂上。施公喝令跪下。毛如虎大罵道：「咱被你詭計所算，要殺便殺，何得跪爾？」施公大怒，喝道：「爾這大膽的狗強盜，膽敢截殺命官，盜取文憑，冒充知縣，命夾起來。」差役將夾棍在毛如虎腋下夾起，咯噔一聲，夾棍截作兩段，堂上堂下無不驚訝。畢竟毛如虎可能審出真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用奇刑假知縣招供 梟逆首勇副將監斬

却說毛如虎使出運氣工夫，施公笑道：「好大膽的逆賊，本部堂早製一物預備給你受用，今爾挺刑如此，本部堂不能不給你受用了。」說著便命施安將新置刑具取來。施公即刻取到，擺在堂上。書差人等但見檀木做成，約一尺長短，通體圓滑，上粗下細，一根木棍安在一張檀木板橈中間，下面有關棒子消息，彷彿木驢情形。朱光祖關小西黃天霸三人一齊走下，將毛如虎拖上板橈，左右按定。朱光祖便將木棍從褲子外鑽入穀道。施公又命兩人鞭背，兩人在他腰上用夾棍夾起。毛如虎此時被木棍搗入，氣運不來，又兼夾棍背花，痛楚難受，只得喊道：「罷了，罷了，施不全你不要動手了，咱招出給你去邀功罷。」施公命鬆了夾棍，住了鞭背，便喝道：「你可從實招來；若所招不實，刑法從事。」毛如虎道：「咱不招則已，既招尚有什麼虛言。」因道：「去年八月間，咱從奉天同著兩個

伙伴，一叫于亮，一叫畢超，欲往南方幹一輪買賣，便到北京看看風景。這日走至山東兗州府境內青草山，見有三個過客跨著牲口，咱只道他是經商大賈，便上前刦取財物。及至被我們三人，一人殺了一個，搜其身畔，只有一百多兩銀子，另有一張文憑。咱將銀子取了，把文憑藏好，復將三人俱埋於青草山內。因自思有了文憑，何不就去到任，做個現任官兒，也覺有趣。於是就將于亮畢超兩人充作官親，另外又伙了幾個亡命到此，這是截殺謝養儒冒充知縣的實話。若問殘害百姓，咱只知道索取規費，勒派地丁，有那個做賊官的回來，咱知道了，同著于亮畢超前去刦掠他的財物。他就到縣裏來告，咱只說這宗財物，也是暗中刦奪而來，就被人家刦去，也還可以抵充，其實就是咱們取來使用了。至於姦淫婦女也是有的，現在此間還留著五六個，有的名爲價買，實是暗佔；有的是暗佔而圖其歡樂；咱若不在這色上用工，也不至於遭你這美人計所賺。這都是咱爺爺一生莫大所爲，別的事咱就不知道了。施公聽罷，命人錄了口供，又叫人將那些被姦的婦女提來。施公一一問明姓名住址，當飭差役傳知父兄當堂領回。又命將那些受傷未死的提來審問。一會子提到，跪在地上。施公問道：你等叫甚名字？膽敢隨了毛如虎作惡，你等快從實招來，若有半個虛浮，不免皮肉受苦。只聽

得下面說道：小的名喚張三，本是萊州人氏，因上南方尋親不遇，毛如虎他說是現任知縣，欲雇家下服役；因此小的纔來跟他，委實不知他是假的。自到此地，並不敢助紂爲虐，衙內所有一切經手事件，皆是薛霸所爲。施公便問誰叫薛霸？金大力便上前回道：薛霸前夜爲小人用棍打死。施公聽罷，又問別人，大半相同，皆是爲毛如虎所雇。施公又問本署差役是否屬實，有無所爲作惡的情事？本署的書差也是說薛霸最爲可惡，所有勒索規費，誘騙婦女等情，皆出薛霸一人之手。施公便命各責一百板，備文遞解回籍。差役答應，就將人各責罰已畢，先行收監，俟備文遞解。施公判道：毛如虎敢以著名巨盜，伙合羽黨于亮畢超，於山東兗州地界，截殺部選原任贛榆縣知縣謝養儒等主僕三人，卽盜取文憑，頂名冒替，馳赴縣任。半年以來，姦盜邪淫，殘害百姓，無惡不作，小民受害，國法難容。只聽得炮嚮一聲，劊子手走上一刀，毛如虎跪在一旁，頭已落地。復由劊子凌遲，卽將首級送監，斬官驗看，便命代赴縣署懸竿示衆，然後各官回衙。施公便命計全暫行署理縣事，一面扎飭山東兗州府前往青草山，起驗謝養儒及家丁尸身三具，妥爲封驗，併傳家屬領取尸棺。再由該地方官罰給恤銀一千兩，爲謝養儒家小養贍之費。一面具奏請補贛榆縣缺。當晚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寫道：頭品頂

戴漕運總督兼巡按御史世襲一等侯爵臣施士倫跪 奏

爲巨盜要殺命官，頂名冒替，僞充知縣，殘害百姓，當經訪拿審明，就地正法，并請旨簡選知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行抵江南海州贛榆縣城，據該縣紳商士庶出境攔控，現任贛榆縣知縣謝養儒，貪贓枉法，勒索規費，誘佔婦女，無所不爲，具告前來。臣當卽具准飭令原告聽候查辦，一面隨帶副將黃天霸，參將關太，改裝服色，潛入贛榆縣城明查暗訪，該縣劣跡，與原告所控，詢謀僉同，毫無捏飾，當時深爲疑慮。查謝養儒由進士出身，補授斯缺，何至辜恩枉法，至於斯極！其中頗有不實不盡之處。正在疑慮之間，忽據壯士朱光祖馳赴前來，密報該縣委係著名巨盜毛如虎曾於上年七月間，伙同于亮畢超，任山東兗州府界青草山地方害殺知縣，竊取文憑，冒赴斯任，并稱情愿協同緝獲等語。臣隨派朱光祖詳加偵探，是否屬實呈報。後復據朱光祖報稱，該縣實係毛如虎，不但爲著名巨盜，而且異常精悍，素有刀鎗不入之名，非力敵可以擒獲。惟好色太甚，可否以美人計去賺等情。臣聆察壯士朱光祖之言，似尙有當，惟難得貌勇兼備之婦女堪當此任。正深籌畫，旋據副將黃天霸之妻張桂蘭，參將關太之妻

郝素玉，奮勇當先，呈請前去。臣當卽准如所請，復派千總何路通，把總金大力，隨同張桂蘭、郝素玉，改扮江湖賣技脚色，在於縣城都天廟，耍賣雜劇，藉以引誘。並派千總計全，暗地偵探，是否爲其所誘。迨經千總計全報稱，張桂蘭等卽於本日由該盜頭目僞爲縣署之家丁薛霸，招徠演劇。臣據報後，隨卽派副將黃天霸、參將關小西等，前往協同擒拏。毋使漏網。該副將等去後，旋於次日報稱，張桂蘭與郝素玉自爲該盜頭目，招去薛霸，領帶進入縣署，卽於當晚用酒將毛如虎灌醉，因而擒獲。其黨羽畢超、頭目薛霸，亦於是夜格殺身死。于亮逞凶拒捕，勇悍異常，當經千總何路通格鬪多時，身受重傷，因被該盜逃走，未獲于亮等語前來。臣當就縣署將毛如虎提案嚴訊，始則挺刑不認，復經嚴訊，始稱於上年七月伙同黨羽，行經山東兗州府界青草山地方，見有過客三人，疑爲商賈，上前截殺身死。搜其身畔，見有文憑，知是候補贛榆縣知縣謝養儒，領憑赴任。該盜便將該故縣謝養儒及家丁二人屍身，同埋青草山內。一面竊取該故縣文憑，冒名頂替，前赴所任。迨經到贛榆縣任後，遂又使縱該盜頭目冒充家丁之薛霸，在外勒索規費，誘劫婦女，以供該盜欲壑。并於黑夜黨同伙羽畢超，于亮潛出，劫掠民間財物等情。臣研訊再三，供認如一。當經臣派令

副將黃天霸等，及贛榆縣守備吳邦幹，押赴市曹就地正法。其黨羽畢超、頭目薛霸，均各殺身死，應無庸議。至拒捕在逃之該盜黨羽于亮一名，復由臣通扎各地方官暨防營一體懸賞認真緝拿，務獲到案，毋任遠颺。并面扎飭兗州府起驗原任已故贛榆縣知縣尸身，妥爲殮殮，仍由該管地方官傳知該故縣家屬領取屍棺，并著給恤銀一千兩，交故縣家屬爲養贍之費，以示體恤。而安亡魂。所遺贛榆縣知縣員缺，查係繁難要缺，非精明強幹之員，不足以資治理。現經臣暫委臣千總計全暫行護理。應請

旨飭下部臣妥速遴選幹員補授，以重要缺，而安地方。所有臣訪拿著名巨盜，要殺命官，冒充知縣，遵例正法，并請

旨簡選贛榆縣知縣員缺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施公將奏稿起畢，當命幕友詹繕，以便入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逃強盜還去投強盜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

却說施公諸事已畢，此時已交年底，不及趕赴淮安，便在贛榆度歲不表。再說于亮逃走之後，便思無處棲身，因想海州地方有個落馬湖，內裏有座水寨，寨主姓李名配，外

號叫猴兒，李配專交結江湖上好漢，他有三個結拜兄弟，一名賽玄檀趙虎，一名出水蛟孫龍，皆是一身武藝。于亮便想到這個所在，何不前去投他，一則有了棲身，二則也請他幫同報仇雪恨。主意已定，便攆趕前去。走了兩日，這日已到落馬湖，原來這湖內尋常人不能進去，因湖之四面皆有排柵，暗藏響鈴，碰著消息，機關一動，船翻下去。把人拖出水面，押到寨中，聽候李配發落。且說于亮到了落馬湖，便雇了一船，上得船時，就叫開到寨內，使船的也不知道這湖內有那些故事，也就答應着。一直搖了進去，盪了一回，剛到柵口，只聽得一陣鈴聲響，使船的也不曉是觸動機關消息，到是于亮聽見，趕著喝令且慢。那使船的只顧用力向前使去，又水上一個旋窩，把那隻船旋的滴溜溜圓轉，片時間支持不住，已翻入水底去了呢。裏面守柵的知道了，人，立刻取了撓鈎，從水底拖將出來，用繩索綁好，押進寨內。頭目說道：奉大王的命，把剛才挈住兩人，押進去問話。嘍囉將于亮船戶押到大寨廳上，推在下面跪倒。李配坐在虎皮交椅上問道：你這兩個猪羊，因何來做奸細？快快從實說來，好憑大王的發落。只見于亮說道：咱姓于名亮，這個使船的，却不知他姓名，望大王爺容稟。咱與毛如虎是結拜兄弟，只因毛大哥在山東害殺贛榆縣知縣謝養儒，竊取他的文憑，冒做了贛榆縣知縣。

咱兄弟在他任上，還快活一年有餘，無人知覺；去年因來了個欽放總漕施不全，走此經過，不知他怎麼訪出真情，先使美人計，將毛如虎灌醉，復又遣天霸等人裏應外合，三更時分，一齊動手，將毛大哥捉住，并殺了許多伙伴。咱幸虧跑得快，跑出城外。因思毛大哥已死，咱又嚴拿得緊，無處棲身，忽然起意，因想毛大哥在日，常說有一至好朋友在此，纔決意來投。大王若念江湖上的義氣，替咱毛大哥報了仇恨，咱情愿投在你老名下，做一名小卒。于亮說罷此話，只見李配大叫一聲，氣死我也！咱不把這賊官拏住，天霸小子擒來，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說。著將于亮繩索親自解去，讓在上面坐下。一面叫人將船戶放了。一面說道：于大哥，你既是自家人，你我可同心合意，共守此寨，不可稍存異心。又叫人將二大王趙虎，三大王孫龍，總管張才，請來相見。一會子都已到了，大家相見已畢，講論了許多閑話，無非殺人放火那一派強盜所爲。少時擺上酒席，五個人一齊暢飲起來。只有張才在下暗想懷思，代施公擔憂。你道這張才是爲什麼要代施公擔憂？原來這張才從前是惡閻王羅似虎家一個總管，因施公去訪羅似虎，見張才才是個老成人，後來將羅似虎捉拿，張才不曾問住大罪，登時放走。張才去後，就算了幾個錢去販買布，這日又因歇本過多，布又不能去販，走在半路要尋自盡，却又

遇著施公私訪，因此施公又助他些錢，以便添本。那知張才氣運太壞，走至落馬湖，被這伙強盜劫去，幾乎送命。也是他命不該絕，偏偏李配看他老成，就把他留在寨內做個總管。數年以來，也還相安。此時聽李配要去捉施公，所以在那裏擔憂。李配酒至半酣，與于亮談得合式，又結了兄弟。當喊人即叫于亮爲四大王。于亮好不歡喜。再說施公到了海州，忽然夢見一只馬猴迎面撲來，施公驚醒，却是一夢。暗暗推測，定是此地有個侯姓土豪，咱不免明日出去私訪一回。信步出了城，約走了二三里路，前面便是運河，只見擺渡的趕著笑道：你老可是叫船麼？施公道：咱要過河，你可把我渡過河去。再把你船錢便了。船上那人開言，忙即問道：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落馬湖施公被難 陰山洞張才設謀

却說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當即將施公騙謊上船。原來于亮這日派他出來巡哨，打探客商買賣。這運河只有一條汶港，通落馬湖內。可巧冤家路窄，偏遇着施公叫船。于亮將船搖到河內，便將船頭撥轉，直望上流搖去。施公在船內說道：船家，咱是過河的，爲什麼望上流搖去？于亮說道：你不知道這河內水急，若不提一提溜，如何過得河呢？施公聽說也還在理，便不再問。聽著于亮望上流儘搖，不一時進了汶港，于亮將篙

子插在港內，將船繫好，進得艙來，向施公說道：「咱請你上岸罷。」施公聽說，卽站起來往艙外便走，只見于亮出其不意，猛抬起右腿打去，將施公打在艙內，大聲喝道：「你認得大王爺爺于亮麼？」于亮大哥毛如虎與你何仇，便把他殺害。一面說，一面綁縛起來，拋在一旁，仍然走到船頭，將纜解開，篙子拔起來，操著槳直望落馬湖而發。將船搖近柵口，把響鈴抽動，守柵的開了柵門，放船進去了。于亮先叫人將施公看守好了，直入寨內。李配趙虎孫龍並總管張才迎接進去。李配問道：「賢弟今去巡哨，有什麼大宗買賣探聽回來？」于亮道：「賣賣倒沒有，却有一件喜事，說來可痛快人心。小弟前去海州，將船泊在北門邊河內，忽有個算命的叫船過河。小弟子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咱兄弟們一個大大仇人呢。」李配道：「莫非就是施不全麼？」于亮道：「專等大哥發落。」李配等大喜，以便剖心瀝酒，奠尊亡魂。一面又叫人備酒辦席，等祭奠後，好大排筵席，給于亮慶功。一會子衆嘍囉將施公押在廳上，李配喝令下跪。施公站立不睬。李配又道：「施不全，咱大王爺久聞你大名的，慣與江湖上的朋友爲難，你還仗着你黃天霸那小子等人，助著你殺害我等往事不說了，咱只問你毛如虎與你何仇恨？爲什麼將他捉住，殺死了他？你今日也到了爺爺手內，你尙有何說話？可能再叫黃天霸那小子等人前來麼？」施公

道：大王不可錯認，我實姓任，名喚也方，借此算命度日，家中還有老小，望大王詳察，不可以耳代目。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樣人？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樣人？怎麼將我任也方錯認作施不全？且便說我任也方殺害毛如虎，這可不是冤枉？李配大怒道：咱把你這賊官嘴能舌辯，且不管你是任也方，施不全，今既爲我捉住，便你真是任也方，也將你當作施不全，剜心出來爲那些死去的朋友祭奠。說着便叫人將施公拖至下面，把衣服脫去，露出心來，綁在柱子上。于亮執刀在手，只等上前開刀。張才站立旁邊，暗暗叫苦。只見于亮手執剛刀，要很很的走到施公面前，將刀尖對准胸膛，一刀剜去，只聽噹啷一聲，刀落在地。李配等頗爲詫異。只見張才上前說道：大王刀落在地，一定今日殺人不利。李配道：且讓他多活幾日，必須派個誠實可靠的人看守才好，不致誤於事。張才道：大王如果放心，卽交於小人包管無事。李配道：如此甚好，咱想這寨後有個陰山洞，四面皆水，且將他關在裏面，每日不與飲食，他縱不被刀殺死，也叫他活活的餓壞。賢弟可多派兩人妥當的看守，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一齊問他的罪名。張才答應，隨將施公放下，帶入陰山洞去，却暗暗送些飲食與施公，並與施公說道：大人不必害怕，小人名叫張才，前在羅四虎家當總管，後蒙大人救出，又蒙大人賞銀販布，只因

路過此地，被此處這伙強盜劫去了布匹，捉到此間，硬叫小人當了總管。今見大人，打算去送一個信，叫他們衆將前來，三日後必然救出。張才便即告辭，出去招呼了兩個心腹前來看守，又叫時常暗暗送些茶水之類。故此施公也不過於喫虧，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褚家莊天霸報信

悅來店張才陳詞

話說黃天霸各人尋找施公，尋了一夜不見踪跡，知道又爲歹人所騙，大家驚疑不定。李五道：「愚兄到有一計，欲知大人消息，必到褚家莊褚老英雄那裏一訪，或可得其消息。」黃天霸道：「小弟便去一行。」李五道：「賢弟須快去快回，我們這裏仍到別處尋訪。」賢弟一有消息，萬不可昧然行事，必須斟盡善，方好前去。天霸答應，當即辭別衆人，出了行轅，眞望褚家莊而去。不過一日已到，遂令莊丁通報進去，一會子裏面叫請，黃天霸大踏步進入。褚標在裏面已迎出來，彼此見禮，在廳上分賓主坐下。莊丁獻上茶來，褚標問道：「賢姪久已不見，大人想已安抵淮安，姪媳當亦安好。」衆朋友想皆如意。天霸道：「衆兄弟都好，姪媳亦好，都給你老請安。惟大人沿途耽擱，至今仍未到淮，現在駐扎海州。今小姪特地前來，因大人前日早間，瞞着衆人出去私訪，至晚未回。小姪等各處尋找，

杳無踪跡，定又有惡人將大人謊去。褚標聽說，大驚道：「據賢姪說來，敢是大人又爲強人劫去海州左近，到無甚強人，惟有那落馬湖猴兒李配。」天霸道：「又是怎樣一個人物？」褚標道：「講起李配這人，武藝精通，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且兼慣熟水性，能於水底下伏三晝夜，故此佔了落馬湖，專刦往來客商船隻。若說他那湖的地勢，曲折連環，周圍有十數里寬大，不識路徑，湖中必不能去。賢姪若要前去，找一人前來與你同去，或者可以進去。若無此人，雖插翅不能入此湖。」天霸道：「請問老叔此人姓甚名誰？」褚標道：「此人姓萬名君召，那日偶至湖口爲李配所刦，卽與李配比較一回武藝，還可以敵得過他。因此李配愛他武藝，就將女兒與他，成了翁婿。但是萬君召安分守業，不與李配同爲，也曾勸過他改邪歸正，爭奈李配不依，萬君召也無法想，實貌和心不和。」天霸道：「既如此說，這萬君召家住何處？」褚標道：「其實不遠，要去落馬湖，必由他那裏經過。」天霸答應，不敢怠慢，辭了褚標，匆匆而去。走了半日，已到萬家莊上。天霸問明門路，走到萬家莊上，向莊丁說明來歷，請他進去通報。只見莊丁回道：「咱家大爺前三日去往淮安，說是早晚就要回來，你老有甚話說，請留下名帖。」天霸便道：「我來因去落馬湖要拜那李配，不知那裏路徑，因你家大爺是他的女婿，故此前來約你家大爺同去，他既不在家就

罷了。大約你們也是常去的，那裏究竟怎麼走法？還是坐船去，還是有旱路可通呢？那莊丁回道：不瞞你老說，小的到此未久，落馬湖不曾去過。但是聽說這湖內的去路，頗爲難走，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路徑，觸動機關，便有性命之憂。說罷走進去了。天霸找了客店住下，問了落馬湖，那人道：前去只十里，就是落馬湖地界。天霸回頭一看，見東首有個小小市集，到市集見有一座樓，外面掛着招牌，上寫悅來安寓客商。天霸踏入內，店小二迎接出來，天霸又揀了一個座頭坐下，小二在旁伺候。天霸叫小二拿兩角酒，端兩碟下酒的菜。小二答應，少停酒菜全送上來，一面斟酒，一面問小二道：你姓甚名誰？小二道：小人喚作胡四，便回問道：你老敢是從徐州來到這裏，作什麼貴幹？天霸道：我要到海州做一買賣，此地是那裏所管？去海州還有多遠呢？胡四道：此地就是海州所管，到海州還有四五十里，你老可是走錯了道兒了，走徐州來，到海州去應一直向東，怎麼會走到這裏呢？而且此地有個落馬湖，其中歹人頗多，那些作買賣的，皆要越此過去，不敢經過此地，你老怎麼到反走來？天霸道：我是偶經此地，向不出門，因此走錯了路，但不知你剛才說落馬湖有些歹人，怎麼叫作歹人？我實不懂。胡四道：看來你老真沒有出過門，咱這裏那落馬湖內有三個大王，皆是渾身武技，凡有客商經

過，他也不問貧富，務要將錢留下。如若不肯，卽刻害了性命。說着拿起酒壺，在天霸面前斟了一杯酒。天霸端起酒杯正喝，忽聽下首桌上有個人在那裏嘆氣。天霸回過頭來一看，相似熟人，于是也嘆了一口氣。兩個看得發怔，忽見那人走到面前說道：尊駕敢是黃姓？下面是個天字麼？天霸道：正是，不知怎樣曉得賤名呢？那人道：可記得五年前，羅四虎家有個總管張才麼？天霸聽說，復子細一看道：咱的眼力太鈍，全記不得了。又道：你爲何也在此地？來幹什麼呢？張才道：若不是在此遇見你老，小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天霸道：却是爲何？張才道：正是小人有件要事尋找你老，難得此巧遇。大人被毛加虎的羽黨于亮騙入搖船，送到落馬湖李配那裏。那知大人洪福齊天，不知怎的，李配手上刀忽然落下，彼時小人在那裏，便誑說了兩句話，將大人送至陰山洞內。故此又在李配跟前，討了個巡哨差使，指望趕海州給你老送信前來。黃天霸問道：你爲何在落馬湖？張才見問，便將已往之事述了一遍。張才還欲說話，只見店小二拿酒進來，張才便住口。欲知張才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張才設計救施公

路通獨力擒李配

却說張才叫店小二出去，等喊你再來。小二答應。張才復又說道：你老可想個什麼法

兒把大人救出來才好。你老不知那水寨裏面到處有埋伏，依小人愚見，你老還得去海州一躡，將保護大人的那些老爺全請了來，約定明日二更時分，一齊進寨。小人預先在水寨外面，揀了那沒有埋伏的所在，插些柳樹，你老就看定柳樹，隨灣就灣，直走進去，必須遠到湖後。因這湖面寬闊有十餘里，前後左右皆是大水，非船不行。惟有後面一交冬令，那湖裏水就涸了；不要船可以由湖裏走得進去，却要由西南那條小道，方可到後湖。你老可記著，須從那道而去，小人到二更時分，即着心腹趕往前面施火，燒他寨柵，使李配出其不意，也可一鼓而擒。彼此商議定了，天霸趕回海州送信。走了半日，已到海州城裏，入了行轅；大家見天霸已回，個個前來問道：如今大人在於何處？褚家莊去了一躡，可有點消息不會？天霸見問，即將褚標如何說出萬君召，如何去訪萬君召不遇，如何在酒店內遇見張才，如何與張才定計去捉李配的話，前後說了一遍。大家好不歡喜，天霸道事不宜遲，即須前去。大家同聲道好，又命施安去本城衙門送信，一會子俱已裝速停妥，各帶兵刃暗器，分頭前往。將近傍晚，已到落馬湖。何路通李七侯便在僻近地方，換了水行衣服，悄悄的鑽入水內，直望水寨左右伏身，專等捉李配。黃天霸一千人等，照着張才的話，認定楊柳隨彎就彎，直奔後寨而去。且說張

才回去，將酒店與天霸如何計議的話，一一告訴了施公。又遣了兩個心腹人，密在前寨放火。諸事已定，只等二更時候，便好去放火。施公看看時候已到，忽聽前頭喧嚷之聲，張才知是火起，趕即到陰山洞，將施公放出，急急送往後湖。此時天霸等人也看見火光，關小西金大力一看，前去接應。却好天霸已將李七侯等人伏在左近一帶，只等火起，便好行事。張才剛出寨中，遇着黃天霸，正好送出施公。關小西接着，便把施公背起，直奔過湖，交給張桂蘭郝素玉二人保護，隨即再行回頭，以便接應天霸李昆。再說天霸與李五，見張才放出施公，由關小西金大力保去，他二人也就跟著張才，直往前寨殺去不表。再說李配孫龍趙虎于亮，四人喫過晚飯，剛欲睡覺，忽聽前面喧嚷，正欲着人去問，只見有兩個嘍囉飛奔前來，說道不知怎的前寨起火了，寨柵已燒去了一半，特報大王知道。李配等聞報，喫驚不小，隨手拿了件兵器，一齊趕奔前寨而來。到了前寨，只見火光燭天，寨柵已燒去大半。連忙喝令撲滅，又報寨右火又起了，李配知道有了奸細，即刻分派趙虎去陰山洞，防備走了施公；又令孫龍去往右寨救火；自己與于亮督率嘍囉竭力撲滅。正在擾亂之時，猛然背後一刀砍來，李配趕著招架，天霸復又一刀望着李配肩上一刺。李配將天霸的刀撥開，復還一刀，直奔天霸胸前刺進。

天霸輕著相迎。二人一來一往，拚命的大殺起來。于亮正欲上前來助李配，那邊李五的刀，如旋風一路砍來。于亮接著便殺。四人分兩邊，直殺得精神百倍，難舍難分。正在酣戰之時，忽見李五虛閃一刀，一溜烟跑了出去。于亮不舍，隨後緊緊追來。李五取出彈弓，按定彈子，覷定切近，對定于亮左眼打去。于亮躲避不及，一彈正中在左目，登時站立不住，頭一發昏，栽倒在地。李五見于亮栽倒，一個箭步跳到面前，舉起一刀，在于亮肩上砍下。那于亮哎呀一聲，已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動彈不得。李五又用刀背在他脚骨脛上，用力打了幾下，于亮的骨脛又成粉粹。李五復將他拖在一旁，再來幫助天霸去戰李配。只見天霸與李配殺了個對手，李五看得着急，順手摸出一彈，扯起彈弓拍的一聲，認定李配面上打來。李配正殺之間，耳旁聽有彈弓聲，知暗器打到，趕着躲開過去。天霸見李配躲過暗器，剩此一個電閃穿針，一刀自李配脇下刺過。李配從旁一讓，不防李五第二彈打來，一彈打得鮮血直流。李配知不是對手，忍着痛向天霸虛防一刀，直望寨外跑去。天霸率李五緊追到寨外，但見李配望湖內一跳，撲嗵一聲，鑽入水底去了。天霸見李配已經入水，便不追趕。復又到寨內探尋趙虎孫龍，纔轉了兩個灣子，却好關小西迎面而來，左手執刀，右手提着一個血淋的人頭，却是孫龍被

殺了。三人會合一處，又向前去尋羽黨。剛到陰山洞，只見金大力與趙虎正在那裏廝殺。黃天霸取出金鏢，出其不意，打了出來。趙虎未曾防備，腿上中了一鏢，手上刀一亂，畧喫一驚。金大力來得快，用足了勁，執定齊眉棍，使了個枯樹盤根的架式，望着趙虎打來。只一棍，趙虎不曾逃得及，已被打倒在地。關小西來，急速又上前一刀，將左腿砍斷在地上，不能動彈了。那些嘍囉見寨主全然喪命，也一齊跪下求降。再說李配跳入湖中，以爲可保命了，那知何路通在水底下，等得正不耐煩，忽聽湖上拍咚一聲，知道有人下水，何路通卽先抄在迎面，等李配來時急切，將拐子在李配腿上一鈎。李配正望前去，被他鈎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落馬湖衆寇伏誅 淮安府施公復任

却說李配被何路通用拐鈎住，拿出繩索，捆縛停妥，去尋天霸等人。却好天霸等已將孫龍、趙虎、于亮三個人叫人看守，都來前寨打聽李配。正遇着何路通、李七侯從外面而來。天霸便問道：「何大哥怎麼樣？果曾捉住沒有？」何路通道：「擒住了，現在這裏。」天霸等好不歡喜，走上前來先看了一看，復叫人扛抬到那裏，那三個一起。李五道：「如今是一個沒有漏，全被我們捉了，到是要大人那裏送個信，最好就請大人到寨內安歇一夜。」

明天傳知文武各官，在此就地正法。金大力道：「正是有理！咱即便去請大人。」說着掉轉飛跑，一直跑到湖後，不知施公躲在那裏，又大聲喊道：「大人在那裏？」落馬湖的強盜都捉了，請大人到寨內歇息發放罷。一連叫了幾聲，方聽見西北角上樹林內有人答應，却是女人聲音，說道：「大人在這裏，那可是金老爺呢？」金大力聽得真切，知道是張桂蘭答應，也就不往前去，只在湖岸上等着。一會子，見施公扶着兩個前行，後面跟着兩人，原來郭起鳳、王殿臣纔到，欲要請施公回城。又聽見金大力說話，施公便扶着王郭二人緩緩前行。張桂蘭、郝素玉在後頭跟着。金大力迎着施公，便先請了安。施公問其情形，大力一一回答。一路正在那裏講話，孫龍如何被關，小西梟了首，趙虎如何被棍打倒，于亮如何被李昆彈子打中左眼，李配如何赴水而逃，如何被何路通在水裏住捉。只見前面許多燈籠火把迎接出來。天霸等走到施公面前，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又慰勞了數語，然後一同入寨。只見有人報進道：「今有海州營參將王立本、海州知州李穆，在寨外稟見。施公聽見，即命傳見。張桂蘭、郝素玉避入後面。少停海州參將及州官進來，給施公行禮請安畢，站立一旁。施公令二人坐下。知州李穆稟道：「卑職等謬膺民社，地方有這等大盜，不知預爲緝獲，以致殘害百姓，並累及大人，卑職等實在罪無可

想卽求大人從重參革，以儆效尤。施公道：貴州在此幾年了，李穆道卑職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纔接應任事的。施公不語。又問參將王立本道：老兄也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印的麼？王立本道：參將是去年二月間卽補斯缺。施公道：既是老兄到此已屆一年，爲何連這起強盜全不知覺呢？王立本道：參將也曾風聞，頗思剪除，以絕民害；但未據地方百姓稟告，境內亦尙安靜。參將之愚見，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當眞前去緝捕，特恐那強盜拒捕起來，卑職兵力固自不足，且恐激成大變。等到激變，勢必詳報上，憲在上憲知道的，立刻派營助剿，說參將尙爲認真辦事；在不知道的，不但不添兵前往，反說參將好名太甚，不自量力，癩癩之患，也便大動干戈。一紙扎文做成了，辦理不善，調省察看，只還算是萬幸；甚至奏參上去，連功名不能保。因思好不容易補了這個缺，大憲衙門花費了若干，還各處請托當道說項，庶幾得缺後藉此彌縫，兼可顧及一家妻子老小，怎麼將此缺不要做那好名之事呢。這樣一想，便將此事懈怠下來了。那知大人又落在那強盜手裏，參將是萬萬想不到的！今旣如此，只有聽大人奏參便了。施公聽罷，拈鬚微笑，說：據老兄所說，並非掩飾之詞，到是出於本心。本部堂原可曲諒，但不過上負國恩，下誤民事，卽此兩事，本部堂不敢容情，只得據實奏參，聽候聖上處

置說罷，便將李配押解上來，訊明該犯。施公當令立刻就地正法，并同孫龍首級一齊示衆。又着知州查點錢糧數目，一一運入州庫，以備正用。房屋折毀，衆嘍囉解散。諸事已畢，施公又向知州說道：貴州爲地方父母，理應剪除民害，除莠安良，今盜賊充牣，任意姑容，殊覺有失民望。姑念到任未久，着記大過一次，自後務要不避艱難，遇事認真，若再泄沓，本部堂定卽參處。州官唯唯應諾，復又叩頭謝罪。施公只纔起身，喝令回城，進入海州。施公仍往行轅，海州知州及參將又進來請安，然後各回衙門而去。施公當晚卽將海州營參將王立本奏參出去，遲了二日，卽往淮安而去。不日已到淮安，當漕標各營統領管帶淮揚兵備道淮安府清和知縣南河各廳佐貳雜職，以及候補人員齊立碼頭迎接。施公船泊碼頭，當有前任漕河總督上船恭請聖安。施公代安畢，彼此茗談片刻而別。接着淮揚道淮安府清和縣所屬各廳佐貳雜職，分班稟見後，又是漕標中軍各營統領淮安參將，一起一起，先後問安稟見畢。施公只纔上岸，乘坐綠呢大轎，導以執事衙牌，只見金羅鳴處，一對對清道旂，令箭令旂，對子頂馬，親兵獲勇，紅黑帽，劊子手，提爐，前呼後擁，直望行轅而去。不一會已至行轅，施公在煖閣下轎，進了後堂，早已陳設齊備。施公坐下，各官重復進見。施公一一答應畢，各官辭去。施公于次日

辰刻接印，當有本標中軍賚送王命旂牌關防前來。施公排設香案，行三跪九叩禮，望闕謝恩，祇領任事。以後還有許多案件，俟續五集詳述。

施公案四傳卷一終

第五十回

落馬湖乘寇伐誅

淮安府施公復任

八三

◀ 版出局書明文海上 ▶

法防預病染傳

分五角三 冊 一

病從傳染而
來患者較多
蓋不講求衛
生之道不知
預防之故是
預凡關於病
書凡染病外
及他種病之
易于傳染者
一易切預防
法叙述均甚
詳細

法治新病柳花

角三 冊 一

本書述花柳
病之原因及
症狀頗為詳
細各種治法
均採取最新
而效驗確實
者病家得此
書可自療
治醫生得此
書可作臨床
講義

420 考交

◀ 售經局書華中省各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1B

